

歐風美雨
知堂題



宇 宙 叢 書

歐 風 美 雨



宇 宙 風 社

宇宙叢書

(三)

歐風美雨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

編輯
兼
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
所
宇

宙風

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每冊五角

歐風美雨目次

倫敦素描……

華五(一)

(一) China House

(二) 倫敦的新年

(三) 密勒氏旅館

(四) 中國飯館

(五) 霧

(六) 夜

(七) 倫敦的居住

(八) 政治經濟學院

(九) 倫敦的公園

次

目

英京通訊

(一) 倫敦的霧

(二) 文明乞丐

(三) 黑暗

(四) 樓車

兆雄 (五五)

記牛津大學

英國的人權

紐約客談

中生 (六七)

於恭 (七二)

喬志高 (七五)

(一) 百老匯和四十二號街

(二) 萬國公寓

(三) 無線電城

(四) 時髦雜誌

金山筆記

問筆 (一〇九)

(一) 西亞圖兜風

(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三) 上帝與薩坦

(四) 黑人的心

(五) 唐人街

(六) 人家的學府

(七) 美國的聖誕節

旅美通訊.....林語堂 (一三九)

(一) 抵美印象

(二) 談好萊塢

卍字旗下的柏林.....謝兆雄 (一五六)

德國遊記.....失 民 (一六二)

(一) 引子

(二) 車上

(三) 柏林街市

(四) 真正德國人與猶太德國人

(五) 德國的女子

(六) 德國人的生活

(七) 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

巴黎大學的學潮.....弱 民 (一八五)

巴黎的小脚.....徐 訐 (一八九)

巴黎的書攤.....戴望舒 (二〇四)

比國遊記.....失 民 (二一二)

(一) 比京不魯賽兒

(二) 滑鐵爐

(三) 留比的中國學生

倫敦素描

華 五

引 言

離開了破碎的祖國，浮海到歐洲去吃了幾年的中國飯，不可謂非人生幸福。『倫敦』這個偉大的名字，象徵着漫天的大霧。人說倫敦霧大，叫悶，說是吐不出氣來。其實人生得由你自己去體驗，便在霧氣中你也可以發現幾絲陽光，荒漠中有的是涼風，是月明。在地道車累得你頭昏，街車叫得你心煩的當兒，你可以在一間小室裏，抽着烟斗出神。英國人的面孔不全是板着的，久了你自能體會出來，倫敦的日子不全是苦悶，如其你會探尋，有的是美麗的消息。

朋友們，你別失望，雖則我不是一個善講故事的人，但我相信我能給你們展開一片眼界。我不會解說納爾遜碑的高，巴力門的辯論，倫敦橋與泰晤士河，那些你們儘可以

從其他的遊記中看到。我要講的却是美麗中的醜惡，或是醜惡中的美麗，人生裏的人生，花園裏的花園。

如其我講得好，你們用不着讚美，讚美是枉然的。如其我講得不中聽，你們用不着詛咒，詛咒也是枉然的。破曉時雀子的叫，黑夜中的蛙聲，原不過是宇宙間真實的流露，豈有其他目的。

聽罷，我的朋友們！

(1) China House

在大英博物館的附近，有一條高爾街，是中國學生最熟悉的地方，原因是那條街上有一家旅館，幾十年來接待了不少的華人。

是一九三三年夏間的時候，高爾街九十一號的房屋忽然被裝修得像新的一樣，大門上加了一層綠的油漆，門頂上寫着一行金字：China House。

如其凡事應得探本窮源，好比我們讀資治通鑑，要從三皇五帝翻起，那末，China House之成立，應當追溯到庚子年的八國聯軍破北京。因為有了一個拳亂，所以來了一

宗賠款，然後纔有退還賠款。中英關係素來是『親善』的，退還庚款時便提了幾十萬鎊交給正待準備成立的倫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以作溝通中英文化之用。各大學中國委員會成立後，石恆勵(H. T. Silcock)榮任秘書長，他是上帝的兒子，熱心公務是不待說的。

各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建設之一，是 China House 的設立。據說設立的動機是『爲中國學生謀幸福』，裏面除了會議室閱報室外，還有一兩個小房間，說是爲招待從中國初來的學生住的，但這並不是說你不出錢。偶爾有幾個人去翻翻幾張零亂的中國的報紙，大部份的同學是裹足不去的。

不去的原因很簡單：China House 的名稱就使人起反感。在中國飯館裏，常常聽見人批評到 China House，可惜大多數是態度太激昂，那種義憤填膺的樣子我覺得大可不必。『割雞焉用牛刀』，今人遠不及古人幽默。

我正失望之餘，突然遇到了一位腦經最清爽的朋友程君：

『怎麼，China House 去過麼？』我問他。

『去過了，怎麼不？那裏面到不錯，有幾張破的中國報紙看，有乒乓球打，有無線電聽，下午還有茶吃，可是你得聽清楚，那還是要出錢，有時夜間還可以跳舞，不錯，還

有幾個英文講得丁丁當當的華僑姑娘。』

『你可是迷上了蜜絲成？』

『別亂說了，人家是規規矩矩的，要曉得華僑女子比我們內地來的姑娘們活潑，她們有說有笑，能跳舞，能唱歌，能打球，能游泳，能夠應酬男人，比着內地來的那般女同學，黃皮寡瘦，頭不梳，臉不洗，看見人不敢拉手，却只顧把它往袖裏縮，真是高明萬倍，你說是不是？』

『別發這麼多的感慨了，我問你，你到 China House 去了好幾次？』

『好幾次，天天去，天天看見的是那幾個人，天天談論的是那麼一套，自然蜜絲成也加進來發表她的意見。留學英國本來是生活最苦，沒有咖啡間可坐，而今倫敦有了這麼樣的一個去處，我們可以用不着再羨慕巴黎的同學們了。』

『你真是，總是那麼輕薄，比着你初來的時候簡直是兩個人。』

『兩個人？可不是！但這是應該的。你們這般人天天只曉得同內地的同學們來往，全不曉得出去看看世界，增長一點兒見識。』

『得了，我問你，正經一點，你對於 China House 的名稱可有什麼感想？』

『感想？我知道你們在反對這個名稱，其實用不着呢。你瞧，倫敦有的是同樣的名稱，凡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都佔着一個。你可曾看見過 Australia House？你可曾看見過 Canada House？你可曾看見過 South Africa House？你可曾看見過 New Zealand House？還有，我們東方的印度人還有他們的 India House，如今再加上一個 China House，豈不正是妙事。橫豎我們中國人已經自己鬧得不成話，索性把國家送給大英國也好，恐怕他們還不要呢！』

『別開玩笑了，你說，他們把名稱取做 China House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明白，我明白，他更明白！』

幾天後，是一個盛大的集會，倫敦的內地同學大部份都到了，主席的是學生會的某常務委員。會務簡略報告後，主席鄭重的提高了嗓子，說了以下的話：

『還有一件議案，一件很重要的議案，今天得提出來請諸位討論，便是 China House 的名稱問題。我們知道倫敦有 Australia House，有 New Zealand House，有 Canada House，有 South Africa House，有 India House，凡是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都有一個 House，如今又加上一個 China House，這對於我們無異是一種

侮辱。我已經接到不少同學的來信申請或是口頭建議召開學生會，討論對付辦法。

今天既然諸位這樣踴躍的參加，想來必有不少的偉論發表。」

一陣鼓掌聲，叫好聲。

一陣激昂的討論，像是一場海上的風暴，每個字是一朵浪花。「先禮後兵」是大會決定下的態度。方式是一面寫信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抗議China House的名稱，要求他們趕快把名字更改；一面寫信給中國公使館，要求公使館交涉改名，不得推諉。前者用英文寫，後者用中文寫，中英文秘書都算各人有了事做，一點不受委曲。

幾個月的光陰過去了，像是倫敦城消散了的霧，一點沒有結果。

又是幾個月，再是幾個月，倫敦城的霧雖然來來去去，事情却一點沒有結果。反對的聲浪，正像海上的波瀾，一陣起，一陣平，時高時低。

與同學們表同情的潘公，雖是一個來到英國遊歷的人，對於這件事却非常關心。有一天，公使館裏的某要員請潘公晚餐，杯盤狼藉後，潘公便有意無意的提說了China

House..

『怎麼，China House的名稱改了麼？』

『學生們也真是固執，名稱改不改有什麼關係，他們說China House有與大英帝國海外殖民地同類的嫌疑，其實有什麼要緊，倫敦還有一個Denmark House呢！』

『你的話倒也不錯，可是你知道病人怕鬼叫，丹麥國在經濟上雖則依靠英國，在政治上却還是獨立國家，所以丹麥人不說閒話，我們中國人可就不同呢！』

謝天謝地謝祖宗，潘公的一席話，居然打動了某要員的心。

過了幾天，某要員看見了China House的負責人，居然爲學生們講了幾句話：

『我看你們還是把China House這個名稱改了的好，省得他們反對，有的人鬧不來。』

『名稱是小事，何必一定要改？』

『既然是小事，那末，你改了也無妨。』

又過了好些日子，倫敦城又不知來了多少次霧，中國學生又不知咒罵了多少次。

在一天，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在China House成立了將近一年的日子，高爾街九十一號門牌的房屋前，到了兩個油漆工人。他們先把器具打開，然後開始工作。在China House兩字塗去之後，綠漆的門首現了兩個新的金字：

在中國飯館裏，我聽見人人談論着的China House的改名，大多數人的面上現着勝利的喜悅。有幾個悲觀的朋友却縲着眉毛，輕輕的嘆說：

『有什麼值得高興，還不是換湯不換藥！』

(二)倫敦的新年

記得當小孩兒的時候，便已知道了喜歡過年。過年的趣味，一半是舊的結束，一半是新的開始。每當過年，人便覺着幾分興奮，恍惚從灰暗的雲層裏，再閃耀出幾絲太陽的光輝。

倫敦的日子不全是霧，雖則冬天的霧特別多，但冬天有時也不斷的有太陽光。英國人的臉孔不見得永遠是嚴肅，兩條眉毛不老像是黑雲下的林梢，有時他們也滿臉堆着笑，像海翻着浪花，在新年你便可以看見這種神情。

說外國的新年，不能與耶穌誕節分開，這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據人說，英格蘭過耶誕節比過新年來得熱鬧，蘇格蘭人却過新年比過耶誕節顯得起勁。但不管它是

耶誕還是新年，我們所領略到的是同樣的滋味：舊的結束與新的開始。

一到了十二月，倫敦的街市便顯得特別擁擠，擁擠的程度隨着日子走，到了耶誕節前一兩天算是達到頂點，滿街的人頭動。店家到了這時，是一個銷售存貨的機會，大減價的招貼極力施展誘惑，自然有的東西也比較平時便宜。生意最好的首先要算賣食物的舖子，『火雞』差不多是每家一隻，可是吃火雞的人有很多不知道他們嘴裏的東西是來自匈牙利。大的玻璃窗內，聖誕老人張着嘴笑，旁邊是各色各樣的巧格力糖，小孩子們看見了要流出清口水來。百貨公司裏，攢進攢出的是女人多過男人，老太婆們想買點東西送兒女孫子們，年青的姑娘們想製幾件新衣服，各人有各人的理想要實現。但在這繁華與和平中，支配着這人羣的還是黃金，沒有了黃金就得毀滅你的希望。

早年聽得人說過，愛倫凱因為親眼看見過郵差爲了忙着分送耶誕及新年賀片而累得致死，遂發誓不再寄賀片給親友，當着年底時節。我因爲沒有看見過郵差累死，也沒有愛倫凱那樣的存心偉大，所以還是照樣買了賀年片，簽上了名，封進信套裏寄給朋友們。賀片上都印着雪景，的確顯示着冬天的景象，可是聽見從阿真廷來的朋友說，他們那兒用的賀片也印着雪景，而耶誕節與新年在阿真廷却明是夏季。我奇怪的問他們這

是什麼來歷，他們說因為耶誕節是從歐洲輸入的，說到耶誕節便不能沒有聖誕老人，有了聖誕老人便不能沒有雪。寄賀年片的時候，一個英國朋友走來囑咐我得擔心別將賀片往猶太人寄，因為他們沒有聖誕節。後來我把這事告訴了一個猶太朋友，他說這是對的，可是在美國，有的猶太人也未能免俗，照樣寄耶誕節賀片。賀片寄出後，得來的回覆是一大批紅紅綠綠的賀片，把它們擺在壁爐架上，看去怪有趣。

到了聖誕節前夜，教堂的鐘聲響着神秘的嚴肅，客中的旅人聽了有着各種奇異的感觸。但最使我牢記不忘的是有一年寓居在倫敦郊外，一條冷清清的街上，幾盞霧氣裏迷蒙的路燈，一兩個貧苦的漢子（人說是乞丐）唱着聖誕節的歌。再沒有比他們的歌聲更感動人的東西存在，我當時想。是悽鬱的情調，哀哀的像西風裏的雁聲，在雲海裏漂浮。街上的人家從窗裏用錢往街上擲去，也有的開了門給他們一點輕微的賞賜。雖然社會制度造就了貧富的區分，但這并不能抹煞去人對人的同情與體恤，在一年一度的佳節，在酒與肉的醉飽後，一家人圍着爐火談心或是作其他遊樂時，偶爾從窗戶外聽到幾聲淒涼的呼喚，誰能不起感動？在歡樂時聽見悲聲是一個極好的教訓，你可以更深切的了解人生的變幻與命運的轉變，世路的崎嶇與各種的不測。年年到了耶誕節，照樣有乞

巧來到街頭唱歌，我心裏照樣多一度感動，好像風來時海洋一定翻着浪花。

說到耶誕節與新年的過法，真是人人不同。有錢的，成千的渡英吉利海峽，去到繁華的巴黎或是登到瑞士的山上，滑雪溜冰正是這時的好運動。有錢而不能脫身的或是能脫身而不十分有錢的，只好留在倫敦或是到近郊與鄉下去休假幾日。大的旅館與餐館到了這時是一個投機的好時辰，『特別晚餐』，跳舞，酒，女人，紅綠的紙屑，音樂，一直到天曉。有家庭幸福的人，老的與少的，大的與小的，都圍坐着享受一頓豐富的晚餐，火雞是必備的，還有聖誕節布丁，這兩樣是過節的佳餚。其實火雞也有許多人不喜歡吃，聖誕節布丁也不一定可口，可是你喜歡與否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預備這兩樣東西則決不能免。在這個時候，各人有各人的過節方法，而各種過節方法又皆脫離不了一個同一的公式。

耶誕節的一天，在沒有嘗味過的人以為很熱鬧，其實街上冷靜得像中國過年一樣。這一天舖子都關門，食物店也包括在內，便是中國飯館也只賣中午一頓，聰明的人得事先準備，否則臨時會手忙腳亂，愁着找不出一家飯館進餐。戲院影戲院都停演，偶爾有幾家影戲院也開演晚場一次，但大多數的人還是聚集在家庭內取樂，享受比較更親切的

滋味。

耶誕過了，又是新年。在某一年的最後一天，應了一個英國朋友的邀請，到他家去過年。是一個小家庭，一對新婚夫婦，除我外，還有一個女客。晚餐後，圍坐在爐火旁邊喝酒，談笑中雜着英吉利人的幽默。到了十點鐘，我說要告辭，主人說不行，必須喝酒到十二點等候着新年來到時纔能走，他說請我來的目的是一同過年，焉有年還沒過便走的道理。記得幼年時在故鄉隨着長輩在燭光中守歲，覺得東方人與西方人在這一點上并無分別。壁上的時鐘一分一秒的前進，到了十二點時，教堂的鐘聲敲起靜穆裏的莊嚴，迎着新年的到臨。我同朋友們起立到窗前，當前是一片茫茫的夜氣，海德公園的樹木是無限沉默，遙遙的望見遠遠有燈光發亮，顯示着一種慰安與希望。主人的妻斟滿了酒，請客人舉杯飲盡，慶祝新年的來到人間與各人的未來幸福。乾了一杯，又是一杯，幸福，希望，光明。

新年的第二日是中國學生會假座新探花樓聚餐慶祝新年，主持人解釋他們選擇第二日的理由，是第一日同學們大都有約會，而第二日則大家比較空閒。餐費是每人三先令六辨士，爲了過年人人得破費。到了華豆爾街，找着了二十四號的門牌，進了新探花樓

的門，開門的是一個很神氣的穿制服的門役。登了樓，學生會的會計把住要道收錢，無人能夠揩油。馬蹄形的聚餐桌早已擺好，牆壁上還有中山遺像與黨國旗，看去真是莊嚴而鄭重。一聲請坐，男男女女各人佔據了一個地盤，誰也不落空。上座中主席起立，大家應聲起立，先對總理遺像及黨國旗行最敬禮，繼朗誦總理遺囑，末則靜默三分鐘爲抗日死難同胞誌哀。一切手續完備後，每人舉箸進餐，風捲殘雲，斯文的吃虧不小。開會照例有餘興，正如舊式結婚一定要鬧房，一貫的心理。某小姐雖是國內新來人，却成了惟一的請願集中點，從鼓掌聲中，她張開了她的大嘴，一聲『毛毛雨』後，聽得人幾乎連血管也停止了流動，無聲的沉默。由『毛毛雨』而『落花流水』而『妹妹我愛你』，某小姐已將中國的文化介紹到了西洋，誰說黎錦暉不是我們的貝多芬與華格勒？新年聚餐，對總理遺像及黨國旗行禮，讀遺囑，靜默三分鐘，唱毛毛雨，無疑的表現了中國人思想的進化階段。

這便是倫敦的新年。

(三) 密勒氏旅館

凡是在英國留過學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密勒氏旅館，我在沒有到英國去以前，便聽見老留學生提說過它的名字。初到英國的留學生都得到密勒氏旅館去住幾天，有的人長住在那兒，還有的時時不斷去停宿，這是什麼緣故？這其中有什麼秘密？

我到英國的頭一天，從維多利亞車站下了車，幸得有兩個朋友來接，但他們一開口便說要領我去密勒氏旅館，我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失望。難道中國人只有這一家旅館可住麼？我自問。到了高爾街，停車在一家小旅館的門前，進門去首先看見的是一爐熊熊的火，牆壁上掛了一兩個鹿頭，一股陳舊的古味。朋友引我進了賬房，介紹我給一位白髮的老婦人：『這是從中國新來的華先生。』轉過頭來對我說：『這是密勒氏夫人。』

問房間說是這面沒有牆，要過街到對面屋子裏去，密勒氏夫人還向我解釋說房間全是一樣佈置，毫無分別。我在一間小房裏度了一夜，覺得未睡的時候要轉動一下身子也困難，第一次使我嘗味到倫敦的都市意味。從小窗望出去，是一片黑茫茫的霧與烟，枯枝在眼前沒有一點聲息。被單很薄，蓋着微覺冷氣往骨裏攢，只好把自己的大衣加上。一宵的睡眠，不覺到了天明，從迷離中聽見敲門聲，是女僕送洗臉水來時的呼喚。披衣起床，開了房門，看見的是一小鍋不大熱的水，心裏頗不高興。嗽口，洗面，一小鍋的

溫水真不易分配。一到外國，便看見這樣的可憐相，幻想受了一番沉重的打擊，花蕾多經了一夜風雨。

下樓去到飯廳裏，早餐是英國式的，豐富自不待言，有茶，有果醬，有牛油，有麵包，有麥粥，有雞蛋鹹肉。我走進這個飯廳時，裏邊已經有了一個中國人，穿着青嗶嘰的西裝，戴着金絲眼鏡，我同他打了一個招呼，他請我到他旁邊坐下。互通名姓後，我說我是從國內新來的，他用眼鏡把我打量了一番，接着補充他自己的介紹：『我是國立北京大學教授。』他又告訴我喝湯不要響，刀叉不要亂拿，以及其他我老早就知道了的桌上規矩。

住了兩晚，我感覺到空氣的悶塞，趕快找定了房子搬家。可是此後因為常有國內的朋友來，還是常去密勒氏旅館。有時從大陸上旅行歸來，一時找不着相當的住處，便到密勒氏旅館去住幾天。我有很多朋友都反對住密勒氏旅館，理由是第一中國人太多，看上去刺眼；第二是密勒氏夫人的脾氣不好，正同其他的老婦人一樣。其實高爾街附近有的是便宜旅館，并不比密勒氏旅館的設備壞，價錢也相差不多，但是中國人總是從一而終，只認識密勒氏旅館。

有一次，我又到了密勒氏旅館去停宿。一天晚飯後，大家圍着爐火取暖，談論着各種的零碎事務。忽然間，密勒氏夫人笑臉走來，給大家親切的道了一聲晚安，這真是一個難得的際遇，畢竟太陽也有從愁雲中露面的日子。我們回報了一聲晚安，照例的應酬。她隨身挪過一張椅子，我們連忙讓她一個地盤，她坐下，手裏還提着一串鑰匙，旅館老板的代表標記，好像共產黨的鐮刀與斧頭，希特萊的卍字一樣。

『中國人在這個旅館裏這麼多，密勒氏夫人，請問你從什麼時候便有了中國主顧？』我問。

『從什麼時候起？你可是這樣問？』她繃了一繃額頭說，『大約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還在開寄宿舍 Boarding house，便已有了中國的主顧。學生，自然他們是。可是他們却比不上你們諸位這樣漂亮，換一句話說，他們沒有你們這樣歐化。初來的時節，他們每個人都拖着一條豬尾巴，別誤會以爲我挖苦你們，我也知道豬尾巴是你們那時的習慣，並不是恥辱。他們這般人來了不久，便學會了討厭豬尾巴，出街時把它蓋在帽子裏，再穿上西裝，人也看不出來。可是中國公使館裏要叫他們每月去一次或是兩次，一則是照例訓誡，再則是看他們頭上的豬尾巴是

否還存在。他們每回去使館的時候，總是事先手忙腳亂，梳豬尾巴，穿朝衣朝褂，還戴上有頂子發光的帽。從使館回來，他們便連忙改穿西裝，把朝衣朝褂朝帽送進箱子裏，豬尾巴送進帽子裏。有幾個激烈一點的人，受了孫逸仙博士的鼓吹，憤氣剪掉了豬尾巴，但是到了每月去使館的時候，便把豬尾巴釘在帽子裏，看去還像未剪的一樣。』

前朝的遺事在異國流傳，我想密勒氏夫人眼中幾十年來中國學生的轉變，無論是思想方面或是服制方面，都是歷史上的光輝的冊頁。從豬尾巴到光頭，從長袍到短服，從服從到革命，從八股到科學，從消極到積極，以及其他一切，不僅是朝代的更換，也是東與西的交合。也許在這幾間古老的房屋裏，我們的前輩，還在夢裏追求過許多玫瑰色的幻想，爲國家與民族流過多少熱淚。

我在密勒氏旅館裏來來去去，正像倫敦城的霧，來得快去得也快。密勒氏夫人的性情變幻無常，正像倫敦城的天，有時可親近，有時討人嫌。別人說她存心壞，我不，因爲我明白她只不過如普通一般老太婆，有着她們共有的優點，也有着她們共有的弱點。在密勒氏旅館裏住的人，就中國學生來說，也是各種典型皆有。有一次來了一個北方某

大學畢業的同學，不知爲了什麼原故，發了瘋。他在房裏把身體脫得一絲不掛，打壞了電燈泡，放開了火爐的煤氣管，說是要自殺，却同時把門窗打開。幾分鐘後，旅館裏面滿佈了煤氣味，館役急忙各處奔跑着尋找煤氣的來源，一看這位先生在房裏亂叫亂跳，連忙把他捉住。一會兒這位先生清醒了一點，知道鬧出了亂子，從懷裏取出一隻舊表，說用來賠償損失。中國使館的大衙門也被驚動。瘋人的歸宿是瘋人院，瘋人院的結局又每是預料中的不幸。幾月後，密勒氏旅館裏又吊死了一位中國同學，聽人說他是自殺。自從出了瘋人與自殺上吊的事，聽人說密勒氏旅館對於中國人的印像不大好，可是還是有中國人去住。我因爲面皮太薄，且腦裏忘不了這兩件惡事，便發誓不再到密勒氏旅館去了。

(四) 中國飯館

未到外國前，常常聽見人說，留學生吃的是牛油麵包，却未想到有很多的留學生在外國成天的吃中國飯。

有的人十分反對留學生吃中國飯，理由是如其中國飯好吃，儘可老守在中國，天天

享受好的飯菜，不必跑到外國來吃中國飯。另一派人則認爲中國飯最衛生，最可口，是國外旅居生活中惟一的慰藉。我呢，既不如像前一派人的堅決反對，也不像後者的熱烈擁護，只主張一個折衷辦法：中國飯館是去的，却不是每餐去。

從維多利亞站下車到倫敦的頭一晚，友人周君便引我到華英樓去，地址在新牛津街附近。我對於倫敦中國飯館的第一個印象，是覺得座位雖則鬆爽，却不像巴黎中國飯館內的空氣那樣親切，鄰座常有美麗的姑娘可看。真的，你每天進倫敦的中國飯館裏去，眼睛看見的總是那麼幾個人，預料中也想得到。在華英樓吃飯的，多是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內的同學，每天一點鐘前後，大家都不約而到的到了同一的地方去，真是一個奇蹟。

華英樓的老板是一個廣東人，據說他最初在另外一家中國飯館裏當僕役，後來找了幾個錢，便獨開這家飯館，他的老婆便是他從前充當僕役時的同事。這位老板娘已經有了三十來歲的年紀，戴着一副小眼鏡，態度很和藹，同學中有時受了感冒，她便給你配一點藥吃，倒很靈驗。

後來華英樓的老板，將生意讓出，帶着老婆同兩個小孩回到廣東去了。老板娘在臨

走前對人說：『我的丈夫是中國人，我要做中國人，我的兒子得做中國人，讀中國書，像你們一樣，將來為國家做事。我不能長住在這兒，讓兒子生長在這兒，使得他們長大時，英國人不承認他們是英國人，中國人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爲了他們，我們回到中國去，中國是我們的國家，是麼？』

想不到她是這麼一個眼光遠大的婦人，大家都讚美她的見識：『是的，你對。』華英樓換了老板後，我便不常去了，却轉到丹麥街的南京樓去吃飯。南京樓的老板馮，是一個馬克思與列甯的信徒，有一年英國總選舉，他還是工黨的一個候選人，要是他成功了，也一樣的坐在巴力門裏。在南京樓吃飯的，雖則不見得人人與馮老板的政治主張一樣，但與馮老板的政治主張一樣的却人人在那兒。

南京樓是在地下室內，冬天一進門便覺得煖氣像霧，使得你發悶，可是那兒的談話却真有些好文章，你無論贊成或反對，都得聽。裏面一間屋子，還有幾張馮老板所喜歡看的報。有一天，我發現字紙簍裏是一大堆中國寄來的雜誌，中國人寫的英文的雜誌，便問馮老板爲什麼一概把它們塞進了字紙簍，它們爲什麼得招受這種刑罰？

『你不知道，這是老×辦的，拿別人的錢辦的，狗屁也不通，全是些胡說八道的東

西。老×，你知道，他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真正的機會主義者。在倫敦讀書的時候，他常同我談革命，回到中國去便只曉得要錢，做官，如今還辦了這個鬼刊物。每期他寄幾十份來，要我給他分散給英國人做宣傳工夫，我却一起把它們塞在字紙簍裏。你說我做得到不對？」

過了幾時，南京樓的飯菜吃厭了，我便轉身到國民樓去，國民樓後來改名為順東樓，在新康卜頓街。我在順東樓吃飯的時間最長，可是記起關於順東樓的事最少，所能記起的只有這麼一件：是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的三年，我同一個小朋友在吃飯，這位小朋友看見鄰座的幾個人去後，便把老板叫過來向他發牢騷：

『你爲什麼要賣飯給這幾個人吃？』

『我開着舖子，他們來我不能不賣，我要是不賣，他們可以到法庭裏去告我。』

『這般傢伙，你知道，是滿洲國送來的，全是些小白臉，真無恥！』

牛津街最華貴的杏花樓，本是倫敦的第一家中國飯館，顧主幾全爲外人，窮學生是不大去得起的。一九二九年的冬季，聽說杏花樓老板被人告發販賣鴉片烟及作其他不正當營業，警察廳強迫他關門，單是房金一項損失便有一萬八千磅。一時中國同學們都嘆

氣，覺得這樣大一家飯館停業的可惜。終於因為知道杏花樓的人不多，現今走過牛津街，同學能有幾個指出當年杏花樓的所在？

壁卡底里的探花樓，排場很大，窮學生是不去的。臨近華杜爾街的新探花樓，下層可跳舞，價錢較貴，上層則頗合學生們的需要。到新探花樓吃飯的，不僅是中國人，暹羅人也常來，不盡的東方情調。下層舞地甚小，兩三個人奏着不生不死的音樂，要跳舞的還得找舞女，恍惚在中國舞場一樣。

希臘街及莎浮方場在幾十年前本是倫敦最有生命的地方，像巴黎的拉丁區一樣，是文藝家與波希米亞人的聚會處，在那兒沒有國籍的區分與階級的壁壘，只有心靈與心靈的交響，像月光下的綠葉兒在風裏動。如今，希臘街與莎浮方場都在時間的輪下沒落，失掉了前世紀的光榮，雖則自由的空氣還沒有完全消失。法國飯館，意大利飯館，匈牙利飯館，西班牙飯館，俄國飯館，中國飯館，象徵着人與人國與國的和諧，在倫敦城的霧氣裏閃出紅紅綠綠的光輝，斷續的樂聲，異國的情調。

上海樓是一家尋常的飯館，但尋常中有不尋常的事，正如平凡的泥土裏可以開出奇異的花朵。如其上海樓能夠吸引人，它的吸引力不在菜飯，不在茶與酒，而在一個意大

利侍女。這侍女是一個矮小的姑娘，動人處在乎她的黑的頭髮與黑的眼睛，還有唇邊的笑與紅。除了以純粹吃飯爲目的的人外，凡是到上海樓去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盯她兩眼，甚至於許多眼，直到她笑了爲止。

這意大利侍女最初來到倫敦，舉眼沒一個親人，終日在街頭閒踱，徘徊着想尋找一條生的路徑。破舊的衣服裏是餓的肚子，餓的肚子裏是一顆跳動的心。從疲乏的神情中，表現出的是少女們不常有的美與誘惑，但是倫敦城來來往往的過路人沒有一個有眼睛來看出她的美，幸得我們中國人中有一個老裘認出了她是一朵花。老裘既然發現了她的美，便從塵灰裏揭開她的真容，再介紹給上海樓的老板做侍女，她自然樂得有了一個歸宿，不再遭受日晒風吹雨淋。人，照情理說，總是知道感激的，投桃報李的禮節更是古今中外人所同具，老裘不算白費了一番心力，上海樓也同樣的獲得了感應。華僑學生中有幾個有錢的常常來吃飯，不管風，雨，霧是怎樣的大，路是怎樣的濕。

有一年，從大西洋的那一邊，來了一個童博士，金絲的眼鏡，光亮的頭髮，處處表現着他是最出色的青年。童博士常到上海樓去吃飯，正如許多的人一樣，他用眼盯着侍女，也同許多的人一樣。可惜他到倫敦太遲，沒有在街頭發現這位意大利的女郎，却在

她的成名後，一番的心力送進了虛空。幾月後，童博士去了巴黎，在酒綠燈紅中，還忘不了這一度幻滅，便寫了一封信給上海樓老板，說是侍女用了他的錢沒還，應得將她的職務開除。老板看了信，是微微的一笑，接着把信公開給中國人看，幽默的說着：『誰叫他做瘟生？』

幾年來中國飯吃得太多，肚子裏裝滿了各種的幽默與怨毒，顯見得中國飯館已經成了是非之地，隨着中國的烹調，傳來了中國文化的精髓。某天我同一個國內新來的人在一家飯館裏吃飯，過了幾天便是許多謠言，『華五在同某系勾結了，』『大家都這麼說。』兩週後再同另外一個人去吃飯，幾天後人說：『華五同某派也有關係，』又是一陣謠言。我在烟斗抽完後，在房裏無目的似的坐着，心想倫敦的中國飯已經吃得夠多了，還是換個口味兒罷！

(五) 霧

霧，多麼美妙的名字，它像徵着一種迷離，一個夢。沒有到過倫敦的人，早就聽說了倫敦的霧。不用你回到中國，只消一渡過英吉利海峽，去到法蘭西或是意大利或是德

意志，便會有人來問你：「倫敦的霧怎樣？」在一個外國人的心眼中，要是他不會到過倫敦的話，總以為倫敦城的人周年就不會看見過天，不會看見過暖日的太陽，看見的只是霧，白的，灰的，淡黃的與昏黑的霧。人，終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動物，他以為倫敦城長年有霧，正如他不能了解世界上其他的事物一樣。

霧，在倫敦城的生命裏，佔據了最秘密的一隅，你如其不能了解霧，你便不能了解倫敦城的偉大或是英國人的偉大。英國人，誰不知道是最富於含蓄，最冷靜也最幽默，可是什麼東西造就了他們這種性格？烏雲下的林梢是深沉而憂鬱，霧裏生長出來的英國人怎樣不會這般含蓄，這般幽默，這般冷靜？倫敦城，如其是一個莊嚴的城，它的莊嚴正在於它的有霧，有着各色各樣的霧。在倫敦橋上，在冬天，一個疲倦了的人緩緩的走過，眼裏所觸見的只是隱約的塔影與塔影的隱約。要是沒有了霧，倫敦城一定少掉了多少美麗，霧如果不來不去，它只是一座平凡的城。

可是倫敦城的日子不全是霧，在冬天自然是你非見它不可，在夏天你便想見它也不大能夠，天上的太陽老是望着你。便是在冬天，當着一天的霧氣消散時，你可以有得看見幾絲陽光的喜悅，時常感覺到有新的希望。霧，它所代表的是平等，當着他來時，無

論是高樓也好，大廈也好，或是醜惡，或是美麗，統得消失在它的權威裏，它對於人與物的待遇一點沒有歧視。霧來時，人與它搏鬥。霧去了，一樣是晴朗的天，一樣是太陽射進街巷，無量的希望與喜悅在人的心頭。

當着霧來得很稀時，街上的建築物，在乳白的空氣中，像是少女披上了一層紗，紗裏線條的曲折作成一幅圖畫或是一首詩。漸漸的，霧加濃了，更濃了，淡黃的或是昏黑的一片霧。最使我愛的是汽車在霧裏的兩隻眼睛，放射着朦朧的紅與黃，不是光輝，只是顏色。到這時，每部汽車是一個烏龜，四個車輪恍如四隻腳，緩緩的在地上爬。我有一個朋友某次在街上開車遇霧，小心謹慎的開了好一陣，不耐煩了，只好把車子停放在路旁邊，自己坐着地道車回家，到後來霧散了再到原地來取車子。平常在街上最使過路人心慌的是喇叭，它一聲聲的叫着，恍惚對着你說：『你要是不讓開我就把你撞死。』走路的人誰不怕聽它，因為他象徵的是威嚴，是殘酷，是不讓人的意思。可是在霧裏，汽車的喇叭聲變成了哀求，恍佛一羣乞丐跪倒在街頭，再匍匐的往前爬，『可憐我罷，』『請你指引我一條去路罷，』是它們的哀聲。

夜來時，倫敦城的燈光照耀着像一林盛開的桃花，一片紅，在黑茫茫的霧氣裏閃。

都市的脈搏照樣的跳動，霧何曾阻礙了人？到中夜，當着街車的聲音沉沉的死去，燈光像花謝似的熄滅，音樂聲與人語聲告了一個段落，倫敦城一具僵了的屍首，在霧裏找着了它最後的安息。霧，在夜裏，似一個夢，夢一樣的迷離。

英國人，每個人可以告訴你幾件霧的故事，正如航海的人能夠講幾件航海的故事一樣。可是在文學上，我們只有航海的小說，還沒有霧的小說，其實霧的小說可以與航海的小說同樣的偉大。在霧裏，時常有悲劇，命運的變幻與其他的不測，能由霧而更深刻的體驗到。火車在霧裏出軌或是互撞，汽車與汽車在街上拉手，飛機在空中倦了翅膀，常常在霧裏，霧常常使得它們這樣。在霧裏，你迷失了方向時，抬頭看街頭的路名，如其發見了，等於在海上昏夜裏望見燈塔，你可以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霧，許多人都討厭它，其實用不着，霧有的是偉大，海一般的偉大。不知道愛霧的人，也決不知道愛海，更不知道霧與海的故事。

但是霧海自有其分別的地方，對於我，在海上吸呼着海風，是自由的空氣；在霧裏你便要感到壓迫，霧夾雜着煤氣與烟塵，是一種重大的壓迫，在這時候，你除了關緊了窗門，燃一隻火柴，抽一袋烟斗，再想不出其他的解救方法。

(六) 夜

夜，是一片黑，在其他的方面。在倫敦，夜是光明，是人工造成的白晝。從牛津街到璧卡底里，街上來往的是車與人，動，像海洋上的浪花。兩旁的商店雖則關了門，玻璃窗裏的陳列品，還是一樣的在誘惑人，『你們明天來買了我罷』，好像每一件東西都這麼說。鞋子，襪子，吊帶，乳帶，內衣，外套，晚裝，香粉，油膏，以及其他女人用的東西，佔據了整個的街，誰說我們當今的文明不是婦女的文明？

女人，在街上走，雖則有不少是漂亮的，你可得仔細打量每一個你所注意的人，別亂去追逐，這與巴黎完全是兩樣。在巴黎，無論在那一條街，你要是看見了一個漂亮的女人，你儘可以大胆的追上前去，跟着她走，開口同她講話，她決不敢把你怎樣辦！要是她不大識相，警告你說：『你要再跟住我走，我得報告警察。』你不用理她，因為如果她更不識相，去報告了警察，警察一定會對她說：『你高興這位先生，便同他好了；你要是不高興他，儘可以不用理他，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用不着來報告我。』在倫敦可不是這樣，首先你不能亂跟着女人走，要是你跟了一個，得時時留心

她的臉色，假如她說：『你要再跟着我走，我得報告警察。』你便得立刻開步向後轉或是停住了腳，否則她真能去報告警察，警察也真能把你抓進局裏去，罰你幾個先令或是受一頓申斥。一個華僑學生告訴了我這種區別，巴黎與倫敦。『入境問禁，入國問俗。』孔老二的一番話，在幾千年後的今日，還有它的不朽的價值。

壁卡底里在倫敦的夜裏，是一個神秘的地域，線條在燈光裏跳動，隱約中有色調的齊整，臉的白與唇的紅。在夏夜裏，當着晚風吹送着新涼，這般遊魂似的人都來在街旁，踱來踱去，像穿過柳絲的燕子。也有的站着看玻璃窗，對着窗裏的每一件東西出神，有如枝頭的小鳥，凝對着花草不言不語。在冬夜，她們便只有少數的來在街上活動，大部份的却都擁擠進了地道車裏，裝出等待什麼人的樣子。可是無論在夏夜或在冬夜，當你走過她們面前時，你得擔心，分外的擔心，別讓她們把你活吞了下去。曾記得某小說家說過世上的真理之一是女人追逐男人，到這時你更能深切的感覺到，也許你的心裏會連帶發生出幾分男性的驕矜。

到了壁卡底里，你所看見的是飢餓與貧困的表現，在說不盡的繁華裏。縱使你不是釋迦牟尼或是其他的聖者，你也會偶爾激起悲天憫人的觀念，因為你從笑裏看見的是

哭，從跳動的線條中看見的是一副副缺殘破濫了的肢體，只是醜惡不是美。在深夜，在冷風裏，這般女人，等着，等着，希望從冷氣裏得到一點熱，無結果的期待。同是一樣的人，爲什麼她們得遭受這種際遇，這是誰的罪惡，誰的忍受？

每次，當我走過夜的壁卡底里時，我沒有一點兒美的感觸，看着這一個個的女人枯木似的立在街前。世間一切事物的秘密，我想，都在它們的含蓄裏，如其太顯露了，反覺失去原有的美點，這般女人的缺乏誘惑性在此。倫敦城，它有這般女人，正如其他都市一樣，不能缺乏這一些近代文明的產物。巴黎，柏林，羅馬，馬德里，以及其他，都有着同樣的故事。沒有了她們，夜就失掉了神秘，燈光的亮與車的奔馳，都失掉了意義。

夜，一片光明，人工造成的白晝。

(七) 倫敦的居住

十幾年前，甚至於五六年前，中國同學的居住地方，大概在倫敦的西南部份，在克來朋廣場的周圍。靜寂的街路上，在清晨的薄霧裏或是在黑夜的燈光裏，幾個黃面孔的

中國人斯文的走動着，好像是怕踏死了地上的螞蟻。中國同學的性情大都喜歡靜，除了上學校與中國飯館外，回家來總是悶坐在一間屋子裏，默默的對着幾張報紙幾本書出神，比較活潑一點的人，有時也到本區內的空場或是小公園內散步，規規矩矩的散步，怕的是踏碎了地下的落葉。

我到倫敦的時候，正是這個階段尙未完結的時候，所以把居住找在巴拉蒙，離克來朋廣場只有一站地，到大學至少得花掉半點鐘的時光。在一家接待中國人有了長久歷史的人家，我租下一間二層樓上的小房，一扇小窗啓示我一塊天，有時也射進幾絲太陽光。說是房間小，真小，除開一個床，一張小桌子，一張凳外，還有一個洗臉的檯子，一個壁火爐，就只這幾件東西已使我沒有多餘的舉步的地方。屋頂有一半是往下傾斜的。隨便一伸手，便可以摸着它，不擔心時還得碰住頭。倫敦城有的是好房子，我爲什麼要來到這樣一個地方？原因很簡單而且純粹，在中國時提心吊膽着到倫敦後的麻煩，便由我的哥哥介紹了他從前居住過的這個地方，到了倫敦後，一個朋友便引我去看了這個人家，房東說是已爲我留下了樓上的一間小房。『小，但是很美麗。』她說。我雖則感覺到房間太小，可是一則因爲是初到倫敦，住居在一個熟識人家，多少總能得到一點

照應；再則房東又聲明過只要有了其他的空房間出來，便可以讓我搬進去。我住的算是 Partial board，每日早晚飯都在家裏吃，還加上星期六與星期日兩天的午飯與下午茶，房價每週是三十先令六辨士，住大房間的人比我只多付兩個先令。

到英國已是倫敦的十月，有時是風，有時是雨，有時是霧，有時是微寒。每天早上還沒有全亮時，我便起身，開房門拿進房東姑娘擺好一盃水，不大熱，除了嗽口外，洗臉已不能算夠。穿好衣服後，便下樓去吃早餐，同普通的英國早餐一樣，除開茶與麵包牛油菓醬儘量享用外，每人是一個蛋幾片鹹肉，有時是魚。住宿的人，有兩個新加坡來的華僑，一個廣西人，兩個瑞士人，連我共六個。飯吃完後，我便提着一個小書箱出門，到大學裏去聽課看書，直到夜間纔回來，一日的光陰全不在家裏。晚餐是冷食，幾片冷肉，和着生菜與麵包牛油，一點水菓，便算完事。從外面歸來，在吹過一陣冷風後，特別想吃熱東西，所以後來我關照房東爲我訂了一瓶牛奶，每夜晚餐時熱來給我吃。

房東是一夫一妻，還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兒。房東先生在附近的工廠裏做工頭，報酬還不壞，每年夏天他還有餘錢去到海邊度假日，享受十多天的安閒。他還有一部汽

車，舊的汽車，放在門前的停車間裏，因為怕花費汽油，不大肯開出去跑。如其你說他像一隻馴羊，他的夫人便像一隻虎，他成天裏擔心着怕冒犯了虎威。對待我們這幾個房客，房東太太的脾氣有時好，有時壞，直像變幻的天色，你不知道它是晴是雨。住久了的房客，因為知道她的脾氣，不大理會她的面孔就算了，新來的有的住不上三天便要退租。十幾年來，中國同學在這個人居住過的很多，每個人到後來是同房東太太鬧過一點小意見搬家，只除了一個同學住得有始有終，原因是房東希望這位同學能夠討他們的女兒，所以待他特別好。

聽人說，十年前有一個山東同學，住在這個人家，有一天他把他從巴黎買回來的裸體女人用圖釘懸在牆壁上，他以為他在自己的房裏有着他的自由。過幾天房東太太到他房裏來時，發現了這幾張畫，立刻發脾氣。對着這位同學說：

『你怎麼這樣下流，我倒還沒把你看出來。』

『你說什麼？下流，這有什麼下流！你們英國人能把這些東西掛在美術館裏，我為什麼不能把它們掛在壁頭上。』他回答說。

『這是我的房子。』她說這話時，眼光裏露出了火。

『這是我租下的房間。』他不屈撓的說。

『那末，我可以不把房間租給你。』她再進一步的說。

『退租須得在一星期前通知。』他說，言辭像鐵一樣的硬。

『我想我們本來相處得很好，你也用不着走，只消把牆上的裸體畫取下來就行了。』她看見事情快要決裂了，便趕快轉一個灣。

『我甯肯搬家，不情願把這些取下來。』他說，顯出了最後的決心。

我去這個人家住的前幾個月，戈公振先生居留在這兒，他惟一的感想是房東太怕老婆。後來戈先生出去旅行了一次，再回到倫敦來時，便住到了別一個地方。

人家討厭的是房東太太，我還多討厭一個房東女兒。每次她來到我的房裏收拾床舖後，房裏總有一股狐臭氣存留着，幾分鐘不得消散。還有每次我聽見樓梯響時，如其有一股狐臭氣上升，便可以斷定是房東女兒來了。我討厭狐臭，我討厭房東女兒。

天氣冷了，我叫房東爲我買了一袋煤，一堆乾柴，預備在房裏升火。第一天就運氣不好，因爲烟囪太接近屋頂，只消一點風吹，爐火的烟便向內發展，急得我沒法想，只好把房東女兒叫來。『怎麼辦？』我說。她不想法子，却責備我說：『你的說話聲音太

重，會驚醒了別人睡覺。』其實時間還只九點鐘，人都還在樓下小廳裏讀書看報，我知道，便對她說：『你看隔壁房裏可有人？』她對爐火的烟往內洩也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却滿不在意的說：『過一會兒就好了。』我在房裏不能過一分鐘或是一秒鐘，烟氣催得眼淚流，只好往樓下去躲避了一陣纔回到房裏來。

又是一次，我解了大便出來，雖則用手抽了水，紙却未全沖下去。她看見我從廁所裏出來，接着又去收拾廁所，看見馬桶裏還有紙，便走來對我說：『你怎麼用這許多紙，塞住了馬桶不是小事，得花一鎊錢修理。』我聽了，便生氣的回答她說：『這豈是我的錯處，紙太硬了，所以一次沖不下去。』接着我同她再去廁所看，我順手再抽了一下水，紙全流下去了。『這可要一鎊錢來修理？』我笑着對她說。

放寒假時，走了一個華僑學生，空出了一個大房間，我便要求房東要換一個房，他們父母女三人商量的結果是拒絕了我，我便通知退租，一星期後就搬家。房東太太與女兒看見我要搬，心裏不免有點急，便悄悄的對我說：『那間大房子不行，牆上的花紙都壞了，還是你的小房間好。』我也不理她們，到滿租時，雇了一部汽車，搬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第二個居住的地方是在倫敦的東南二十四區，在黑銀山的格壁容路，房東是一個老太婆，陪着她住的是她的一個未出嫁的妹，頭髮也是白的了。同住的人連我在內是三個中國人，我在這兒住了三個多月，因為房東能完全聽受我們的指揮，所以沒有什麼事值得寫。

近年來中國同學不多喜歡到西南區去住，却聚集在西北第一區的亞爾培街，全街住了幾十個黃臉孔，大家來來往往，恍惚是在中國。『中國街』，是住在其他區域內的人加給亞爾培街的稱呼，亞爾培街住的同學們聽見了是不大高興的。可是你別輕視了這幾十個亞爾培街的同學們，他們有的是理想，花一樣美的理想，國家與社會的前途他們頂會談，他們燒的中國飯比中國飯館裏的更好吃。

從西南往西北發展，是倫敦中國同學居住的傾向，漢卜斯特原是中國人少去的地方，近年來也去了不少的人。在漢卜斯特草地與小山上，在清晨或是黃昏，常有幾個黃臉孔的男女在散步，輕輕的前後左右走，怕的是踏碎了地上的落葉，踏死了地上的螞蟻。吹過一陣風時他們會叫冷，有太陽時他們會叫熱，不冷不熱時他們會懶洋洋的打呵欠，給來往的英國人看。

『中國人，』有時街上的兒童這麼的叫喚一聲。

(八) 政治經濟學院

在我未到倫敦以前，我以為倫敦大學總是許多座巍峨的校舍的併合，到了倫敦後纔發現大學並不是集中於一處，而是幾十個學院分散於各地。我因為學的是政治，自然得到政治經濟學院，但是一個新到的人，怎能找着大學的門，勢非請人指引不可。從旅館裏出門，穿過了幾條大街，穿進一條狹小的荷頓街，看見了一座五層洋樓的房屋，人說這便是我所要到的地方。你若問我第一次看見政治經濟學院的感想，我可以向你說是失望，非同小可的失望，這座像上海青年會一樣的破舊房子，如何嚇得倒我！

描 素 敦 倫

感謝那位朋友的指引，我找着了大學的門，兩隻脚一跨便進去了，想不到這麼容易。說容易，是風涼話，其實也夠難，許多的麻煩。學院裏的門房真夠討厭，在初開學的頭一兩天，他們在門口攔住了學生，要你一個個把學生證給他們看了纔讓進去，我心裏想着好笑，這豈不是一座影戲園，失掉了教育的尊嚴？進門後頭層便是禮堂與圖書館與一兩間大的課室，上樓可登電梯，還有人開，幾層樓上是課室，學生休息室，膳廳，

37

總辦公室，與教授的房間。進門幾分鐘，我什麼地方都去看過了，原來鼎鼎大名的政治經濟學院便是這麼樣一回事！

在休息室裏，我躺在沙發上看報與雜誌，等候着上課的時間到來，一根烟給我以思索的機會。一間大的房，四壁是雜誌與報，進進出出的是青年的男女，來自東西南北的學生。當我起身去換取一份雜誌時，一個黃臉孔的人用眼釘着我，一邊打量着我的身體，把我從頭看到了腳。

『你是中國人嗎？』他問，說的當然是中文。

『是的。』我客氣的回答。

『你是新來的麼？否則我準見過你。』言下他表示他是老學生。

『是的，我是新來的。』我承認我的資格淺。

『你姓什麼？』他裝出了一副神氣十足的面孔。

『我姓華。請教你貴姓。』我謹慎的回答。惟恐得罪了老前輩。

『我姓吳，你還不知道嗎？』他反問我，接着再說：『在這個學校裏，你還認識一些什麼人？』

『我只認識幾個人，有一個是熊福。』我說了以後，看見牆上的鐘已經到了上課時間，道了一聲歉，便離開了這位吳先生。

過了三天，在休息室裏，我再看見吳先生，首先打招呼的自然是。

『我已經聽見老熊說，』吳先生說，『你是個好人，所以我可以理你。你知道我是用功人，這兒的許多中國同學，我全不理。』

『啊！』我沉默的想。

吳先生從口袋裏摸出了一張學生證，上面寫明了他是讀碩士的，他對我教訓似的說：『你看，我讀的是碩士，許多中國人都沒資格讀，足見得他們都不行。』

再過了許多天，我在休息室裏再看見吳先生，他的面容已不像平常那麼自然，沮喪的神氣恍若死了父母。老熊走來，望着吳先生的背影，對我說：『你可知道老吳的事？前天大學的最高機關開會，否決了他讀學位，因為他的文憑是中國公學的，倫敦大學不承認。』

又是許多天，聽人說，吳先生走到瑞士去了。

我除了上課外，還跟着拉斯基教授做點研究工作，常常去見他。有一天，當我去找

他時，他正接得一封從中國來的信，他把信指着給我說：『這是一個什麼姓杭的寫來的信，我不認識他。』

在中國飯館裏，我把拉斯基教授的話告訴了其他的人。

『是的，我知道，』一位老倫敦說，『幾年前從南京的一個教會學校裏，來了一個姓杭的，他只在倫敦住了幾個月，恐怕連大學的門都還未找着呢！。』

『可是中國的事情也很難說，』另一個人說，『有的人在英國連拉斯基教授的面都未見過，回到中國去却大吹大擂的對人說，拉斯基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拉斯基教授怎樣喜歡我，拉斯基教授打過我兩耳光，以及其他的自吹自捧。還有的回到中國去介紹拉斯基的政治學說，其實拉斯基教授的政治典範，中國人就沒幾個人讀得透澈。』

後來又是一次，當我看見拉斯基教授時，他對我說有一位姓馮的中國同學，對他說英文程度不夠，在課堂上不能完全聽懂，要求把講稿借給他抄一份。按照學校章程，本來這是不可以的，因為怕的是學生把材料偷出去發表，說是自己的著作。可是拉斯基教授的態度倒很寬宏，居然把講稿借給了馮先生去抄，他太相信中國人的人格。

時間過去了一年，聽得國內來的人說，馮先生在中國的最高學府裏，講授政治思

想，內容與拉斯基在倫敦所講的一樣，我心想這可不要讓拉斯基知道了纔好，否則中國人的信用會喪失無餘。馮先生，是一個賊，一個可惡的賊，照着西方的道德標準。但他是一個中國的著名學者，身兼了兩個大學的課，學生們看着他是一個權威，誰敢否認他的偉大？

我最喜歡到休息室裏去坐，報與雜誌，烟與談話，都使得我感到深切的興味。學校裏最出色的一個俄國女學生普石尼諾瓦，最是喜到休息室裏去。有一天她正從袋裏抽出一枝紙烟，却找不出火柴，顯出幾分焦急的樣子，老熊在旁邊看見了這樣情形，急忙擦一枝火柴走上前去給她把烟點好，她道了聲謝，事後老熊引爲莫大的光榮。

其次，我所喜歡的是喝茶的時間，在膳廳裏，長條的桌上擠滿了人，一屋的茶香，麵包香，點心香，烟絲繚繞在空氣裏，像是一條條的龍。你別嫌人多，趣味便專在人的多，同鄰座談，同認不得的人談，只要你不大拘謹，有的是朋友。

『聽說你們中國人可以討小老婆，是麼？』一個德國同學問。

我聽了他的話，心裏覺得非常的窘，不知怎樣的答覆他好，勉強的說：『是的，可是現在法律已經禁止人討小老婆了。』

『真是可惜，』他聽了我的回答後覺得非常失望，『你們怎麼捨棄了這樣的一個好風俗？』

『怎麼，你以為是好風俗？』我驚奇的問。

『好風俗，真是的，』他給我解釋，『每個國家的現象都是女多於男，你們中國人討小老婆，是消納過剩女人的一個好方法，我們歐洲人只許一夫一妻，可是結果造出許多罪孽來，軋姘頭，養私生子，多少的悲劇。』

我聽見了他讚美討小老婆的制度，連忙把話頭轉過來：『我們中國目前雖則法律禁止討小老婆，可是事實上並未怎樣實行。』

他聽見了我這話，立時臉上顯出說不盡的高興：『很好，你們中國人還能保存這個好風俗。』

當着我們中國的青年男女詛咒一夫多妻制的時候，西方的青年却唾棄一夫一妻制，討小老婆在我們的青年看來是污辱女性人格，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好制度，比軋姘頭養私生子好。

學院裏每星期有兩次跳舞，在午餐後，樂隊奏着各種時式的音樂，男女學生一對對

的抱着跳。我們中國人，本來欠活潑，因此跳舞中少見黃臉孔的影子。聽得人說幾年前有一個中國女學生，常常去參加跳舞，中國男同學看見她被外國高鼻子抱着走，心裏都有說不出的醋意。有的人發誓從此再不與她交談，或是來往，她的幾個同鄉被人嘲笑不過意，氣得寫信去罵她，恐嚇着要和她絕交。她看了信，受了本國人的白眼，態度依然不變，照樣去跳舞，充分的表現了她的個性的堅強，可惜中國人太缺乏幽默性，無人能了解她的可愛！

圖書館也是我所愛去的地方，樓上，樓下，書籍分類的陳列着，隨你去取用。研究材料大都在地下室內，要查考得特別去交涉。我進了不到十天的圖書館，發現了一個定律：每間閱書室內每天到的幾乎是同樣的人，每個人常坐同樣的地方。老熊說他喜歡同女學生對坐，看倦了再望幾眼女學生，心地可以立時清明。我的鄰座是一個印度人，黑的面孔與黑的眼鏡，使我常常記着他。

假期中學院裏特別冷靜，幾十個人在休息室與圖書館裏盤桓，看去很有落寞的色調。假期過了，又是開學，三個學期過去了是一年。在夏季一個學期，全院的教職員與學生例須共同拍一張照。有一個中國來的要人學生，據說是來研究合作的，到學院裏報

名做了一個旁聽生，照相旁聽生也在內。他利用了這一個機會，加印了一張相，配好了一個鏡框，便帶着它回國作爲學成的鐵證，做官發財，討有錢的老婆去了。

中國同學來，中國同學去，政治經濟學院還是政治經濟學院，也不知是中國同學不能影響政治經濟學院，還是政治經濟學院不能影響中國同學？

(九)倫敦的公園

倫敦城有的是公園，你只消打開倫敦的地圖，你便可以發現一塊塊塗青綠色的標記，大的，小的，點綴在街道縱橫的都市裏。有的人說，這是倫敦城最初設計的人眼光遠，所以留下了這麼多的空地地方。雖則倫敦城有的是霧，是煤烟，是車塵，人儘可以有遊散的去處。當着冬天來時，樹上的葉子落盡，草地却仍是一面青，青得使你的心跳，好像春天要來的樣子。人總以爲倫敦的人終日吃霧與煤灰，誰想到在霧與煤灰中還有這麼多的青草地，在冬天裏親切的吻着你的脚步。

公園，倫敦城有的是公園，英國人喜歡的是公園。在夏的黃昏與夜裏，一對對的男女倒臥在草地上，嘻笑與動作，是生的歌頌。英國人的面孔老是板着的，只有這時他們

纔能領略一點人生的意味。大陸上的人常常抓住英國的公園來和英國人開玩笑，假如一個英國人問一個德國人：『你喜歡英國什麼東西？』德國人回答說：『我喜歡英國的公園。』這就不免有一點兒幽默。一個德國朋友告訴過我一個小小的笑話：

『你可知道英國人是在什麼地方生長大的？』

『不知道。』

『英國人是在公園裏生長大的。』

這個笑話要是被英國人聽見了，他準會發氣，如其他的聰明能夠使得他領會到其中所含蓄的意義。其實英國人的公園并不比德國人的公園或是法國人的公園特別不同，英國公園裏有的事，也正是德法公園裏有的事，然而英國公園受着外國人注意，正因為環境的陪襯使得一件螞蟻大的事變成了駱駝。一個天天笑的人，多笑兩聲，引不起別人的驚奇，倒是一個不笑的人，一笑便有重大的意義。

公園，倫敦城的公園，公園裏的露天演講，是最值得讚美的事。在海德公園裏，在星期天或是假日，在空地上，幾多個演講的嘴，一堆堆聽講的人。

首先我看見的是一個手持紅旗的人，站在一個兩手可以拿走的木梯似的講台上，提

高了嗓子在講說共產主義與英國人民。他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穿的是紅襯衫。鬍子好像是幾天沒有刮，眼睛張開着像要射出火的樣子：

『你們看，現在的國民內閣是個什麼東西，他們只是資產階級的經理人，他們壓迫我們，他們不能顧全我們的利益。他們只曉得剝奪我們的利益。你們看，蘇俄多麼好，他們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就快要完成了，真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想世界。』

話說到這兒，忽然聽衆中一個人高聲的叫問：『請問演講人，你會否到過蘇俄？』

『我沒到過，』演講人回答。『不過我聽從蘇俄遊歷過回來的人說是蘇俄真好。』

『你既沒有到過蘇俄，你就不配談蘇俄。』聽衆中另一個人說。接着是一片笑聲，一片鼓噪聲。

『你們聽我說，』這位青年并不帶一點兒沮喪的神氣，却提緊了拳頭，提高了嗓子，繼續解釋他對於蘇俄與共產主義的意見。

我把脚步隨便移動了幾下，把視線從東移到了西，從先前我站立着的一堆人中走進了另一堆人中，這又是一個講台，一個人站立在一個木梯似的架上，架子前掛了一塊木牌，上面貼着一張紙：『安全第一』Safety first，這是保守黨的標語。講演的人是一

個五十來歲的人，穿的是青色的衣服，還戴了一頂圓的黑帽，十足的英國人的裝束。他站立台上，用手指天劃地，口邊喊着：『我們應當擁護國民內閣，』『我們應當擁護鮑爾溫。』

『可是國民內閣的總理是麥唐納呢！』聽衆中一個人俏皮似的問。『是的我知道。』講演人回答，『麥唐納與鮑爾溫是合作的，他們都是愛國的人。你們可知道，幾月前我們大英帝國所遭受的危機，看看馬上政治與經濟制度快要破產了，共產主義就快要來了，喜得有我們保守黨出來擔當了重任，組織了國民內閣，渡過了難關。』

『可是你們的國民內閣裏也有自由黨，也有所謂國民工黨呢。』另一個人開玩笑似的問，接着是一片笑聲，一片鼓噪聲。『是的，我知道，』講演人說，『但是這有什麼要緊，處在國家有事的時期，所有的國民都應該起來擁護保守黨，擁護鮑爾溫。』

『保守黨，鮑爾溫，哈，哈，哈，』一片叫好聲。

聽衆中一個人聽了這些話，一片叫好聲，不同情似的發問：『你們保守黨可能顧到我們工人的利益，像你們顧到資本家的利益一樣？』

『是的，』講演人回答，『你聽我說，我們保守黨正是想同樣保護資本家與工人的

利益。共產黨頂壞，他們來了時你們會馬上失業，餓肚子，沒有衣服穿。你們可會知道在俄羅斯成千成萬的人凍死餓死？」

『那是一個謊！』聽衆中一個女工模樣的婦人叫喊，『蘇俄不是這樣，它是我們工人的祖國。』

聽衆中是一陣鼓噪，一陣笑，一陣叫喊。講演人說，一面得意的笑，用手摸一摸鬚鬚：『你們看她是一個共產黨。』又是一陣鼓噪，一陣笑，一陣叫喊：『共產黨，請她去聽旁邊那位持紅旗的人，別到這兒來搗亂。』

那婦人的脚步移往紅旗處去了。

我再轉眼望到南面的一小堆人，一個四十來歲的人站立在木架似的講演台上，這是自由黨的宣傳人，他的態度很溫和，但溫和不一定能夠激動人。幾十個人零零落落的散立在前，比着保守黨共產黨的聽衆不知要少若干倍，景象真有幾分可憐相。少，可是人并不因爲孤獨便拋棄了他們的信仰，大多數人所想的也許是對的，但極少數人的思想不一定就錯。英國人，如其他們是政治上成功的動物，正因爲他們能夠各走各的路，你不妨礙我，我也不妨礙你，我和你都不妨礙他。

『你們看，』講演人說，『現在的失業人數是這麼多，工商業是這樣凋敝，民生是這樣痛苦，惟一的原因在乎各國間的關稅壁壘太高，所以釀出了這麼多的弊害。依我看，我相信你們也同我一樣的想，除了實行自由貿易外，別無他法。』

一陣鼓掌聲，一陣笑聲。從聽衆中一個人抬起了頭，很俏皮似的發言道：『我得問你，你所代表的是那個自由黨？』

『那個自由黨？』講演人驚奇似的望着他，『我們自由黨只有一個。』
一陣笑聲，一陣鼓噪。

『自由黨真只一個嗎？我請問你。』那個發言的人不屈服似的再問：『你們現在有西門自由黨，有薩繆爾自由黨，有勞合喬治自由黨，也許還有其他的。你究竟是那一個自由黨？』

『哈！你應得明白我們自由黨只有一個，雖則目前幾個領袖的意見稍有不同，可是那有什麼要緊。』演講人說。

又是一陣笑，一陣鼓噪。

『我敢說，』演講人繼續講下去，『目前的經濟恐慌決不會過去，要是各國間的關

稅壁壘還是這麼高。依我看，我相信你們也同我一樣想，除了實行自由貿易外，別無其他解救的方法。」

一羣烏鴉從天際掠過，一陣叫喚。這個自由黨的演講人雖則很努力，張開了嘴巴在喊，可是聽的人總不大起勁，好像太陽只賸下了殘暉，光與熱都減低到了最小的限度，除非再經過一個長的黑夜，它不會再有蘇生的希望。

旁邊往北向，又是一大堆人，一個三十來歲的人在人叢中講演，他的腳，也像其他演講人一樣，站在木梯似的講台上。這是工黨的人，他手裏沒有拿紅旗，身上沒有穿紅襯衫，但他的嘴裏所講的是社會主義，英國式的社會主義。他不主張用武力奪取政權，他不願意看見流血，他只想用和平的方法與組織，轉移過全國人民的心。政治，在他們看來只是求大多數人民的最大幸福，他們所要達到的是目的，並不拘泥於一種方法。在俄羅斯要流血，讓他們俄羅斯人去流，這般英國人却相信他們可以不流血而達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在不列顛。

『國民內閣只是一個謊，』演講人說，『那只是保守黨玩的把戲，他們是反動勢力的集合，一點不知道顧到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工商業的凋敝，失業的淒慘，他們都沒有

辦法解救，因為他們只曉得狹義的國家主義與擁護現存的資本主義的制度。國民內閣便是資產階級的經理人，你們當然知道。說到外交政策，唉，國民內閣所取的態度是這麼的軟弱，他們的外交大臣西門在日內瓦出賣了國際聯盟，犧牲了中國，毀滅了戰後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集體安全制度，給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埋下了導火線。」

『擁護工黨，』一陣鼓噪，一陣笑聲，熱情在每個人的臉上，希望在每個人的眼光裏。

『是的，』演講人說，『你們都知道擁護工黨，那是惟一的出路。只有工黨纔能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也只有工黨當權，失業問題纔能解決，工商業纔能復興，人民纔能平安的過日子，未來的戰爭纔能避免，世界和平纔有實現的可能。』

又是一陣叫喊聲：『擁護工黨。』『我們要擁護工黨。』

『你們工黨的人不是也參加了國民內閣嗎？』一個人挑釁似的發問。

『你可是說麥唐納他們那一般人？』演講人答辯，『要知道他們是叛了黨的人，我們老早不要了他們，他們出賣了我們無產階級的利益，我們再不要他們回來。』

『我們再不要他們回來。』聽衆是一片應聲。

『我們工黨，』演講人說，『是有社會背景的，這個運動再也不會消滅，別說一個麥唐納背叛了我們，便是幾百幾千個麥唐納背叛了我們，我們也不怕。我們相信，我們有着偉大的將來，因為只有我們工黨纔能解決一切困難，其他的黨都只有增加困難。』

『擁護工黨，』又是一片強烈的應聲。

我的腳最後移到了一個小的人堆裏，觸目的是木架上站着的一個演講的青年，他的黑衫是他的標記，英國的法西斯蒂。圍繞着他前面的是一二十個人，男的和女的，有的眼睛望着他嘴裏露出了懷疑似的笑。

『現在，』黑衫人說，『一切政治制度都已經走到了絕路，只有法西斯蒂是我們惟一的救星，我們的領袖莫斯萊能夠引導你們走向光明的路。失業問題，經濟恐慌，以及其他一切困難，只消我們的黨上了台，都有辦法。』

他雖則很賣氣力，聽衆却總不大起勁，有的來聽了幾句便走了，有的却老是嘴裏笑，空氣總是極度的散漫，演講人的辭令不能控制聽講人的心理。

『莫斯萊從前不是工黨的人嗎？』有人問。

『是的，』演講人答，『正因為他看破了工黨的無能，所以他纔轉移到法西斯主

義，如今他算是已經走上了正路，而且正引導着我們往前走。」

演講人說完後，似乎還想別人發問，好增加討論的興趣，可是却沒人再問下去。法西斯主義，就算是一種完善的政治主張，在英國，在最近的將來，還沒有實現的可能。英國人，在政治上本不大喜歡新奇，黑衫人與黑衫黨，在一般人看來總有幾分開玩笑的樣子。

半天的工夫，我走到了五個人堆，聽了五個人的演講，從紅旗到黑衫，在海德公園的同一個角落。誰說這不是英國政治成功的秘訣？誰說這種景象不是自由的表現？無論你有什麼意見，你都可以到這兒來申述，覓取你的同情者，讓別人批評或是拍手叫好。任你是怎樣激烈的人，你到這兒來喊了半天的『打倒資本主義』，你也應得有一點兒疲倦，你總得回家去休息，睡一個好覺，在你也許以為你半天的演講已經感動了不少的人，在資本家看來他們的制度還是未曾動搖，個個人都可以得到相當的滿意。

在公園裏自由的演講，只有在英國纔能夠，各黨各派的人可以走到同一個地方，鼓吹各自信仰着的主義，恍惚中國的廟會裏，賣藥的與賣糖的，各說各的東西好。要是在法蘭西或是其他的國家，海德公園的景象準可以引起不同的聽衆打得頭破血流，或是鬧

出其他更大的亂子。英國人，要是他沒有到過國外，也許會覺得海德公園的演講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但在一個外國人的眼中，這是幾百年來歷史與經驗的積累，政治訓練所得來的佳果。

英國的公園，男女與政治，兩者都是人類所不能缺乏的東西，而英國人對它們都能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誰能不佩服他們？

我們沒有放蕩的男女，我們也沒有成功的政治。

英京通訊

兆雄

(一) 文明乞丐

講乞丐，應該沒有誰趕得上咱們貴國了，誰知大英帝國的首都——倫敦，却也不甘示弱。你說他多，若照我國的乞丐標準來說，可說沒有一個；你說他少，那你跑到任何一條街，幾乎就可逢到一個以上。若是照人口比例來說，他的百分比，決不會比我國小。這種乞丐，用我們「國丐」的一些形容詞，像「衣衫襤褸」之類的話來形容，却又不合，他們有的穿得比我們的大學教授還整齊，起馬也衣足以被體，雖然食未必足以果腹。這種人自然不使用含有侮辱意味的「乞丐」兩字來稱他們，起馬也得加上「文明」兩個字，才對得起文明先進國。這名詞是我的朋友馬君給想出來的，我不能不佩服他的聰明，因為這樣稱呼，既可使聞者知道這種人是屬於那一種身份的人，又不至於侮辱文

明國人，像我們罵人家「乞丐相」那一類話的難聽。

談起英國的乞丐，似乎在歷史上也就有過驚人的記載。似乎中古封建社會衰落後，許多鄉間的農奴，從封建主的領地跑到倫敦來，無法謀生，就只有沿門托鉢。以致驚動遐邇，幾乎有「乞丐國」之稱。然而這些乞兒們，雖然蒙上乞丐的羞辱，却換來自由的光榮。後來國家愈文明，乞丐也就跟着文明；國家成了世界頂呱呱的紳士國，乞丐也就不能不加上一點紳士的風度。空手兒，甚至扶手杖，公然向過路人伸手說「太太討一個子」，這是犯法，非得取締不可，因為非此便不足湔洗歷史上「乞丐國」的羞恥。但手上持一盒洋火，或是幾條皮鞋帶，領扣兒什麼的，站在牆角默默無言，過路人自然知道，外國人看見，以為他們是小販，於紳士體面也無妨。再不然，牽條狗兒，狗背上吊上一片惹人注目的彩布之類，過路人也明白，而且也無礙於紳士的風度。即便彩布上寫了些乞憐的字句，這也是畜性的事，與大英帝國的人民無關。更文明些的，跑到窗子下面，唱上幾句通俗的民歌，或流行的小曲，那也是賣賣藝兒，討幾辨士賞則有之，求乞則未必。若能買上或租上一架破琴，（不像風琴也不像鋼琴，手搖起來，頗像八音鐘），那起碼也是賣藝場中的資本家，決不像空手求乞的人。更能抽一手梵阿林，配上一兩個身穿

彩服，臉施朱粉的少女或準少女，一個琴韻悠揚，一個裙屐翩翩，帶歌帶舞起來，那簡直是大藝術家，到 Music Hall 去，起碼也得一人一先令，難道這還是向你求乞不成？

上面這些情形，雖然各有他的理由，然而究竟不能當大雅，也難找出冠冕堂皇的氣派，所以只能在僻街冷巷討生涯！還有一種人，三五成羣，吹笙鳴鼓，豔服奇裝，招搖過市，有組織，有氣派，任何最熱鬧最華麗的街市，他們也配做其中的點綴品，他們決不差羞怯怯，一個個都興高彩烈。他們吹的笙是三枝形同笛子一般的東西，聯結起來，口在上吹，手在下面按，音孔發出來的聲音，很像我國的笙，甚至音調也相近似，我初到這裏，遠遠聽到，幾乎受了他們的騙，以爲我們的國樂，居然傳到西方來了。他們穿的衣裳，上面雖是西裝，下面却是短裙，衣料都是綠色方格，好像我國起碼關人包車上面蓋腳氈一類顏色的呢絨。據說這是蘇格蘭的裝束，道地的英國國粹，他們之遊行，簡直是在做國粹宣傳運動。你不看見喬治老五和他的太子們，每年還得穿上幾次同樣的裝束，到蘇格蘭去，表示親熱的意思嗎？所以要使他們勉強算在文明乞丐之列，也應該是乞丐中之那末溫。

不過生活總是人生的中心，文明的表衣，掩不住饑餓的迫切。當你早上開目，似醒

未醒的時分，往往傳來一種悽惻顫抖的聲音，似泣非泣，似訴非訴，自然而然地引起你無限的同情心。到這時，才知道世界第一的巨都，究竟還不是天國，受了紳士教育（至少可說感化）的文明人，肚子餓了也會哀號。「文明乞丐」之所以爲「文明乞丐」，也不過「乞丐」上面加上「文明」二字而已。至若黃昏燈上時，經過街頭巷角，隨時可碰見頑皮的小孩子，甚至紳士模樣的中年人，會一點不顧忌地伸手向你討幾個辨士。就在白天，常有小孩跟在你身旁起先向你索紙煙畫片，進一步就請你給一個辨士。一個人只有在天明時，黑暗時，不受環境牽制時，才會顯現他的本來面目。

（二）倫敦的霧

倫敦是一座世界最大的都會，但不是最進步的都會。論他人口之多，地域之廣，真是驚人。他的人口合計有八百餘萬，全英三島的人口，總數也不過四千餘萬，而倫敦一城已占五分之一。這種頭部特別發達的畸形發育，只有工業先進國的英國，才有此現象；也只有殖民地遍全球的英國，才能有此魄力。儘管全英三島的許多的膏腴之地都鞠爲茂草，而倫敦八百餘萬（連同附郭或在千餘萬）市民，不耕而有飯吃，不織而有衣

穿，這是什麼緣故？還不是靠殖民地的供給嗎？所以倫敦這一顆頭顱，不僅是英本部三島的頭，而是全英帝國的頭，若以金融關係而論，或許也是全世界的頭。這種榨取殖民地膏血，供養倫敦市民的現象，有些近似腦充血症；但世局變化不窮，萬一大英帝國解體，或不免轉為腦貧血病吧！

至於倫敦的建設，不但不是最進步的，若與幾個出名的都會比較，或許還是最落後的。紐約百數層的大廈，倫敦當然沒有；就像巴黎和柏林的整齊修潔，倫敦也望塵莫及。英國人是世界最保守的民族，倫敦人恐怕是保守民族的代表。物質文明進步到今日，就是我們東方後起的都會，像上海，也輕易找不出幾戶人家沒有電燈，然而世界工業最先進國的首都，穩坐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倫敦，至今還有許多人家不點電燈。巴黎柏林等處熱水汀的設備，幾乎是家常便飯，而倫敦除了公共機關外，幾乎沒有。這種現象，豈不可怪？而倫敦人方傲然曰，此倫敦之所以為倫敦也。

倫敦面積之大，人口之多如此，而倫敦物質設備之落後又如彼，然而世界人士趨之若鶩，何也？英國本部的鄉巴老，不論是康華爾人，威爾士人，乃至蘇格蘭人，愛爾蘭人，都想一遊倫敦，廣廣眼界。全英帝國各殖民地的人民，不論是黃種人，白種人，黑

種人，更是幻想着倫敦的豪華，以一遊上京爲終身快事。就是其他各國人士，不論貧富貴賤，只要有機會，也未嘗不想嘗嘗倫敦生活的滋味。在失業問題未嚴重化以前，不消說歐洲各國的工人，小夥，不斷地到倫敦來找生活，就是一般下野的帝王，失意的政客，也莫不以倫敦爲消磨餘年的樂土。倫敦近郊有一所 Eton College，聞說過去歐洲各國的王子王孫，都送到這裏來坐牠的老板凳。前年猶哥斯拉夫的國王被暗殺了，從倫敦取回一位小國王去；去年希臘要復辟，又從這裏請回一位老國王去；似乎倫敦是一座無所不包的儲蓄庫，任何人都願到這兒來，什麼貨色也可以從這兒取出去。倫敦究有什麼魔力，能吸引世界人士的興趣呢？

我在這裏過了年餘的生活了，除了一個「大」字，並不感覺有什麼。倫敦的階級層當然很多，倫敦的生活面當然也很多，一個外國學生所能領略的，實在有限。每天跑來跑去，逃不出這個廣漠無垠的倫敦，但所見到的，也無非許多曲折古老的街道，街道兩旁列着無數高不逾四層的房屋，房屋上面插着林林總總，參差不齊的煙囪管而已。這就是我所見的倫敦，這就是世界第一都會的倫敦，倫敦大誠大矣，却不免有大而無當之感。

「大」是倫敦的特色，「霧」更是倫敦的特色。世界第一等的「霧都」，誰不聞名？到過倫敦而且度過冬的朋友們，誰不感受到霧的痛苦？當我未到倫敦以前，遇到一位從倫敦來的朋友，他對我描寫這霧的厲害說：下霧時，十步以外看不見影子，白晝也得點燈，雖在室中對着熊熊的火燄，也像站在雪地裏面，衣裳都給潮濕，冰得你冷入肌骨。我以爲這種情形，只在廬山遇見過，儘他描寫得有聲有色，我還是將信將疑，到了倫敦，才知道這霧的厲害，且覺得他的描寫還不到家。

我是八月到倫敦的，那時的倫敦，的確值得讚美。晶瑩的麗日，綿芊的綠草，不愧海國風光。那時我們中國正鬧旱災，據報上說，南京熱到一百零六度，上海的洋車夫每天在馬路上倒斃的，不知凡幾。我們呢？白天仰臥在公園的草地上，閒着和朋友談心，下面是芳草如茵，上面是片雲如羽，我們中國說，「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此地連夏日也竟可愛。當我們在草地上晒太阳的時候，老倫敦自居的朋友警告我說：『多晒一點太陽呀！夏天快要去了！』太陽用不着錢買，何必這樣珍惜？奇怪！那知道一到秋冬，就知道牠的真價值了。

從前年十月起，到次年三月，是霧神猖獗的時期。這時的倫敦，真墮入五里霧中。

早上推開窗子，或者白天跑出圖書館門，你會覺得忽然走入黑暗世界。因為室內有電燈光，室外只是濃霧一團。有時你在街上散步，會遇到黑雲四佈，頃刻霧慘雲愁，你的愛人若是跑慢了幾步，定會忽然失蹤。過街稍一不當心，難免碰上路燈桿子上去。那時萬燈齊明，也只和天空掛着的太陽一般，小得和黃豆相似，淡得像一片白紙。汽車的喇叭，鳴過不斷，却老是按兵不動。苟如初到倫敦，不知這就是所謂「霧」的朋友，一定疑心什麼地方着了火。因為滿街滿巷，烟霧迷漫，和發火時絕無兩樣。沒有體驗過「倫敦霧」的朋友們，只要趕過看救火的熱鬧，一定可以了解「倫敦霧」的滋味。因為不祇眼中所見和失火時相似，就是牠的實質，也正是些倫敦煙囱管裏出來的煤烟。頑固的倫敦人，到了今日，還捨不了晚餐後圍着壁爐看火燄的風味，那知霧神偏不做美，偏把你從煙囱管裏放出去的煤烟，復從空中壓將下來，這真是「木匠担枷自好造」了。

然而一個人的趣味，每每會隨他的習慣而轉移。嗜痂逐臭，并非他們的舌頭和鼻子兩樣，無非也是習慣。我們外國人，墮深霧，吃煤烟，天天咀咒倫敦人，那知倫敦人自己，反在謳歌不置，大有得天獨厚之概。你看 *Wonderful London* 裏面，描寫霧的美妙，真是到家。他說，一個詩人除了下霧時，再也難找這詩料豐富的機會了；他說，當

你坐在街車裏面，外面是烟霧迷漫，裏面是燈火輝煌，你抱着膝頭，聽車輪慢移，警笛急鳴的聲音，見方斗室，就是你的家，除了車中這見方斗室，不復知車外還有世界。一個人到了能把困厄的事看作趣味，那真是入於化境，我們這些久臻化境的黃帝子孫，已不再把國難看得那麼嚴重，倫敦人對我們，恐怕還是小巫見大巫吧。

(三) 黑暗

說到倫敦的「霧」，自然聯想到牠的「黑暗」，「黑暗」不是倫敦的專利品，只要知道有太陽的地方，自然也知道有「黑暗」。不過「黑暗」在倫敦，確乎別有風味。

稍爲進步的現代都會，晝與夜是分不開的。幾十層的樓房，高聳入雲，住在地下層的人們，白日也就在黑暗世界過活。反過來說，到處的街燈，廣告燈，照耀得如同白晝，你要在晚上找一片黑暗的幽靜地方，也就不容易。住地下層的朋友們固然討厭都會的黑暗，喜赴幽期密約的男女們，每每又嫌都會的黑暗太少了。

說到倫敦，雖也有皮卡德利一帶的夜市，燈火輝煌，五光十色，初不亞於巴黎之茫馬頭 (Bonlevard Montmartre)，柏林之動物園 (Zoologischer Garten)。然而倫敦

畢竟太大了，皮卡德利只不過西倫敦的一角，此角以外的倫敦，到了晚上，大部浸沉在黑暗裏。牠的黑暗，當然不像原野的黑壓壓般，然而也就黑暗得可怕。黃昏以後，你若到泰晤士河畔去散步，就可領略一點黑暗的滋味。在這裏，是一道寥闊的川流，架上幾條穹窿般的長橋，你若站在國會前面的橋上，遙望前面黑僧橋 (Black Friar Bridge) 上蜿蜒如龍的列車，你就會疑心在鄉間田野裏，黑夜看遠村的春燈。若再回頭望望國會的高塔，只是一位巨人，在半空的黑暗中，露出一個劃有班紋的圓面孔，仔細一看，才知是塔上的鐘。再跑到公園去，橫七豎八的黑影子，斜鋪在低樹下，草蓐上，這便是成雙成對的野鴛鴦。野鴛鴦之所以成其爲野鴛鴦，實受這黑暗之賜，倘若倫敦市府在這些地方多立幾支燈，雖然警察可以熟視無睹，然而這些野鴛鴦究竟有些難爲情也。不但此也，牆頭巷角，鉄欄邊，階梯上，也到處可以見到喁喁私語的情侶，這又是都市黑暗之大開方便之門也。有位紐約來的朋友，見人便大讚倫敦之黑暗，此君來自俾夜作畫的紐約，對此欣賞，當更深切，更非來自田間如我者可比了。

(四) 樓車

倫敦的街車，無論電車汽車，一律是兩層的。兩層的公共汽車，香港已有之，柏林也有之；兩層的電車，據我所知道，尙只有倫敦。兩層的車子，有沒有專名，我不知道。記得我國古有「樓船」之稱，我無以名之，因名之曰「樓車」。

車上而有樓，其高也可知；倫敦房屋之矮如彼，而街車之高也如此，則其滑稽也就可想而知。當你跑上街去，只見滿坑滿谷都是高與簷齊的紅皮車，你會感到氣悶；若是猝然間前面來了一架這樣的「樓車」，你會感到崩山倒海的恐怖；有時在熱鬧的十字街口，前面車被橫過的车子所阻，後面的一律尾啣尾地停下來時，你在人行道上行走，又只覺在小巷裏面，兩邊都是壁立千仞。本來在現代都市裏面，只有車的世界，沒有人的世界，而倫敦尤甚，到了倫敦的人，沒有不望着這些樓車，感到自己的渺小。

記得在香港的樓車，樓上的價目比樓下貴一倍，此地上下不分，其實恰恰相反。因為樓下不能吸煙，樓上可以吸煙，除了吸煙的朋友不得不再上一層樓外，誰願在喘息未定時，更爬這一串樓梯呢？不過我的經驗，畢竟還是樓上好，因為樓下太氣悶，不如樓上來得豁朗。本來，坐公共車是最苦的事，因在斗室裏，前後左右都擺些不相識的面孔，使你說沒得說，笑沒得笑，悶坐幾十分鐘，這是多麼減興的事。在樓車上則不然，

因爲牠的地位高出在一般商店的鋪面以上，從玻璃窗望出去，所見的都是些平日步行街頭時見不到的東西。譬如鋪面上層的房子，每每是牠的堆棧，你從這裏可以看到許多不甚經意，却又堆積的有條有理的貨物；有時是些住房，更可從這裏看到幾處臥房的陳設。眼中所見的，只要與日常見面的經驗稍爲變換一下，便覺有趣，行路中得此安慰，豈非大幸？英國人做的事，什麼都笨得不堪，惟有這樓車却饒有詩意。有人說，他們造兩層是爲着省地方，多容人，說這話的才真是笨伯。多容人的方法多得很，何必造兩層？我國古人造樓船，歌舞行樂，也是爲着省地方，多容人嗎？

記 牛 津 大 學

中 生

在開始說牛津生活之前，我們必須知道「牛津」和「劍橋」是英國最優的學府。這兩校的古老傳統使這歷史上的名勝和研究學術的地位一樣的負有聲譽。現在，牛津大學有廿四個男學院和五個女學院，都散佈在牛津村中，學生共有五千餘人。

關於學制方面，我只作一個簡單的報告。如要得到 B. A. 學位，必須經過初試，覆試，和終試；初試即入學試驗，覆試多在第一學年終舉行之，終試則於第三學年終舉行之。這裏沒有強迫工作的，所謂「教師制度」(Tutorial System) 是難於實行的；換句話，每個學生是完全自由發展他的個性。當我在第一學年時，我每星期只有四個鐘頭的課並且很少都去上的。但是這個不能有一種誤會以為這裏沒有工作而且這裏所有的是很容易的，一個人在牛津絕不能工作太多了。總而言之，做功夫完全看個人自己。這樣子很使我患了怠惰的毛病，我只選些課目填上課程表而已。

關於課外生活：許多人不但要求得學位，也要過那「牛津生涯」的却很注重課外活動。在許多大陸國家，大學都看做唯有研究學術的機關，但在牛津不啻是聰明睿智者的集合，當年青年人能夠踏入社會之前，學校先給他各種經驗，社會交際和教育的輔助。更進一步說，牛津養成紳士，其他大學訓練專家。

這裏有許多學會：如政治學會——國家主義派，藝術，音樂和戲劇等學會，還有其他促進學術的組織。有一個中國俱樂部，許多歐洲人也參加。在那每年舉行一次的宴會上，中國公使也會到會。

娛樂方面：這兒有六個電影院——都是開映最新的片子，兩個劇院——平常每星期舉行一次或兩次跳舞會。

運動方面：一個學生可以有很多的機會來顯身手；這些學院都備有很多個的體育場。在 Blues 中間——大學校隊，有很多外國學生混合組織。划船是一種重要的運動，每年必和「劍橋」作對抗比賽，當舉行此項賽會時，成千成萬的倫敦人士都到太晤士河的兩岸為他們歡呼。

我們很需要知道的就是 University 這個字（指牛津而言）是極不常用的名辭；普通

的學生沒有一個說牠。一個人除非經過准許入一個學院是不能稱為大學的一份子，所以學院是最重要的，一般人只說「某某人在某個學院」。學院和大學的關係是集合在一處（劍橋算是例外）。所以說起牛津大學生活，其實是牛津學院生活，我也只作一個短短的報告。

一個學生選定學科進入學院後，頭兩年照例的住在學校，到了第三學年出了學院，他就得下一番苦工，叫做「苦學」(Dige)，準備終試，最後那學年包含三個學期；(1) Michaelmas, (11) Hilary, (111) Trinity, 每學期是八個星期。第二學年的學生選好課程，列一功課表由他的先生 (Tutors) —— 多數是非常和藹可親的 —— 指導攻讀。他有兩個房間；一為臥室，一為書室，在那時間以內是屬於他的住所。還有一個差役，通稱為 Scout 來侍候他。他早晚和這差役在一起，互相表現出一種親愛和同情心，絕沒有什麼歧視。他的早餐和晚餐是在屋裏吃的，但是午餐却在大廳中，這是全學院的同學聚會的唯一機會——除星期日上禮拜堂外。不過他可以不在學校裏吃飯。牛津村中有許多菜館，價格比學校的飯菜貴些，物質也不見得更好，因此，我很少光顧。

這裏沒有什麼規則如規定起床和安睡的時間，學生們的生活是任他們盡量的自由。

關於道德行為方面的規則只適用於所組織的會社。一個學生必有許多朋友，他們每天至少可以見面一次，在他自己也許覺得麻煩，然而可以交換智識。

我來告訴你牛津學生日常生活的大概。他早上（大概在清晨）起來一個人用過早膳（除非起來太遲了，找他的朋友已經在屋裏等他），可以到 Junior Common Room 看報看雜誌，消化些新的消息，或且在他高興的時候，上一兩課也無妨；假使他沒有課，並且覺得很舒服，他可以做點工作，有時，他也一直工作到吃飯的時候。下午，他照例地玩些遊戲，看看競賽或且租一個划艇在河裏玩兒，特別在夏天。他可以只拉幾個朋友聊天和辯論；這時候，他要一點茶，繼續聊天，辯論，常常挨到晚上。晚上一到，許多節目都在這時候舉行。假使他只喜歡消遣，他可以和朋友到電影院或劇院或俱樂部裏的什麼會。他可以邀他的愛人或隨便找一個女同學去喝點酒，有時放縱暢飲到醉態朦朧才止，或且參加什麼喝酒會（Bottle Party）——這是牛津的老習慣。在這個會場中，啤酒最常用的，但是喝酒會完畢後是有很大的危險性，因為沒有一個人知道在這時候會發生出什麼事情來。他也可以參加賭博會如玩 Bridge, Poker 或其他。常常把所有的錢都輸得精光，才肯休止，當然，最後的辦法，他只好啣着烟管讀書，過一個寂寞的

晚上。

理論上，工作是第一件事，實際上，這末一段的玩意兒還是非常熱鬧。

英國的人權

於 恭

今年十月二十八日，英國新堡法庭判決了一件案子，在當地頗哄動一時，其事雖小，似乎不值一提，但在我國法治未行，人權掃地之時，這民主先進國家的精神，也應當知道知道。

去年十月中，新堡的一個肉店主希士，晚間在街上行走，正好他前面有一對男女，巡官梅德以爲他有釘梢嫌疑，遂向前問他姓名住址，他問訊的態度很不客氣，希士拒絕告訴，因被帶到警局，被控不守秩序及釘女人之罪，關了一晚，次日開審，結果認他無罪開釋，希士乃控巡官梅德妄使職權，並要求賠償損失。

開庭時由警局人員申述情形，說據巡官梅德稱：『希士正在 *outing* 一對情人。』
官問：『*outing* 一對情人是什麼意思？』

『據字典上的解釋，就是竊視，或偵察一對情人的意思。』陪審官答。

『假如一個人在二十碼外，看一對情人，那是不是 *Peeping*?』官問。答：『是。』
『這對法律上常識上犯了什麼過呢？爲什麼一個人不能看一對情人摟着坐在公路旁的椅上呢？這是自由的國家呀！』官說。

『但是這不是一件好事呀！』巡官梅德說。

『在二十碼外看一對情人，有什麼不好？』官駁。

希士辯護人說：『假如情人不願被人看，儘可以到僻靜地方去呀！』

『是極。』官說，『現在請問巡官梅德，當希士在二十碼外看一對情人時他如何擾亂公共秩序。』

『他對我呼號咆哮，好像要打我！』梅德答。

『但是當你走向希士時，你看見擾亂公共秩序嗎？』官問。

『沒有。』梅德答。

『好了，我明白了，』官說，『當梅德要拘捕希士時他並沒有擾亂公共秩序。』

梅德的辯護人稱：『請庭上注意追隨情人，常常引起打架事情，有時竟發生人命案子，所以梅德的行爲，完全是忠於職務。梅德服務警局已有二十五年。』

希士辯護人說：『假如希士用二十五年警官的口吻來問梅德，梅德受得下受不下，梅德的忠於職務，大概是激於氣憤罷。』

辯論終結，經陪審考慮後，判巡官梅德敗訴，並令賠償希士精神損失英金一百七十五磅（合國幣二千七百元）。

看了上面的案子，可以明白爲什麼英國警察那樣謙和有禮，且爲不好不行，人民時時在監督政府時防警政越軌。

我在四年前在國內看見某警察教練所的警察，斫了後門外田內的樹，搬入所內揚長而去，田主在旁氣得口吐白沫也無辦法，後來還被打了一頓。誰敢保這田主會愛國！誰敢保我國別處沒有同類的事！

我國法治不行，官警軍人魚肉人民所在皆是，政府雖然有監察院官吏懲戒委員會，一點用都沒有。爲什麼呢？因爲受罪的是老百姓，不是這些委員呀！政府應當教百姓，鼓勵百姓幫助百姓用法律來懲戒官吏，有了法律不用，再定一萬條法律，添一萬個監察委員也是沒有用。最不通的是一聲做了官，便不與人民平等，便可藉權力隨意拘捕用刑，而逃避了個人刑事上的責任，大不了罰薪記過撤職，真太不像話了。

紐約客談

喬志高

(一)百老匯和四十二號街

紐約城中橫的是街，縱的是路，其中有四條最重要，住在 Manhattan 島上的人有一句話形容它道：「美麗的江邊道，有名的五馬路，闊氣的派克路，熱鬧的百老匯。」江邊道是沿着赫貞江一條寬敞的汽車路，彷彿上海的外灘；五馬路上全是漂亮商店，櫥窗內陳列着巴黎時裝，珠寶鑽石，古玩名畫，按摩美容等等，好比上海的霞飛路；派克路據說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一條路，差不多每一所公寓裏平均起來總有一兩位百萬財主，在水門汀上趾氣高揚的是胖太太牽着愛犬，在馬路中風馳電掣的是黑色大號汽車，全由穿制服的車夫駕駛。但在這幾條街中，最有魔力，最能代表紐約的，還得要推百老匯。如同鄉下人初到上海定要在大英大馬路，日昇樓，先施永安底下仰起了頭，張開大嘴，

軌軌鬧忙一樣，紐約客也無不慕名要去百老匯巡禮的。

其實百老匯是一條挺長的街，用美國人的口氣說，是全世界最長的街道之一，從城的南首島的下端開始，蜿蜒北上，一直通到城外，也不知要切過幾百條橫街。我們中國學生住在哥倫比亞大學宿舍裏，那邊門口也一樣的是叫百老匯，可是這是所謂「上城」(Uptown)的百老匯，而非最熱鬧的一段。普通人提起百老匯來是指遠在「下城」(Downtown)，約摸五十號街至四十二號街中間的一小段。就在那短短不到十個「方塊」(Blocks)的距離中，就如萬花筒一樣，集中了人生行樂的方式，大都會人物的典型，紐約夜生活的精華。

當然，去玩這繁華熱鬧的百老匯是非夜間不可的。世間歡娛放浪的行爲本來像一場甜夢，在殘酷現實的白晝下，不但你興緻毫無，就是百老匯也換了一副頹唐而醜惡的面目。記得小時候看童話「夢遊地球」，書中的小主人翁只消閉上兩眼，恍恍惚惚一會到東一會到西，一會爬日本富士山，一會登巴黎鐵塔，毫無旅行種種麻煩，怪有趣的。在紐約「上城」想去「下城」百老匯玩一趟，雖不能一霎眼就到，但只要鑽進地道，兩邊斗然漆黑，轟隆轟隆也不消半小時就達到目的地，一路經過些什麼街道房屋你也莫明其

妙，就如同「夢遊地球」中的小孩一樣。

等到你從地底下冒出來時，你已經置身於全紐約的中心點——「時報坊」(Times Square)的高樓下了。偉大的「紐約時報」早已把重要的工作場所遷到鄰近新址去，但這座像背脊骨似聳起的舊廈仍不失為千萬遊客的一個大目標，在年三十那夜，一敲十二點整，「時報坊」上正式送舊迎新，屋頂用電燈閃出「一九三六」四個大字，街頭擠滿了守歲的羣衆，立時歡聲雷動。「時報坊」的坐落正在百老匯和七馬路的交叉點，背後橫着的就是歌舞電影劇中所頌揚的四十二號街。我們出了地道，站在人叢中，好像無形中能感覺到這七百萬人大都市的命脈在那樣怦怦跳蕩。「時報大廈」攔腰有一圈活動的電燈大字標題，每晚把世界重要新聞都放映出來給街頭人看。中國學生有在附近轉角那「拍拉蒙」大戲院中瞧電影的，出來時猛抬頭會看見「察東緊急」四個大字，怵目驚心，把他從西洋歌舞的沈醉中叫回到祖國存亡的問題上去。前禮拜的一天晚上七八點模樣，「時報坊」四圍熙來攘往的羣衆忽然都屏息不動，仰頭注目這活動電燈標題。起初上面循環不絕地報告道：「霍浦特曼(林白綁案的犯人)尙有一線生機……」，忽然標題換了，簡潔的一句：「霍浦特曼已於八點四十七分半處死。」數千行人又蠕蠕動了，

嘈雜的人聲又嗡嗡起來。這就是物質文明世界中的生和死……

百老匯夜生活的誘惑不用說是全靠電燈。在人叢中移步順着水門汀向北走去，整個的「白光一道」（The Great White Way）就展開在眼前。雪佛蘭汽車，可口可樂汽水，絲帶牌牙膏，香烟，啤酒等商品廣告，五花八門，前後左右，耀得你眼花，正如幾年前紐約一隻時行歌曲中所唱道：

百萬盞燈在前閃爍，

百萬顆心跳蕩急速。

可是今日的電燈廣告並不僅限於刺目的白光了，還有五彩的（Neon lights），花團錦簇，爭奇鬥艷，遮掩着醜陋的建築物，最新裝置規模最大的是一架紐蘭香糖的廣告，表現着一幅金魚嬉水圖，一個行人駐足抬頭去看，個個行人駐足抬頭去看，水門汀上的交通登時阻塞起來。

百老匯上的活動除了像劉老老進大觀園這樣東張西望外，大抵可以分爲兩類，就是看和吃。換句話說：這一段路上不是戲園就是餐館——上戲園去看美女，上餐館去大嚼；飲食男女四字包括了百老匯的一切。當然，夾在這些戲園餐館之中也有不少商店鋪

面，如包羅萬有的藥店，價格便宜陳設俗氣的男女衣飾店等，但不過是點綴而已，百老匯之所以熱鬧，百老匯之所以著名，是全仗了它的娛樂與酒食。

先說耳目之娛，第一多的就是電影院。在幾條幹路上，百老匯，七馬路，四十二號街，差不多走二五步就可以踏進一所白晝夢的皇宮。十幾家頭等的同時開映着好萊塢「最新驚人鉅製偉構」，外加明星笑匠，歌舞美女，親自登台，叫做 Vaudeville show。還有無數的小戲院專以兩齣正片，或四五年前的舊片，或純新聞片，或純卡通來號召。從早到晚循環放映，粗製濫造的影片也好，藝術結晶的作品也好，觀衆隨時蜂擁入座，隨時推擠出來，同去藥房櫃台上囫圇吞下一條「熱狗」(Hot Dog)一杯咖啡一樣的匆忙。

但是電影全美國都有，全世界都有，百老匯所更能自豪的是它那四五十家專演舞台戲的 Legitimate Theatre。這些都是分佈在橫切百老匯的小路上，它們偏僻的地點，古舊的房屋，不漂亮的廣告，處處都不能與大量生產大量推銷的電影業抗衡，但是四面八方不遠千里而來的遊客，以至久居紐約事事內行的老白相，有時反甘願掏出三塊金洋的重價，飽受賣票女員的閒氣，去預定坐位，以冀一瞻 Katherine Cornell, Ethel

Barrymore, Eva Le Gallienne, Leslie Howard, Alfred Lunt, Lynn Fontanne 等名角丰采；賞鑒莎士比亚，蕭伯納，羅斯丹的名劇，或是美國戲劇家 Elmer Rice, Maxwell Anderson, Robert E. Sherwood 的近代。你若是走過四十五街口還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名劇王寶川」的廣告，「熊式一博士作，施大使女公子登台……」

如果你的藝術趣味更高一級，你可以回轉頭去找「都市歌劇場」(Metropolitan Opera House)……如果你是運動家球迷者一流，你可以拐一個灣去「馬迪遜方場」(Madison Square Garden)，那裏一年四季輪流有馬戲，田徑，網球，冰球，拳鬥，攢角，籃球，六日自行車賽種種戶內節目，都由世界名手表演，能叫你素來缺少活動不見陽光的城市中人看了也神情緊張，熱血沸騰。如果你是肉的追求者——美國人有幾個不是？——你可以花二毛五買一張票去一家 Burlesque 戲院，欣賞一下所謂 Strip Act，中國學生很老實地叫它作「大腿戲」，本不應當嘗試的，但因負笈海外，求知心切，少不得也要去一觀究竟——結果大失所望，因為就連紐約這壞地方也還有一點「取締有傷風化」的警例。

再說口腹之慾，百老匯亦有各種不同的方式可以使你滿足。同別的事一樣，這也是

要看你口袋中有多少錢而定的。花五分錢，你可以站在街頭小店櫃台前喝一杯橘子水，吃一條「熱狗」。再不然，多花幾個 nickel 就可跑進一家「自動餐館」(Automat)，去在許多小玻璃窗洞裏挑選你要吃的「三文治」或鷄蛋糕。再次第往上，還有沒有堂館的 Cafeteria，有堂館的 Restaurant 之別。你若是講究地方色彩，可以去吃意大利的 Spaghetti，俄羅斯的 Caviar，德國啤酒排，希臘菜館，日本料理，中國雜碎等等。但是憑他異國情調怎樣濃厚，酒菜價格多麼敲竹槓，你十有九會發現猶太老板和淡而無味的美國烹調。你若是喜歡吃兩口飯，停下來跳兩步舞的，那也行，去夜總會好了。在這種場所你可以得着看和吃兩項的大總和，百老匯上最有名的三家叫做「法蘭西總會」(French Casino)，「樂園」(Paradise)，和「好萊塢」(Hollywood)。在禮拜六夜間十二點左右，疲勞的經紀人帶了他的膩友，在外面看完了電影，走進「樂園」坐下，叫兩杯雞尾酒（每客一元以上）；去那擁擠不堪的小地板上走兩下狐步舞。一會，大吹大擂的爵士音樂驟然停下，所謂 Flood Show 者開場，無非又是半裸的美女，一隊一隊的出來，跳「響舞」(tap dance)，唱「熱歌」(torch song)，夾着說許多下流的笑話。在這個小世界裏面，人們所要的是激刺，興奮，逢場作戲，及時行樂。清晨兩

三點鐘，百老匯的男女才朦朧着睡眼跟着送牛奶的馬車回家。百老匯和四十二號街，這就是紐約。

(三) 萬國公寓

中國學生留美讀書，住宿問題時常要發生困難，可是如果你是負笈加里福尼亞大學，或是芝加哥大學，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這個問題可以不必發生，因為在這三家大學所在地都設有所謂「萬國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者，其目的專為不遠千里來美求學的外國男女覓身心之寄託，謀起居之安適，意至善也。

當一年一度的大批中國學生初次在舊金山踏上新大陸時，他們準會被請去參觀白克萊(Berkley)萬國公寓的。在那漂亮西班牙式建築物中許多「出洋留學，以求深造」的華人初次領略到美國人接待的熱誠，吸收到國際交誼的空氣，覺得一切都是俏皮，興奮……如果太平洋岸還不是目的地，火車把你送到美國「中西部」的第一大城芝加哥，轉眼間你又下榻於第二個萬國公寓的屋宇間，在這裏一切都是——舒適的生活，萬國的仕女，知識化的雰圍，祇是房子是壯麗的俄式，與鄰近芝加哥大學的各院建築一

律。你住了幾天，再一口氣往東行，趕到大西洋岸的世界第一大都會。你從本薛文尼亞火車站的地道中鑽出來。喝，如此紐約！摩肩擦踵的人，熙來攘往的車子，你忽然覺得風塵僕僕，舉目無親。可是不要緊，胸有成竹，又是一部野雞汽車坐到江邊大道五百號——紐約的萬國公寓。

果然這三座萬國公寓都是坐落在扼要的地點：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外國學生必游之地。你若問起歷史來，却要推紐約的萬國公寓資格最老，是一九二四年開設的；加省的第二，成立於一九三〇年；芝加哥的最新，一九三二年方才落成。前面已提過，公寓雖有三所，其生活則是典型的，其物質與精神又都大同小異。紐約客所談的當然以創辦最早的紐約萬國公寓為主。

汽車開到赫貞江邊一百二十幾街左近，祇見一座四四方方十層樓的水泥房子，建築既非峨式又不摩登，望上去好像是個大火柴匣，走近了一瞧，門楣上刻着“*That Brotherhood May Prevail*”（彷彿中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意思），不錯，這就到了紐約的萬國公寓，國際生活的大本營了。

International House 也有人譯作「大同公寓」，足以證明公寓的目的實不僅限於

物質方面，與客棧不同；它還有更高尙更理想的用意，曰促進世界大同，聯歡各種民族，打破國際畛域，交換東西文化等等。相傳萬國公寓的動機有這樣動人的一樁故事：差不多三十年前有一天早晨，哈利愛德門 Harry Edmonds 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門前石階上和一個中國學生頂頭撞，愛先生和言悅色地說了一聲「早安！」那個中國學生也答禮，兩人停住足步交談起來。當下愛先生知悉這位異國青年來到紐約才三星期，隻身孤影，舉目無親。愛先生事後有感，特去把紐約的外國學生做了一個調查，發覺他們的生活太枯寂了，課餘與美國家庭也太沒有親近的機會。於是愛先生和他的太太漸漸時常邀請外國男女學生，於每星期尾分組去郊外他們的別墅裏圍爐茶敘，使這班做客他鄉的青年們得到一點家庭樂趣。久而久之，愛先生居然贏得財主小洛氏 John D. Rockefeller Jr. 的同情，慨捐基金一千萬元，於是購地興工，建造萬國公寓，愛先生和愛太太說：「我們夢想中的大廈現在實現了！」

目前萬國公寓中常年寓公有五百位左右，其中多至五六十種不同的國籍，從阿米尼亞到加拿大，從秘魯到挪威，五色洋人，無不備收，而中國學生總佔最大多數，在量的方面說，除美國人自己約佔全寓四分之一外，中國代表團常列第一。不過從紐約全城將

近二百的中國學生總數來算，每年住萬國公寓者平均二三十人，實在也不算多。這二三十人中間可分數類：（一）女生，（二）紐約大學學生，（三）愛交際喜活動的，（四）初來美的。女生因為單身住在外面不便；N. Y. U. 學生因該校與哥大不同，自己沒有相當宿舍設備；初來美的因人地生疏投宿這裏最省事，一年半載後多半遷地為良。祇有愛交際，有金錢，時間與精神，去作國際醇醉的乃是萬國公寓的忠實信徒。

萬國公寓宿舍分男女兩部，各不相犯。當然，置身於這樣一所以博愛大同為前提的寓所裏，無論男女都得肩起相當國際責任，不應閉關自守只管日圖三餐夜圖一宿。所以從清早起身，在盥洗室裏同你左隔壁的波斯矮子說了「早安」，和右隔壁的德國老頭問聲「您好」以後，你就得隨時隨地牢牢記住：你是代表祖國在這個大國際集團中的一份子；你應該和同寓的多多談話，多多表示親善；你不要舉動失檢有辱國體；你應該這樣，你不要那樣——可是事實上一切做得到與否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國際友誼，男女交歡的中心點，是一進萬國公寓那旋轉的大門裏面那間大客廳。在這裏有幽黯的燈光，歐洲風味的壁畫，和深綠色的地毯。東一堆西一羣都是男男女女，埋身在軟沙發和高背椅中，有的高談闊論旁若無人，有的嘻皮涎臉，有的喁喁私語，有

的目光灼灼東張西望，也不知道誰是在討論國際問題，誰是在吊外國膀子。在一壁廂又會有一大堆男女簇擁着夏威夷美少年，斜倚樓梯欄杆，手彈洋琵琶，齊聲唱情歌，其意洋洋，其樂融融，大家自覺充滿浪漫精神，異國情調，好似是銀幕中人，不知世間疾苦一般。

到了吃飯時間你也不必出門去找餐館，公寓下層有的是「咖啡得利亞」Cafeteria，大家排列成行，端了木盤，恍惚等施粥的樣子，挨次沿着櫃台走過去，愛吃匈牙利「狗拉矢」Goulash，或支那雜碎，或法蘭西冷碟均可，只要按照即日菜單配合了拿，門外漢跑來一餐 à la carte 拿了七毛九之多，正足以表示他不是萬國公寓裏的寓公。端了滿滿一盤後，你搖搖晃晃走進餐室，同時放開眼光四下去搜尋你熟識的美國姑娘或日本少女，好一面吃飯一面交換文化，促進大同，莫辜負了這萬國公寓的良辰美景。你的熟人若找不到，在四座歡笑與三人絃樂隊拉奏「蔚藍的多瑙河」華爾資的聲浪中，你也可以放胆插入任誰棹上攀談，因為這是國際生活裏所容許的，不過嘗試的成功與否，却要視你個人臉皮老嫩與夫社交手腕高下而定。

萬國公寓裏的設備除客廳，食堂外還有吸煙室，可在內閱報，談天，打 Bridge，

着棋。又有A B C三間會議室連帶小廚房，可為各國團體自己茶會之用，同一晚上，中國學生基督教青年會月會在C室裏討論「宗教與共產主義在中國」，隔着板壁透過來一陣陣加厘鷄的香味，原來是印度同學在A B兩間裏大開其懇親會。公寓裏又有大禮堂，體育館，圖書館，音樂室，衛生處，雜貨舖，理髮館，成衣舖等等，真可謂物質的享受應有盡有。

公寓裏面除了讓各人自動發展之外，還有訂定的「星期節目」，包含每星期三次的茶會，有時在樓下的大廳，有時在精緻的「家庭室」Home Room內，每次茶會輪流由各國單位做主人，盡招待之責。每星期日晚又有聚餐，目的在使全寓會員大集會一次，不用說這更是公開社交的良機，這晚餐是不要錢的（包括在一年七元的會費中，）所以菜是非常整腳，而且粥少僧多，因要達到履寫交錯，男女雜沓的宗旨，所以並不派定坐位，後至者往往向隅。餐畢有音樂及演講節目，前者因公寓鄰近有名的瞿麗亞音樂院 Juilliard Music School，不怕沒有能手担任；後者多請名人演講國際時事問題，這個星期是哥大教育學院教授，下個星期是法國著名新聞記者。記得有一次當中日關係緊張之際，公寓當局請得美國駐華大使詹生氏演講，萬國男女洗耳恭聽，不料詹大使站起來

却口齒不清，草草了事地談了一談北京的磁器，結果大家面上表示十二分的失望。

每二星期公寓又舉行跳舞會一次，通告上言明可以不用約定舞伴加入，多麼美！可是事實上沒有舞伴而交際不廣，相貌不揚，舞術不嫻，國籍不對的朋友，往往有碰釘子的危險。一年一度，公寓裏又有各種應時的游藝會，如十一月的鬼節 Halloween Party，二月的華盛頓誕辰 Washington Ball，以及「國家夜」National Nights，「國際夜」International Night 種種。前者是一國單獨的表演；後者是各國湊合的節目。去年夏天有一次「國際夜」主題叫做「業餘無線電廣播」，台上假設廣播電台，節目中有美國的滑稽歌劇，南菲洲土人的戰歌，德國的口技，瑞士的民曲，美不勝收。為民族爭光，表揚固有文化，中國也不甘後人，只苦於留學生中人才缺乏，急切覓不到歌喉，祇好編排一齣啞劇「木蘭從軍」上場表演，主席美國人作幽默語道：『本台廣播啞劇，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

萬國公寓的行政，不用說是一本民主自治精神，由各國單位按照人數多寡平均選派代表組成「學生理事會」Student Council，中國因人數多每年總佔三席。由理事會再推選一個執行委員會，每年定期開常會多少次，與公寓職員聯席討論事務，磋商改進方

針。可是開起會來，各國仕女都要逞能，往往爲了小事一場爭辯或半日空論，結果徒給觀者一種兒戲的印象，叫人明瞭爲何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也往往是白費唇舌，徒勞無功。

一九三五年的末一次常會終了，萬國公寓創辦人兼十年來的主持者愛德門先生告老退休，名義上是赴巴黎去計劃開辦一個 *Maison Française*，但實際上他顯然是沒有精神再幹下去。他後來弄到看見寓裏的中國學生連頭都懶得點一點，不要說三十年前那興奮的「早安」了。

真的，萬國公寓雖好，其「大飯店」與「俱樂部」式的生活却容易使你厭倦，使你忘却創辦人的初衷。有時你坐在公寓的客廳裏簡直恍如置身於一個大動物園。這邊走來一隻澳洲大駝鳥，趾高氣揚，一步頭一昂。那邊一堆菲列濱小猴子吱吱喳喳鬧個不休。前面又走過三五成羣的熱帶禽獸，也不知是墨西哥或 *Porto Rico* 等地運來的，羽毛鮮艷，性情浪蕩。一回頭又祇見非洲花斑馬，俄國熊，猶太鷹，印度蛇，土耳其野牛，而最多最普通的是美國土生的鷄。有雄鷄，自以爲鶴立鷄羣，左顧右盼不可一世；也有雌鷄，滿頭黃毛，啼聲咯咯，專一愛湊到異性異族中去；更多的是老母鷄，真所謂鷄皮

鶴髮，東一隻西一隻，四處覓食。弄得有人戲將公寓標語改作“*That Motherhood May Prevail*”（「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之義，不過不很雅）。你看公寓裏這一大羣雜色動物，雖然同處一籠（堂？），有時不免彼此混雜，彼此接近，但大體而言，各個仍舊是牢守着物以類聚的公式，互相炫耀，互相猜忌。你想到這裏，頭腦錯亂，精神疲倦，猛抬頭一看，壁上掛着前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題贈的匾額，赫然「四海兄弟」四個大字。你說：算了吧，我祇求一間安安生生的宿舍就完了。

（三）無線電城

「無線電城」這個地名你在地圖上是找不出的。我最初聽見這名字時，腦中立刻幻想到一種威爾斯式未來世界中的城市：天空中滿佈着飛機飛船，房屋與車輛通統流線式，四面八方一事一物無不運用電機，電傳影像，無線電廣播台，無線電收音機，觸目皆是，廿一世紀科學萬能的人生，偉大，不可思議……。可是長途汽車猛走出荷蘭地道，衝進紐約領域，把我的空中樓閣都給嚇跑，耳中方才那位紐周西省紐瓦克城下車的女太太的聲音還在：「喔，你是頭一趟到紐約嗎？非去看一看無線電城不可！」

可見「無線電城」充其量也不過是紐約遊客目標之一，並不是什麼未來世界中的理想城市。而我在紐約客居下來，無線電城也豈祇「看了一看」，簡直一次兩次三次多次地去巡禮過，它的一切對於我都是現實了，看慣了，應該不希罕了。可是誰能說不希罕？站在冲天高樓上，俯瞰一個包羅萬有變幻無窮的大都市，沉醉音樂院裏傾聽交響樂隊在火紅幔前狂奏 *Ravel's Bolero*……別忙，讓我從頭慢慢道來。

「無線電城」這個地名難怪你在地圖上找不出。它並不真是一個城市，祇是紐約市中心一簇灰白色四方形的高樓，樓有七八座，高至七十層，佔地十二英畝（在狹仄的滿海吞島上，這是很可觀的一塊地盤了）！城之一邊緊貼着嘈雜齷齪的六馬路，一邊俯視漂亮寬敞的五馬路，南北自四十八至五十一又控馭着四條街道——地產和建築，寫字間和商舖，戲院和餐館，科學和藝術，企業和娛樂——一股腦兒放在一起，這就叫做「無線電城」。好像中國名勝地方有所謂「樓外樓」與「天外天」一樣，無線電城當局也自己號稱爲「城內城」A City Within A City。

初來紐約城不多幾天，外面的景物尙叫我目不暇給，已被朋友引進了無線電城。這位朋友是供職中華民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館址正在無線電城核心的R. C. A. 大廈裏面，

我就乘此機會一窺這「城內城」的內幕。穩快的電梯把我們升到十四層樓。我們的領事館佔據了小小三間辦公室，地位雖稍嫌狹仄，但能在這樣俏皮新式的建築物中佔一席之地也很不錯了。探頭到窗外一瞧，斜對面又有一座大廈在建築中，鋼鐵骨架，鋼筋水泥，一天功夫驀地添高三四層，真是新時代人力勝天的奇觀。再低頭一看，窗前有一個日本式的小型花園，原來就是「萬國屋頂花園」的一部份，聽說中國也曾被請去造一個中國花園，因怕花費太大，所以至今付諸缺如。

普通遊客來見無線電城的第一面却不是中國領事館，而是我的朋友隨後領我去的「無線電城音樂院」。奇怪的是，所謂「音樂院」者實在不是音樂院而是電影院，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所做白晝夢的王宮。而我第一次遊無線電城的印象，現在回想起來也恍恍惚惚的，如同夢裏乾坤一樣罷了。

是到後來才漸漸知道無線電城的地理並不難懂，無線電城的歷史也不悠久。六年以前，煤油大王二世小洛基法羅與其他一班熱心公益的紐約人仕，發起在這熱鬧的商業中心區建設一所空前的大貿易場，目的在熔美術思想與拜金主義於一爐，於一九三〇年五月起大興土木，先是搗毀舊屋，隨後建築高樓，截至今日先後落成的有八座大廈，而在

計劃中的尙有好幾座。

這八座大廈組成無線電城主體，正式名稱是：「洛氏中心區」，以紀念其發起人及後台老板。全「城」分兩大部：靠六馬路這邊有四座房子，正中的就是前面已經提過的七十層樓八百五十呎高的「美國無線電聯合公司大廈」(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 Building)，巍然是整個無線電城的一個樞紐。這座房子的主要用場是租出去給人家做寫字間用，此外地面及地下兩層則為商店。你從旋轉的大門跨進來後，祇見大廳中人穿梭也似的來往，東一處西一堆的鄉下佬進城，一個個目瞪口呆看着牆上的壁畫，穿漂亮制服的嚮導口講指畫，好像整個無線電城都是他私人的財產一樣。你如不忙着找電梯上樓，也可以停住足步欣賞一下壁畫，因為這就是大廳中的主要裝飾。墨綠的大理石柱，烘托出乳色牆上深棕的壁畫，共有八幅，係出自兩人手筆。北邊一排乃是西班牙畫家 José Maria Sert 的作品，寫人類怎樣用智力去克服宇宙間的物質：第一幅表現機械的進化代替人力苦工，第二幅表現醫學昌明減去人間疾苦，第三幅寫釋放奴隸，第四幅寫消弭戰禍。畫中人物都是筋骨強硬，肌肉突兀，給你的印象是「力」勝於「美」。穿過一排一排的電梯到南邊甬道去看英國畫家 Frank Brangwyn 的壁畫，你

就會感覺到不同的作風，雖然這裏的四幅題材也是一樣，但筆觸則較爲細緻，色調也調和得多。

除了美術化的寫字間與商店外，這座大廈又有好幾處怡情悅性娛樂消遣的場合。最下層有一個紐約科學工業博物院，又有隨時更換的各種藝術展覽會，如全國攝影展覽，兒童圖畫展覽等等。在第十一層上，有一部份屋頂三萬方呎面積，闢爲「萬國花園」。方才我們窺到的「日本花園」就是這「萬國花園」之一角了。其他國家的園藝，在這裏代表的有英國，荷蘭，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及美洲土人等。樓下馬路上往來的行人仰頭看看這峭壁千仞的灰泥建築，一輩子也料不到上面還有這一塊千紅萬紫四季常青的勝地哩！

既名爲無線電城，無線電廣播的設備當然應有盡有的了。當然，這大廈中騰出有十層樓來專爲「國家廣播公司」的大本營。這是一個獨立門戶的機關，操縱WEAF與WJ兩個電台，內有音樂室三十五間，每天播送商品節目不下百餘種，也隨時有嚮導帶領遊客結隊觀光內幕各部。假如你此刻兩眼看倦了，自己也想活動一下，馬上可以搭電梯上六十五樓去，那裏有兩間華麗的跳舞廳，「彩虹室」與「彩虹閣」。在那裏你可以與

紐約的社交名流爲伍，一同享受高尚的夜生活。英國 Ray Nodie 先生的名貴樂班輕奏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Good-night, Sweetheart 等雅曲，加上雞尾酒的香味，五彩的燈光，旋轉的地板，窗外輝煌的夜景，對案淺笑的她，一切都使你頭暈目眩。好在你也不常有機會上這「彩虹室」去，因欲去非先有了大禮服以及合式的「她」不成。最後，你如果要想眺望滿海吞島全景，還可以更上五層，跑到七十樓無線電城的最高峯上面飽看一番。

RCA 大廈的左右兩邊就是無線電城中的兩家大戲院。一邊是全世界最大的「音樂院」，院內座位分四層，可容六千人，而且富麗堂皇四字當之無愧。所有壁畫，地毯，雕刻，裝飾，都是由美國名家巧匠設計，比無線電城其他各部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壯麗新奇的是院中舞台的外觀與構造。台寬一四四呎，深六十二呎，共分三部，可以各自升降自如，中間有一個直徑四十七呎的旋轉台面。前首還有一個可容七十五人的音樂壇，也可以用電力升降進退。舞台上方的屋頂係半圓蚌壳形，一層一層的隱藏着光芒，又如一幅旭日初升圖。在這屋頂輪廓之中垂懸着一幅金色巨幔，由十三架馬達的力量管束住，可以驟然整個扯露，把一台舞女赫然呈現在你眼前，也可以輕輕掀開一角請你偷看

一男一女相對情歌。同時，台的兩旁與屋頂的夾層中，藏着五光十色的電燈，依着戲情的需要放射在台上，有時白光一圈閃出引吭高歌的主角，有時幽黯的紫色掩着情人的私會，也有時萬道赤紅的火舌吐在金幔上襯出大吹大擂的交響樂隊，可以使你熱血騰沸。這樣的一所戲院，叫它做「音樂院」或尋常的電影院，真是不足以形容其萬一！雖然它每天節目是以影片為主，但決不祇限於此，現在讓我把一天的典型戲碼逐一報告一下吧：（一）你一進去坐下，祇聽見空氣中洋溢着大風琴的聲音，你錯疑這是什麼教堂在奏靈感聖樂，再一聽，却是有人在「無線電城音樂院」的大風琴上彈幾隻前奏曲而已。

（二）一陣掌聲燈光隱去，銀幕上映出新聞片，接着又是五彩卡通，不在話下。（三）電炬引着音樂壇冉冉上升，一個完整無缺的交響樂隊出現！指揮者Erno Rapee君舞弄着小棒，曲曲折折翻雲覆雨般，傳出「浮士德」歌劇的選奏，或Enesco的「羅馬尼亞狂想曲」。（四）樂聲乍去，舞影又現，幕啓處「音樂院趾舞團」表現一齣飄飄若仙的「水仙舞」，這時我們才實實足足地欣賞到近代舞台上光學與佈景的神妙。（五）金幔下垂，幕後閃出「音樂院歌詠團」，數十男音齊唱「流浪人之歌」，加上滑稽的化裝與做工，談諧可笑。（六）金幔再次上升，音樂改換了節拍，觀眾都屏息靜候壓軸的「音樂

院高射砲」登台。所謂「高射砲」Rockettes者，就是三十六名大腿舞的美女，以動作整齊步伐輕鬆著名，與剛才那「趾舞團」的體態輕盈舞姿曼妙又迥然不同了。今天「高射砲」表演的節目叫做「娘子軍大閱操」，還記得上禮拜的是「法國咖啡店女招待」，但無論她們扮做什麼模樣，舞些什麼新奇的步伐，最後總少不了一字排開在台前齊甩大腿，因那段是觀衆們鼓掌歡迎百看不厭的。(七)舞台之部終了，銀幕正式開放，映的片子又都是頭號新片，如新出的「戲船」Show Boat，秀蘭鄧波兒的「可憐富家女」The Poor Little Rich Girl等等，好歹早遲會與滬上仕女見面，此處也不必多贅。

(八)風琴又響，整個節目循環下去，總計一天自早晨十一點半起，映五次電影，排演四次舞台戲。你假若是有閒階級，可以花一次門票，成天價蹲在戲院裏過日子，好在裏面冬暖夏涼，而且有的是吸烟室可供閒坐。

這樣考究的一個戲院，去參觀它的後台應該多麼有味。可是後台禁地遊客止步，是輕易不開放的，用無線電城職員的幽默口吻說：除非你同洛基法羅先生夠交情才行！我和洛氏雖然素昧生平，但僥倖有一次却得到機會深入「音樂院」後台一遊，雖然「高射砲」的化粧室依然不得其門而入，但是站在舞台兩翼，自異常的角度靜觀前台後台各種

動作，也可算生平快事之一了。

與「音樂院」遙遙相對，當中隔着一座 R C A 大廈的，名叫「中央戲院」。這裏建築較小，可容看客三千七百位，但裝璜與設備並不較姊妹戲院爲遜色。它用來號召觀衆的也與「音樂院」不同。計自一九三四年九月起至翌年八月止，該院連續排演歌劇「偉大的華爾資」The Great Waltz；劇情述奧國音樂大家 Johann Strauss 父子的生平，以「蔚藍的多瑙河」一曲爲主題，吸引力因此甚大。本年新排英國名劇「白馬酒店」The White Horse Inn 也是一齣音樂歌舞戲，想開演之夕又要盛極一時」。

再講無線電城靠五馬路一部的房子，共有不列顛帝國大廈 British Empire Building、法蘭西大廈 La Maison Française、意大利大廈 Palazzo d'Italia、和萬國大廈 International Building 等幾座。雖然它們平均都較 R C A 大廈矮得多，但建築格式與材料却是一律的。三座外國房子專爲集中各國土產商店及輪船公司等用，屋上扯了各國國旗，窗內陳列各大輪船的模型；英國的瑪麗皇后號，法國的璣門地號，意大利的臘克斯號。至於萬國大廈，就是那最新落成的一座，高四十一層，有地道與 R C A 大廈相通。

在地面上，無線電城中心有一塊天井空地，叫做「洛基法羅方場」，有時亦稱「凹形方場」Sunken Plaza，把東西兩組房子分開。方場一端正對着七十層高樓的正門，另一端銜接着一條狹長的弄堂，位於英法二樓之間。方場的盡頭有一座「普米修士噴水池」，是用古銅製的希臘天神降臨凡間之像；方場的四週及弄堂中又有許多小噴水池。因為四圍房屋高聳，方場又特別低陷，在冬天行在弄堂中，祇聽耳邊狂風怒吼，好似置身於人造的「大穴巖」Grand Canyon 中一樣。熱天呢，當然特別涼快，無線電城當局就應時在方場上擺設桌椅，開一個露天酒館 Promenade Cafe，顧客可以在星光之下享受酒食和歌舞，使歡娛通宵的無線電城又生色不少。

據統計家說，無線電城的人口每天平均要超過十萬以上，有的去辦公，有的去娛樂。看了上述該城種種招徠方法，這個數目也不算驚人。所驚人的是假若你去按照無線電城廣告冊上替你按排的日程去遊玩，兩天遍遊下來，要花費你多少金洋。讓我們來粗略計算一下：總遊覽連帶上七十樓屋頂一元，國家無線電公司四毛，萬國花園四毛，音樂院八毛八，中央戲院三元，彩虹室十元以上，彩虹閣五元以上，露天酒館四元……啊呀，了不得！無線電城的生活程度要比世界第二大會的紐約城還高出十倍！

(四) 美國的幾種時髦雜誌

紐約客並不是想標榜自己，也不是要寫什麼人物誌，不過一時高興，在這裏談談自己愛讀的幾種美國雜誌而已。而且不敢做詳盡有系統的「美國定期刊物之研究」，那個談何容易！美國雜誌種類何慮千萬！有學者精研的美國國際公法學報，優生學研究，煤礦工程月刊等等；有少奶奶們常看的婦女家庭良友，好家政之類；也有女招待娘姨們愛讀的各種好萊塢電影迷畫報；還有剃頭店必備的警察彙報；更有家家戶戶人手一冊的星期六晚郵週報以及其他暢銷全國的各大刊物，真的費幾天幾夜功夫也數說不清。而且其中有大半是中國讀者知道的，也不用紐約客來曉舌。

且說那天秋日高照，起一個清早去中央公園西馬路五十號去拜望語堂先生，一談就談到中國的出版界，談到宇宙風，並獲讀西風創刊號，驚喜國內人仕對於西洋雜誌慢慢快有充分的認識了。西風的內容頗似此地的讀者彙刊 (Readers' Digest) 及活時代 (Living Age)，西風的風格又像受了此地紐約客 (The New Yorker) 的煙士披里純 (註：此紐約客係譯音，譯意應作紐約人，本談商標當無抄襲之嫌，特此聲明)。好，

就從紐約客說起吧。也許認識了幾種美國雜誌的本來面目，以後讀其文字的轉載或譯述可以更覺有趣些。

紐約客這個刊物，簡捷地一句話介紹，就是美國的笨拙Punch——如果你還不懂，我祇好加上一句道：是美國「幽默」刊物中的大師。可是它和英國笨拙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取材比較更活潑而切實，每星期四出版八九十頁一厚冊，內容不但包含談諧的詩文和諷刺的漫畫，而且還分門別類有許多專欄為讀者做紐約城的嚮導。比方說，今天你要帶你的女朋友上哪裏看戲，哪裏跳舞，哪裏吃飯；或者你自己要讀什麼新書，要到何處去看跑馬或賽球；或者你的太太要到什麼店家去買衣裳買首飾，紐約客都可以以老白相的資格來一一指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甚至什麼價錢，清清楚楚，你也不必再做洋盤了。

紐約客和上海的論語比較起來，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不但是幾位文人雅士頭腦中的結晶品，同時還是一個大規模商業化的出產物；它一面能使十萬多讀者捧腹，噴飯，以至於掩口葫蘆，一面還能替它的發行人每年淨賺六十萬元左右。誰敢再說美國人不是一個物質文明拜金主義的民族？就連在小品文字遊戲三昧之中，他們都不甘一天到晚喝東

南風或西北風，他們要的是子兒！

國內的編者先生們別忙，紐約客這刊物的成功祕訣且讓我來不自量力地解說一下。

紐約客有兩副面孔：編輯部和營業部。在編輯的方面，紐約客的宗旨是純粹貴族化，是要編一本高級興趣的幽默週刊，幽默的程度是要一般人，大衆，所不能欣賞的，是要出一種世界第一大都會裏中上階級的讀物，而不想俯就全美一萬二千萬同胞的需要。所以紐約客初創時的口號公然是：「鄉下佬請不必閱讀本刊！」(Not edited for the old lady in dubuque)。這種消極的編輯方針，看似很危險，其實也真危險，紐約客創刊的第一年(一九二五)，讀者每期平均不到八千(在美國數字中這算是微乎其微的了)，不但紐約的中上階級不來過問，就連紐約客自己的貴族化也做得不到家，圖文的取材既不豐富，幽默的作家也難於搜羅。可是主辦人洛士(Harold Ross)抱定宗旨，努力幹下去。據說正當紐約客準備壽終正寢之際，忽然來了一個轉機，一位富家小姐社交之花投來一篇稿子名叫「我們爲什麼要上跳舞場去？」裏面說爲什麼像她那樣規矩矩上等人家小姐專一喜歡到跳舞場夜總會一流場合去解悶，就是因爲交際場中常同她們來往的那班少爺們都是傻瓜。這篇文章今日翻出來看看也嘸啥希奇，可是說也奇怪，當時一經刊登

出來，派克路一帶名門望族登時滿城風雨的引爲談助，從此以後紐約客也就跟着那歐戰後的繁榮時代蓬蓬勃勃興旺起來，一直到一九二九年經濟恐慌百業不景氣，而紐約客却依然一紙風行下去，今年的銷路達到十二萬五千之數。

再講營業方面，一種雜誌光靠推銷收入，在新聞經濟學原理上，誰也知道是不夠的。紐約客自從博得紐約貴族階級的青睞，又逐漸充實了雜誌內容，達到編輯初衷，然後就用這個做出發點去吸收它生命的泉源——廣告。紐約客招徠廣告的原理很簡單，明知道有許多商店是專門做紐約中上階級生意的，它們在那些銷行全國的大雜誌和報紙上登起廣告來很不值得。比方時裝（Vogue）雜誌每期每頁的廣告費是一千五百元，但該誌在紐約一處的銷數祇有二萬八千；紐約時報每天每頁廣告費二千一百三十一元，但是它那四十餘萬讀者裏面上中下三個階級都齊備。反之，紐約客的銷路總數雖不大，但却集中在一地的；它的讀者雖不多，却差不多是清一色的紐約中上階級，五馬路各店舖的常年主顧。再加之紐約客的廣告價目每期每頁祇收五百五十元，難怪派卡汽車，可龍香水，白蘭地酒，珠寶商，時裝公司，大飯店等都來大登廣告，認爲花費少而收效宏了。結果一九三四年紐約客竟然造成數十年來美國週刊界的空前新紀錄：在六個月的統

計中它的廣告篇幅比最有名牌子最硬的星期六晚郵週報還要多些！

生意經也談夠了，紐約客的個性似乎還未表現出來。該誌的商標是創刊號封面畫中一位十九世紀紐約花花公子模樣的人物，峨冠博帶，手舉單眼鏡去仔細端詳一隻花蝴蝶，高傲的神情顯於顏色。直到現在每年二月間紐約客的週年紀念號總規把它翻印出來做封面，因為這位公子哥兒十足代表全雜誌的貴族氣派——不單廣告欄中物質貴族化，而且文字圖畫中流露出貴族化的機智，貴族化的幽默。紐約客是深知「罵人的藝術」的，他的笑話諷而不虐，他的談吐雅而不俗，他的漫畫（紐約客向來不用照片）則從無猥褻的表現。講到紐約客的身價，每期祇要一毛五，在這一點看去倒可算是很平民化的了。

以俏皮（smart）時髦（sophisticated）二字為主題的美國刊物，除了紐約客以外本來還有虛榮市（Vanity Fair）一種，頗風行一時。榮虛市因為是畫報式的，內容更加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每期刊登許多全面的美術人像，電影舞台明星，政界要人，以及紅運動家，都有出風頭的機會。可是在虛榮市上出風頭亦有它相當的代價，就是弄得^{不巧}他們也會用惡形惡狀的肖像漫畫（Caricatures）來挖苦你。記得去年有一期在

日本被禁了，就是因爲裏面把昭和天皇畫做一個黃包車夫，拉了諾貝爾和平獎金往家裏跑。這不幸事件發生後，虛榮市的編者說：我們的羅斯福總統，每逢我們登他一張漫畫像還非常高興，特將該一期多買幾本分送親友哩！

虛榮市的文字不重幽默小品而專載各種特寫，如「記英國青年外相艾登」，「有色電影研究」等文章。但我所記得該誌最突梯滑稽圖文並茂的，可算那連續幾期登載的「絕不會發生的訪問記」。被捉弄的人物中有：（一）節育家山額夫人訪問一胎五女的第昂太太，（二）阿王哈利塞拉西訪問黑人拳鬥常勝將左魯易士，（三）離婚最多的女明星喬靄絲訪問愛情顧問老處女狄司女士，其餘多種也都是鉤心鬥角想入非非之作。當時上海某畫報（英名 *Shanghai Miscellany* 的），大約也竊喜這題材新穎可取，請張振宇君仿那位西班牙漫畫家的筆法，繪出許多「難得碰頭」的笑話，虛榮市編者見了大爲詫異，曾轉載一幅「蔣介石與墨索里尼」，其餘的我都無從得見。

可惜這個號稱「由萬花筒內觀看摩登人生」的虛榮市大概因爲每期成本過鉅，營業算盤打得沒有紐約客那樣精，從今年三月號起已併入同一家公司出版的時裝雜誌裏，不再單獨刊行了。

在紐約雜誌攤上取虛榮市地位而代之者，誰都承認是出世不滿三年的老爺（Esquire）。

十年以前，蓄意要貴族化以適應大都市口胃的紐約客，而今已差不多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了。真正貴族化的刊物，目前誰也都尊一聲是老爺。第一，它的外貌是重磅道林紙十開本二百餘頁精印一厚冊。第二，它也有標語，它的標語叫做「專爲男人看的雜誌」（The Magazine for Men）。這是心理作用，因爲越是不許女人閱讀，女人就越是要讀。老爺銷數四十三萬份，讀者四，六八七，〇〇〇人（據該誌「用科學方法」推算謂平均每份讀者有十·九人），其中就已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女人。第三，它的內容倒也名副其實，不愧男性讀物。老爺的嗜好很多，老爺愛講究衣服，愛賞鑒名畫，愛喝陳酒，愛開流線式跑車，愛打獵及其他各種運動——但老爺所最愛的還是女人，愛玩弄女人，有時還不妨帶這麼一點兒侮辱女性的勁兒。

在形式上老爺也不能免俗，每期劃分文章，小說，諷刺，藝術，詩詞，體育，專欄，攝影，漫畫幾部。但最特色最觸目的無疑要算漫畫。通常雜誌編者總以漫畫做補白插圖之用，但老爺却給每幅漫畫以全面篇幅；通常編者總祇想到用黑白線條漫畫，但老爺却不惜小題大作用五彩渲染起來。所以你打開這本雜誌來一瞧，差不多每隔一頁就得

大笑三聲。講到這許多漫畫的作家都有一定的，作品每期出現，各有各的特殊風俗，各有各的拿手題材，如（一）大資本家與女書記吊膀子題材，（二）阿拉伯胖酋長後宮羣妃題材，（三）水手及鹹水妹題材，（四）醫生與女病人題材，（五）男女同學題材，（六）女人偷漢題材，（七）女人生產題材，等等。

可是老爺每期連登，最使人先觀爲快，最令人愛不忍釋的一幅畫，不是以上所述幾種，而是白提（Patty）君的工筆美女畫。其畫也，有時蟬翼紗衫若隱若現，有時玉體半裸橫陳紙上。其意也，有時靈犀一點妙在其中，有時音在絃外大費思索。總之，老爺之不脛而走，白提君的美女與有力焉。去年美國第一流莊嚴學府普林士頓大學，畢業班全班投票公認他們所最喜愛的古今畫家，以十七世紀荷蘭大師 Rembrandt 列第一，白提君列第二，由此觀之，美女漫畫之魔力大矣哉。

可是一家之中老爺背下翻閱，少爺床頭私看的東西，太太總不見得是贊成的。因此老爺雜誌的編者三年來所收到責難的信函也不知多少，什麼「有傷風化」啊，什麼「不堪入目」啊，每月鬧個不休。老爺的編者大都嗤之以鼻滿不在乎，有時罵急了，編者欄的答案是：「老爺的壞處不怪老爺而怪產生老爺這種刊物的時代！」又有時自己辯護

說，漫畫不過是老爺吸引人的工具，就如同女人脂粉一樣的功用，老爺的其他各欄也自不乏硬性有價值的文字哩。我們翻開每期的目錄，常見有 F. Scott Fitzgerald, Ernest Hemingway, John Dos Passos 等大文豪，Picasso 等名畫家的姓名，也可見編者不是在那裏吹牛了。

無論如何，銷路的多少，營業的盈虧，是一種刊物最準確的批評。無疑在這一點上，老爺的地位是蒸蒸日上的。它現在不但能自誇爲「最有傳染性的雜誌」，而且目前又在籌備出版一種的姊妹刊物名爲王冠 (Coronet) 的，準備去達到美國雜誌界富麗堂皇四字

字的最高峯。

題目中的「及其他」祇好略舉名目，聊備一格吧。與虛榮市相近但專重介紹百老匯的戲園，電影院，夜總會等娛樂的有舞台 (Stage) 雜誌；比紐約客較低一級的還有人生 (Life)，判官 (Judge) 兩種，側重於無理取鬧的笑話；吧哩呼 (Ballyhoo)，胡鬧 (Hooley) 兩種，側重曲線美的漫畫；介乎老爺與吧哩呼之間的有大學幽默 (College Humor)；抵制紐約客與老爺的，則有紐約婦女 (The New York Woman) 和瑪丹摩賽 (Mademoiselle)。

金山筆記

問筆

遊美的叫着鍍金。最初去新大陸鍍金，不是學生，而是工人：他們爲了金山的礦。在他們中間，固然也有的發了財，落了美國籍，但大多數則葬身在三十幾年前的金山大地震之下了。學生當然不同：所謂鍍金，是每年化國家或者父兄的幾千金錢，把自己裝成一個不中不西的菩薩，好在回國之後，讓一般善男信女來供奉香火，收他們的紙燭錢的。我也是這麼一個菩薩。雖然在五年之內，鍍去了國家一萬多金，自愧身心都還是泥的，一點不赫然。然而回國之後，香火仍然有人供奉。對於一般求籤問卦的既不好白拿他們的紙燭錢，便只得把自己在鍍金時期的一些零碎印象寫了出來，作爲籤詞與卦符。靈與不靈，那我就不管了。

(一) 西亞圖兜風

船抵西亞圖，便到了我們所盼望的新大陸。

西亞圖是美國西北部一個重要的商港。而我們湊巧是第一批在這裏上岸的中國學生。於是當地的市政府看準了我們是不可多得的主顧，在我們上岸後不久，便帶着一點有的國家歡迎什麼調查團之類的熱忱，派了十幾輛寬敞的汽車，領我們到全市兜風。

十幾天前，我們會遊覽過橫濱和東京。我們覺得，在有些方面，橫濱和東京固然比上海整潔，精緻，但根本上那街面的風景是和上海沒有多少兩樣的。

西亞圖給我們的印象却完全不同。最令我們看不慣的，街道上沒有人拉的車子，沒有叫賣的鑼鼓聲音，也沒有拖着脚步，嘈雜溜蕩的人羣。只見到處都是汽車電車，轟轟然地去，轟轟然地來，單調極了。同時，那些立體的建築，柏油的馬路，便是走着也像在跑的美國人，都是那般高大，寬整，雄偉，使我們覺得彷彿走進了一個大人國，在這裏是不會有誰為一兩銅板斤斤計較的。

叫人羨慕的是那些依山望海的住宅，全是些富麗的樓房。每一家門前都有那麼一塊綠盈盈的草地，草地周圍培植着各種高貴的花木。柏油的馬路，像一條一條青色的緞帶，鑲着綠枝綠葉，在山腰上盤繞，從住宅牽到住宅。看山，山是一團翠綠；望水，水

是一遍碧藍。所謂天堂，所謂樂園，大約也不過這樣了。

我想，住在這裏的人，如果自命爲是上帝的百分之百的選種，那是可以原諒的。

只是，也像有的國家招待什麼調查團之類一樣，西亞圖的市政府沒有領我們兜一兜那些山脚下的工人住所以及外籍僑民的窩子。

(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西亞圖的市政府請我們兜過風，他們的商會爲表示更鄭重的歡迎請我們去吃大餐。走進商會的客廳，招待我們的，除鼓腹的商人及有禮貌的牧士，紳士等外，幾乎全是中年的婦人及老太婆。初上來我狠驚訝。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商人們有的是老婆，而牧士及紳士們有的是母親；女兒當然也是有的，許是太小，只好留在家裏了。

飯廳裏擺設得頗輝煌。懸空絞着紙綵，掛着幾溜萬國的國旗；每一盞電燈上都罩着繡花的燈籠，每一個花瓶裏都插着時季的鮮花。一座尺把高半圓形的禮台靠着北牆，牆上橫着一塊長方的白布，上面寫着一排英文字：「我們誠懇地歡迎中國學生。」中美兩國的國旗就在這白布上交叉着，他們的邊緣同時微微地飄蕩，看去果然是很親善。

主客應酬了一會，大家坐下來吃大餐。我們桌上的主人是一位中年的婦人，發育得極肥。那露着的手膀，怕要粗過你我的腿子。那一對隆隆膨起的乳峯，使你覺得，美國人之所以個個都長得那般高大是不無原因的。有一件，那擁着雙下巴的嘴却很小，而且會說。這是像流水一樣在和我們談話。難爲情的是坐在她左右手的兩個中國學生。刀叉本來使得不靈，又怕擠着她的膀子；嘴裏一方面要咀嚼，一方面又要答話；於是眼看着一盤青脆的烤子雞，沒有吃到一半便放棄了。連我都替他們可惜。

實在呢，我自己就沒有吃飽。這並不是說主人吝嗇，菜辦得太少。至少麵包和牛油總是有的，然而侍役却不多給。便是多給了，我們也不得閒吃。主人們落了刀叉，有的是已經上了禮台，作客的總不好過於饕餮吧。我們中國人吃酒席，儘管吃那麼半天整夜，在美國是絕對不行的。他們要節省時間，時間便是金錢。

商會的會長致歡迎詞：『我們最敬重的客人，西亞圖覺得很榮幸，能夠有你們這許多中國的青年學生照顧她。』他停頓着，捧了捧他那鼓似的肚子。他把西亞圖的發達史從長敘述了一番。然後：『諸位看，我們西亞圖的歷史還不過四十幾年，而在這期限當中，進步的是這般快，如今却要算是我國一個最繁盛的商港了。我們現在有許多製造品

是專輸到貴國去的，我們也由貴國運進來各種的原料。這兩利的國際商業，很用得着諸位將來的贊助。」他又停頓着捧了他那鼓似的肚子。「我們是共和國，貴國也是共和國，她們應該在一切國際的事業上攜着手走，尤其是在商業上。」這一次沒有捧肚子，他抓了抓他的大頭。「現在我代表本地的商會，祝諸位在我們這裏一切成功。盼望諸位願意留在西亞圖的留在這裏，不能留在這裏的，別要忘記了西亞圖。」

接着，華盛頓省立大學的校長把他的大學着實給我們介紹了一番。說她的歷史的光榮和西亞圖一樣長，說她在美國學術上的供獻不得比任何大學短；而尤其令她出名的是商業，經濟，銀行，及國外貿易等學科。此外，她的校舍的優美，設備的富麗，在西美也要算首屈一指。他盼望我們一百多中國學生都進華盛頓省立大學；他是非常歡迎的。

最後是這大學的東方文字學教授雷目氏演說。人很老了，鬍子及頭髮全是白的。老年人多少有點老癖。於是他把我們古老的中國，十分崇拜地頌揚了一番。他說我們不只有四千年不斷的歷史，可以在世界各國裏自豪，而我們文化的優美，確實也有超越旁的民族的地方。這文化是精神的。在古代只有希臘可比；在現代正好補救他們西方物質文化的流弊。我們的倫理是世界裏最高的；我們的文字，藝術是世界裏最美的。他說道：

「諸位便是這文化的代表者。你們固然是來留學的，也同時是來宣教的，你們負着兩重的使命。我們這功利主義的國家，正用得着你們來調劑一下。記得，你們便是東方文化的代表者。」

聽到這裏，多少留學生豎起耳朵，伸長了頸子，昂然左右顧，宛然在給那些主人說：「你們瞧，我們是東方文化的代表者。你們代表什麼？」

替我們致謝辭的是一個小小的哲學生。他按着雷目氏的意思，把什麼東方文化，西方文化，什麼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又是什麼他們就要結婚，我們就是媒人等等從長發揮了一番。說得比媒婆的嘴還流利。

不錯，我們是媒人，他很確實地指定了。至於誰是郎君，誰是處女，他却始終沒有敢提一個字。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把他和那位商會的會長仔細比較一下，他和會長果然都不愧爲東西兩文化的道地代表。會長的大頭，肉閃閃的臉頰，鼓出的肚子，確實算得上物質文明的結晶。我們的哲學生哩，高不過五英尺，重不到一百磅，瘦小的身子，慘白的臉，滿口的文化哲學，說是精神的實不爲過。只是一件：如果會長尋開心，猛地向我們哲學生的身上一倒，那他可掙扎不起來了。

女學生也推舉了一個代表致謝詞。她說：『我們都是上帝的子孫。上帝祝福一切的人種，那是不分黃白的。我盼望我們愛上帝，也愛所有的人類。只有愛才能增進世界的幸福及和平。』

究竟女學生不同：滿口滿腹都是愛。

散會後，一個同學對我說：『今天總算我們出風頭了，兩位代表的英文都說得極漂亮。』

我沒有回答他，覺得肚子有些餓，頰上有些發熱。

(三) 上帝與薩坦

我們在西亞圖停留的第二天是星期。本地的聖公會便邀我們去作禮拜。『是的，一百幾十個中國學生，大都是沒有信仰的，那能輕易讓他們過去？縱然一時不受堂裏的洗禮，也得聆聆我的教訓，呼吸一點教堂的空氣。』——會裏的牧師大約這樣想。我們呢，初到人家的國裏，作客一般，當然不好拂人家的情面，到時也就全去了。

好一大批怪物！也許有人想：『那裏來的這許多洋鬼子？』一個一個都是黑頭髮，

塌鼻子，矮小的身材，聳着很高的顴骨，帶着病黃的皮色。就這樣，我們在教堂的前部一順坐了十來排。在誠虔的紳士及太太們或者要驚訝地問：『莫不是薩坦要和上帝宣戰吧？』

然而十來分鐘過去了，我們並不會和上帝宣戰。而且牧師在他的禱告詞裏分明地說，『我們仁慈的天父，願主也祝福這些中國學生，俾他們日後回到中國時，也好傳播主的福音。』這便鎮住了許多人的虛驚。

然後，十幾個年青的女子，一律潔白的衣裙，迎着風琴的演奏，從對樓唱出讚美聖靈的歌。堂內是那般莊嚴，肅靜，歌聲是那般悠揚，清麗，我們都覺得飄飄然，宛然是置身在天上了。

她們唱罷，牧師走到壇前講道。這是一個瘦長的中年人，一臉的酒刺和皺紋，很像一條晚熟的黃瓜。嗓子呢，實在好。低的時候，好像黃昏後從枯枝中吹出來的一陣微風，使你覺得到，却聽不到。然而就在你伸長了耳朵去聽到的時候，這風勢忽然一轉，接着便愈吹愈大，愈大愈吹，直到最後，簡直像起了一陣大風暴，吹得你耳膜震蕩着，想不聽而不能。

當然的，他並不是想震破我們的耳膜。不過，就在禮壇的兩側，有幾座大理石刻的聖像，他們的耳門全是塞着的。倘使聲浪不大，他們怎麼聽得進去？牧師想進天堂，據說，是全靠這些先聖引導的。

無論怎麼說，他的演講的才能，你我只好佩服。單說姿勢，那身體的俯仰，轉移，便不差絲毫角度。尤其是兩手食指的運用，我想，其熟練比一般國會的議員，只有過之，沒有不及的。有時他側向右，食指指在你的眼前，放低了聲音，使你僅能聽到地問你：『你幹不幹？你幹不幹？』緊接着便是一聲霹靂，『我問你——幹不幹？』然後他用同樣的姿勢問左邊的聽衆：『你看這是不是罪惡？你看這是不是罪惡？』緊接着又是一聲霹靂：『我問你——這是不是罪惡？』而這你字是叫的那般高，那般重，使你便是在打瞌睡也不能不吃驚地睜大了眼睛承受他的問子。堂裏的人到也都明白他的意思，沒有誰站起來回答他。

我哩，想是神經衰弱，覺得有些頭痛。於是也顧不了什麼教堂的禮儀，便放遠了眼光，去搜尋對樓上那些唱聖歌的女子。不料在這裏，我看見了一件開心的事。

內中有一個，遠遠地看去，長圓的臉，玫瑰色的雙頰，金黃的鬚髮，頗有幾分動人

的美麗。可是作怪，當我仔細注意她時，發現了她正在向誰使眼色。許是後樓上什麼人吧。怎麼樣使法，除非你會隔樓和什麼人使過，那簡直是無法形容。那一雙眼的擠弄，脈盼，睇視所表現出來的盡媚，瞋喜，假怒，實在令我跟不上。有時她把食指按在唇上，然後跟着嘴唇的一突，轉而向外，那麼輕輕地一點；這也許就是送吻。有時她把潔白的手帕凹在手掌內，成一個心葉形，貼在自己的胸前給對方看，彷彿是說：『你瞧我的心！』

我一點也不奇怪。我想起了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說是聽了蛇的引誘，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子，實際上不就是他們自己禁不住，便放大了膽子在上帝的面前講戀愛嗎？因此我想到我們年青人是永遠難得相信什麼上帝的。我們的情人便是我們的上帝。

牧師說，『讓我們全體默禱！』這才低下了她的頭，打斷了我的觀察。

我忽然想，管它，我也是上帝的子孫，於是也默禱道：『天父在上，我感謝你的仁慈，願你賜給我一個年青的愛人，那麼我下次禮拜主時，用不着塞住耳朵聽牧師講道了。』

(四) 黑人的心

由西亞圖南下到舊金山，船上的侍役一律都是黑人。初上船時，我很有些看不慣。在國內時，雖然曾經見過一兩個黑人，但距離既隔得遠，所得的印象也就模糊了。現在看見他們一個一個在潔白的制服上伸着烏黑的腦袋，眼前去，眼前來，總覺得那制服不是屬於他們的，是另外的什麼。偶爾注意到他們的整齊潔白的牙齒，我也疑心：這或者是特別鑲上的吧？當時我有這麼一點感想：像這樣一些黑漆一圈的鬼臉嘴，說是人類當中的劣種，是並不算冤枉的。

時候我們三個中國學生的是一個還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叫着吉美。他有一個結實的身體，和一雙黑溜溜的眼睛。留心到我在時常注意他，認為這是旅客的善意（其實我不過好奇罷了），一有了機會，他便找着我閒談。

初上來，他一口咬定我是一個日本學生。他的理由是，他在這船上服務了三年，從沒有見過一個中國人坐頭等艙。及至我把他的觀念改正之後，他說，『先生，我是很喜歡中國人的。』我問他爲什麼。他說，他住中學的時候，同班有一個中國學生，他們是

很要好的朋友。我不禁心下一驚：嘿，倒瞧這傢伙不起，還住過中學呢！

不但中學，接着他告訴我，便是大學也住過一年。我問他怎麼不繼續住下去。他搖頭說：『先生，那來這一筆學費，再說，像我們黑人，縱然把大學住畢業，又有什麼好處？譬如，這船上就有我們幾個同胞是大學畢業生，還不是照樣當侍役，賺四五十塊錢一個月？』

我表示有些不相信。

『唉，你先生一定是初次來美國，情形不熟悉。這裏是他們白人的世界，好的機會都是他們白人的，至於我們黑人，任你受過再高等的教育，你也得幹下賤的工作。我們不能參政啦，一切就得由他們安排。』

我故意問他，『不是他們說，一切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嗎？』

『平等！那全是說好聽的。記得幾年前，爲了我進大學的學費，在得克薩斯一個鎮市上工作的時候，曾經聽過一個牧師講道，說，「上帝創造白人與黑人是有意義的。白的象徵光明與美德，黑的象徵醜陋與罪惡。所以天堂是白人的，地獄是黑人的。這是天經地義。」當時我氣極了，馬上打斷了他的話，當堂罵了他一頓。第二天我便離開了那

鎮市。我不得不離開：牧師殺人是用不着刀和槍的。」停了一霎，他接着說：「說地獄是我們的，我不氣。我們黑人過的確實是地獄的生活。至於什麼醜陋與罪惡，哼，這幾年來，單是在這船上我就見的不少，可不是我們黑人的。」許是想起了什麼事體，他突然走開了。

在另外一次談話裏，他便把這些醜陋與罪惡的內容給我披露了一些。『你瞧船上這些白人，在白天一個一個都穿戴的整整齊齊的，全是正人君子。一到了深夜，你就想像不到他們會玩出一些什麼花樣來。單身旅行的男女，上船時本來不認識的。要不了三五天，他們便睡在一塊了。臨到抵岸，還是各走各的，裝做不認識。最有趣的是去年一件案子。一對新婚的夫妻到南方度蜜月。初上船時形容不盡的恩愛，誰不羨慕，不到一個星期，丈夫在深夜乘妻子睡着了，偷着出去和旁的一個女人幽會。次數一多，妻子自然察覺出來了。你猜她怎樣？她裝着不知道的，一點也不聲張。她就利用丈夫去和旁人幽會的时间，鈎引上了另外一個男子來和他睡覺，不料就在第二夜被丈夫闖破了他們的好情。兩個男子便在艙內大決鬥，竟致當場打死了一個。後來這案子鬧到法庭，連我們這裏一個同胞也牽連的坐了幾個月的牢，因為他受了那女人給他的五十塊錢。你看冤枉不

冤枉？你要在美國住上三年五年，這一類的事體有得看的，一點不希奇。」

吉美已經結了婚。他的女人在一個白人的家庭裏當廚娘，一個月也賺二三十塊錢，他們有一個兒子，在住小學，吉美說，他打算好好地集省一筆錢下來，讓這孩子一直住到大學畢業。

我笑着問他：「你不是說住完大學也沒什麼用嗎？」

「啊，那啦，那只是就我自己說，就我們這一代的人說。我認爲，到了我們的孩子成人的時候，世界一定會大變的。」

「你真地這麼相信？」

「爲什麼不？現在歐洲那邊不是說就有一個國家沒有絲毫人種成見嗎？」

我雖然覺得吉美過於樂觀，却沒有話好駁他。住地獄的人誰不想一步登上天堂？這是吉美的夢想。這夢想改正了我對於一切黑人的觀念。

(五) 唐人街

懷着關切和好奇的心情，急於想看一看自己的同胞在海外的樹植，一上了舊金山的

岸，便讓朋友領着去參觀唐人街。這也就像那些外國的水手，旅行客人，一到上海，就得逛逛外灘和南京路一樣。只是我沒有他們那種昂頭闊步的姿勢，我甚至於像一個等待判決的人，有點膽怯和心虛。

寬整的街道不過三四條。除來往的汽車，電車給他們一點熱鬧外，比外灘和南京路要冷清的多。沒有那許多雜沓的行人，也沒有當街攔着你向你兜攬一點生意的小販子。你看不見一個紅頭阿三的脸，也看不見坐着戰車在街面上衝闖自如的中國兵。店舖一律是兩三層樓的建築。一眼望去，可以說全是西式的。但抬頭一望，却給發現不少牌樓式的，天壇式的樓頂。當初承造這些樓房的人似乎有這麼一點意思：軀體儘可洋化，腦袋可得要是中國的。

最普通的營業是洗衣作，雜碎館，和古玩店。洗衣作的舖面比較窄小。因為一年四季洗的是髒東西，竟致這些舖面給你的印象也有些污穢。這營業的普遍不是偶然的。當初被招募到舊金山來的華工，整天忙着在礦井內挖掘，自然沒有時間來時常洗滌他們的身體和衣服。及至後來賺了錢安頓下來，相形之下，自覺實在沒有他們洋人乾淨，不免有些慚愧。於是有的便從洋人那兒把這洗衣的手藝學了過來，自己開作。原來的目的不

過是洗洗同胞的衣服。到後來，因為價格特別公道，洗熨也很認真，這營業便逐漸推廣到連不大乾淨的洋人也拿衣服給他們洗了。本錢不大，開消小，而出息也有一點：這就成了窮困華僑的一個正經行業。

所謂雜碎館就是中國菜館。大都掛着中英合璧的招牌，有着彫刻玲瓏的朱紅樓頂。這內中如杏花樓，共和樓，頤和園等，內部的裝璜比上海任何粵菜館子都要富麗。朱漆的梁柱彫着描金的龍鳳；匾壁上，極盡水彩色的鮮艷，畫着西湖，頤和園等等名勝的風景；每一堂屏風，每一條窗幃門幔，都刺繡着不同的花卉蟲鳥。一般女招待穿的是繡花緞子鑲寬邊的中國褂褲。這種種，乍看去，在富麗裏都顯得有些粗俗。但我後來一想，覺得這正是一般顧客所需要的烹調。當他們從單調的辦公室，通過嘈雜灰色的街道，走進這裏的時候，他們會頓覺走進了另外一個世界，魔術似的，天方夜譚的世界。疲乏了的五官，神志，既因為新奇的感觸而易於恢復原來的清醒，他們對於「雜碎」的口胃能夠不同時增進嗎？

「雜碎」的烹調法不外兩種，炒和煮，是很簡單的。材料確實很雜。小半是肉絲，大半是青蔥，香蕈，芹菜，綠豆芽等。調味用的是麻油和醬油。在我們吃去，味道是很

平常的，洋人却很喜歡。據說，這一味菜之所以出名，原先還是得力於李鴻章的宣傳。在吃膩了那些洋大人饗他的西餐之餘，有一次吃到這「雜碎」，也許是因爲廚子特別討好，他覺得好吃極了。於是抱着一點替同胞推廣營業的意思，每逢有什麼大的宴會，便在洋人的面前替他們吹噓。經他這麼一賞識，一般洋人認爲這既是中國偉人所喜歡吃的東西，好吃是一定的；而且吃它一吃，多這麼一個經驗，在賓朋中談起來，便可自豪地說，『我吶，我還吃過李鴻章的「雜碎」呢！』因此你也嘗試一下，我也嘗試一下，果然味道不錯。不久這「雜碎」便被他們吃成了中國菜的總名。你問他們什麼是中國菜，中國菜就是雜碎。這也好比華人吃西餐，自覺要比不吃西餐的華人偉大一點，便叫一切的西餐爲大菜一樣。

至於古玩，這是美國人所沒有的。他們只有各種的機器。當我們已經是唐人的時候，他們的祖宗還沒有出世呢！美國人是一個現代的民族，太年青了，他們需要一點古老的調劑；太科學了，他們需要一點藝術的陶冶。而我們的古瓷，刺繡，山水畫，種種精緻的小擺設，正好填補他們這兩方面的缺陷。這不僅可以替祖國挽回一部分的利權，而且也充分地表現了我們現代唐人的美德：說起來，便是到了海外，我們也還不愧爲孝

順的子孫。我們決不肯把我們自己的製作擺在我們祖宗的手工旁邊來一道出賣，來壓倒他們的價值，揚我們祖宗的醜。

這或者就是除開洗衣作，雜碎館，古玩店外，旁的營業都不怎麼發達的大原因。

據朋友說，這唐人街的歷史不過二十幾年。那些在四五十年前爲了舊金山的金礦而來的華工，大多數不是葬身在地震之下，便是被他們白種工人乘地震時的紛亂給大批地屠殺了。好在那時候美國還沒有頒佈什麼移民律，儘管死的很多，接着冒險而來的華僑也還是不少，所以終於給他們在這裏經營成功了這一帶唐人街。

現在呢？

『現在啊，』朋友繼續說，『如果你是黃人，想上這兒來經商作工，你得要化一大筆錢，讓那些在海船上服侍旅客的同胞把你裝在一隻大木箱內，像運私貨一樣地偷運上岸。想一想，在他們這關禁森嚴的國家，這是何等的難！然而就這樣，也還有拿生命來嘗試的人。前不久，本地的報紙就記載過一段事實。說是海關上扣留下來二十幾口偷運上岸的木箱。打開來一看，發現了每一口裏裝着一個中國人。這內中有四個是窒息死了，有六個生着重病，其餘的也瘦黃的不大像人。不用說，死的是扔下了海，活的依然

給裝回中國了。所以，你們看，現在住在這兒的同胞，全靠他們自己的繁殖。允不允許他們繼續繁殖下去，那又全靠他們白人的恩典。倘使這裏再來一個大地震——這並不是不可能——你們瞧這唐人街的命運吧！」

當天我離開了唐人街。

(六) 人家的學府

下了電車，朋友說，到了學校。我有一點驚訝。人力車，汽車來往於學校，我是見過的。至於電車也通行，這就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而且，一直坐電車來，並沒有看見經過什麼門、牆、或校警的崗位之類，可以證明是進了學校的。一面走着，朋友指點給我們看，那是教室，那是圖書館，那是體育館，那是教職員住宅，等等。問他那兒是學校與非學校的界限，他也說不清。因此，校舍看去固然是美麗的，這美麗却不是學校所獨有。便是房舍，學校的與非學校的也沒有多大分別；學校的只不過比較高大大一點罷了。你絕對不會生這種感想：學生住的是天堂，學校附近的居民却住的是地獄。於是我恍然大悟：其所以沒有門、牆、校警，原來是用不着。作官的防民，所以造城牆來把自

己圍着。如果官民不分，城牆也就多餘了。同樣的道理。

朋友發表他的意見，說是一個國家辦學校，應該讓社會的環境就是學校的環境；如果學校的環境例外地優美，而社會的却極惡劣，造就出來的人才一定是些軟骨頭。我不覺一驚。這樣的議論，在國內一般學者，教育家聽去，也許毫不新奇，但在我却是第一次。我舒展一下我週身的骨頭，瞪一眼朋友的臉，瞧他並沒有注意我，我放心了。

走了幾轉，碰着的學生很多；校警既沒有，校工也沒有看見一個。問朋友，朋友說，校工是少極了。學校的事體，凡是能用機器的地方就用機器。譬如上課下課吧，就是電力振鈴。不能用機器的地方，教職員學生自己動手。就只有時看見一個掃馬路的人，還斷不定他是不是一個校工。我又不免表示驚異。記得我們在國內住學校時，連吐一口痰在地板上，都是會有校工來收拾的。

但朋友告訴我們，就是這樣的學校，在美國許多大學中，還要算是貴族的。那些地方貴族呢？校產多，房子富麗，設備充足，學費大而學生的程度也比較高。我問朋友，一個私立的大學，不流而為「野雞」就是好的，反而能夠「貴族」，什麼原因？他說，在美國，私立的大學比公立的辦得好，倒是常事。著名的大學如哈佛，耶魯，支加哥，

科崙比亞等，都是私立的。原因很多。首先是經費充足。譬如說，我們這個S——D大學吧，基金就是一兩千萬，經費絕對不成問題。另外哩，是辦的認真。旁的不談，S——D大學辦了四五十年，只換過一次校長。前任校長之所以去職，並不是有什麼高就；人已七十幾，他告老了。至於在有的國家常鬧的什麼學潮，在他們這兒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事。這就證明人家的學校，不論公私，都辦上軌道了。

談到S——D大學創辦的歷史，朋友講了一段軼事。幾十年前，當南加州發現金礦的時候，S——D先生投資在這礦業裏，發了一筆大財。隨後他組織公司辦鐵路，又賺了錢；往後當省長，當國會議員，還是賺錢；於是他便成了西美的大資本家。不料錢不能救命，正當他夢想用金錢的力量候選美國總統的時候，他忽然得一個暴病死了。全部的財產便傳給了他的獨子。這獨子也正如一般富人的獨子一樣，從小就是一個花花公子。因為過於沉湎於淫佚的生活，還不到二十歲的年齡，便得了一個怪病，終於不治而死。他的母親S——D夫人，在傷慟之餘，迴想起當年丈夫致富所作的種種事體既不完全正當，而兒子又是因為有了來得不正當的財產，死在不正當的行爲裏，她忽然感悟到錢財的空虛，德行的重要。於是爲了自己良心上的安慰，她把兒子死後留下給她的財

產，幾乎是全部，用來捐建了這一個S——D大學。又有人說，她知道丈夫和兒子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罪人，她想因此贖他們的罪哩！

我說，她真要贖他們的罪，她就應該辦一個專為貧苦子弟而設的公費學校。

朋友覺得我太苛求了。像這樣的大學，每年要收學費三四百元美金，在一般被S——D先生剝削過的工人的子弟，固然是住不起，但單就S——D夫人說，以一個婦人而能這樣的慷慨，總算是一件難得的事。

我想到我們國內的一般財神，我再沒有什麼好駁朋友的話。

(七) 美國的聖誕節

我在美國過了三個聖誕節。一次在世界學生會，一次在賀爾教授的家中，另一次在黑黎士太太的住所。

世界學生會的會所是一間長方的大廳。靠南正中有一個壁爐。花梨木的爐架上，貼牆橫着一面大紅呢旗，上面繡着一排金色英文字：世界大同，人種平等。旗左掛着一幅金絲織成的孔子。據說，這是三十年前校中的軍事教官赫德生打拳匪時得來的。旗右掛

着一張墨畫的釋迦牟尼。會裏的書記山田一郎常說，這種傳神的名筆，只有在佛教昌盛的日本才創造得出來。馬亞打士以爲他這話是在有意嘲笑印度，於是在會裏時常對人說，畫儘管不錯，可惜畫的不是日本人。對過牆上掛着一張油畫的耶穌，一張穆罕默得的印板像。耶穌揚着頭，正在祈禱，彷彿是爲了孔子及釋迦牟尼的罪惡，他在求上帝恕宥他們，把他們也收入天堂似的。穆罕默得則拿着一本可蘭經，氣昂昂的，在向耶穌宣傳他的教意，似乎說：『你不必祈禱了，耶穌；聽我講吧！』兩溜萬國的國旗交叉在廳中，形形色色的，看他們聯聯絡絡的飄動，果然表現着親善及和平。

這一晚，每一個廳角安置着一顆七八尺高的聖誕節樹。碧綠的枝葉上吊着許許多多的小玩物：描金的十字架，銀箔箔的傀儡，可可糖製的小兔小雞小狗等等。又掛着許多紅紅綠綠的小燈籠，籠裏點着小蠟燭，放射各種顏色的光彩，照耀得滿樹輝煌。還有那壁爐裏的木柴，熊熊的燒着，一團帶松香的煖氣散出來，醞得一般人臉紅。

八點左右，會員及來賓差不多到齊了，會裏便舉行節禮。會長是一個美國女學生。她又是青年會的幹事，婦女解放運動會的會員。她致開會辭，說是聖誕節不單是屬於基督教徒的，也不單是屬於那一個民族，那一個人種的。他是一個世界的節日，是我們信

仰世界主義的人最應該歡樂的一天。惟有在這一天，我們才忘記了我們的分別，成見，猜疑，仇恨；惟有在這一天，我們在上帝的面前，在我主耶穌的面前，感覺到我們全是同等的『人』。這節日不只是一個儀式，也是一個精神，是我們靈魂的大匯合。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節日的精神永遠保持着，發揮下去，那所謂世界主義就不難在我們世界實現了。

接着是學校的牧師領着全體禱告，禱詞比平常特別長。其次是十來個女會員，穿着一身潔白的衣裙，合唱聖歌。然後會長走到廳中，談諧地說：『我們都還是孩子，都希望在這節夜收到一點禮物，吃的也好，穿的也好，玩的也好。我們是很淘氣的。我們不能本分地去躺在被褥裏，讓聖誕老人碰一鼻子的煙囪灰，然後給我們的小襪子裏裝上各種的好東西。不，我們等不得。所以我們現在就請聖誕老人出來散發我們所該得的禮物。』

聖誕老人拖着步履走進廳來，全身白；白髮，白鬍子，白羊皮毛的長袍。到了廳中，他卸下肩上的一個大口袋，放重聲音，給全體祝了福，便開始發禮物了。

首先接受禮物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黑臉，對眼，滿頭鬍鬚的印度青年，他最喜歡在

會裏演說，每一次演說總少不了甘地，太戈爾，及英國政府。他認為世界大同及人種平等的先決條件，非英國人滾出印度不可。好在會裏沒有英國學生，一切便由他說了。他的禮物是一部新在倫敦出版的英語發音學。會裏一般人認為他的演說，姿勢是很好的，可惜發音總不準確，令人難懂。他給大家唱了一首梵歌。

其次是薩佛帝，一個身材矮小，臉色深褐，有幾點麻子的菲利賓青年。在會裏算他的美國朋友最多。平素和他們走在一塊，他總是被夾在中間的。他曾在馬尼刺當過美以美會的牧師。因此學校附近的牧師及牧師太太們都很看重他，說他對於神學的研究，在附近找不着第二個。他常在教堂裏說，菲利賓只要有了天父和基督就夠了，獨立不獨立沒有好大關係。他的禮物是一座可以吃的冰糖製的禮拜堂。他給大家談了一個聖誕節的故事。

然後是林肯，一個臉色炭黑，耳目口鼻分不大清，而牙齒潔白的青年。對於過去及現在的白人，他只佩服一個，那就是林肯。在會裏，他很難得和美國學生談話，三K黨的黨員到處都是哩。他害怕。他的禮物是一盒連墨都可以敷白的撲粉。林肯自己並不擦粉，這是豫備他的愛人用的。他給大家談了一個笑話，結句是：『所以我們看，臉黑的

人，心是紅的；臉白的人，心却是黑的。」一個中國學生問他「我們臉黃的人，心是什麼顏色？」滿廳大笑。

就這樣，聖誕老人繼續把禮物發下去，一直到每一個人都有了禮物為止。

最後是跳舞。爲着跳舞，大家把廳裏重新佈置了一下。給地毯轉開，在地板上洒了舞粉。挨近每一顆聖誕節樹，添置了幾張條棹。上面擺了精美的糖食，上等的法國點心，整桶的冰結凌，整玻璃缸子的橘子羹，蘋果汁，可可辣等。電燈的光太强，在每一盞燈罩上圍了水紅的紗綢。柔媚的紅光瀉滿了一廳。不多時音樂隊進來，靠近鋼琴坐下調了一會音，便散出一派鋼琴，提琴，號角，銅笛，喇叭的合奏來。這是跳舞的前曲。

跳舞一開始，每一對男女都覺得他們是亞當和夏娃，而那大廳便是埃甸花園。誰也知道，在這一夜，即使他吃了知識樹上的果子，看見了自己的裸體，上帝也是不會把他趕出樂園的。

我自恨不會跳舞，於是把聖誕老人送給我的一件禮物——一本懷中筆記簿打開來翻了一翻，在上面寫了幾行中國字。

賀爾教授已經將近六十了。人瘦長，鬚髮全白。一臉慈祥的顏色裏，時常浮着那麼一個溫靜的微笑。額頂禿了一塊，放着光，就好像是晚年來智慧的閃爍。他很喜歡我們幾個中國學生。爲什麼？我不大明白。或者也和巴璧德教授一樣，把一生潛心在文學與人生的探討之後，看出我們中國的倫理有些很近人情的地方，於是把這一點喜歡，因物及人，移到我們幾個中國學生身上了。而我們，遠居異鄉，得着這老年人真誠的愛護，是把他當着我們的長者看待的。在聖誕節前，我們送了他幾件從中國帶來的禮物——刺繡，字畫，景泰藍的瓷器等。他喜歡極了。到了聖誕節前一晚，他請我們去過節。

雖然在大學裏教了二十幾年的書，他所積省下的似乎只是一身清貧。住屋是一所極普通的平房，有那麼四五間正房好用罷了。地方倒是幽靜的：後面是一帶葱綠的山脈，左右是人家的果樹林子。繞着房子，他種着不少的花木。

賀爾教授把我們迎進客廳，廳內已經點了燈。他說是我們的姓名不好記，又重新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夫人及女兒。介紹之後，取笑她們說：『盼望你們這一次記得，以後他們來玩時，不用我再「約翰」「斯密士」地介紹了。』

賀爾夫人是一個中等身材，略微有點胖的老年婦人。臉色渾厚，穿的衣服簡樸，看去像是從來沒有住過大城市的。賀爾小姐和我們同學，一切很像她母親。雖然還不過二十三四的年齡，許是因為生活的平凡，刻板，臉上已經沒有了少年人該有的光澤。因此她固然不難看，也沒有什麼動人的美麗。

賀爾教授這一家就只這麼三個大人。我們坐下之後，看着廳角那一顆金碧閃耀的聖誕節樹，枝葉上照樣吊着不少的小玩物，頓時感覺到這一家人生活的清淡，以及他們在這節夜所缺少的什麼了。一個家庭裏過年過節沒有孩子總歸是不熱鬧的。

賀爾教授陪着我們閒談了一會，賀爾小姐走進來，說是晚餐預備好了，請到裏面飯廳裏坐。我們跟着她走進飯廳，賀爾夫人已經站在餐棹的一端在等我們。餐棹是長方的。賀爾教授站了另一端，我們幾個年青人站在兩對過。大家站定之後，賀爾教授領着我們禱告。是幾句簡潔的禱詞，說得那麼虔誠，信任，又那麼尊嚴，有力，使我在那靜默的幾分鐘內，肅然感覺到了生命的神秘——自己的心靈赤子似的站在造物者的面前了。我想，或者當初耶穌傳教時的精神，在有的情況下，是和賀爾教授今晚的禱告沒有什麼兩樣的。

晚餐是賀爾夫人一個人親手烹調的。除牛油麵包，素菜湯以及幾樣副菜如馬鈴薯，菜心，番茄，水菓外，有一隻整個燒烤的火雞，雞肚內塞滿了板栗——這是過聖誕節的食品，有一鐵盤新鮮菌子燴的雞丁，有一塊聞着就香甜的，圓盤似的聖誕節餅。就這麼幾樣菜，比起我們在國內時逢時過節所吃的筵席，可以說是菲薄了。但是，迥然和我們的筵席不同的，味道來得醇正，深長；吃過後，使我們不但不覺得頭昏肚子痛，反感覺到一種開胃的滿足。就這一點說，美國人比我們善於過節多了。

餐間，賀爾小姐問我們中國人不過孔子的聖誕節。我們說，過是過的，只有儀式，沒有精神。賀爾夫人或者是一個清教徒吧，接着就說，『那也就和我們的許多教堂過聖誕，復活，昇天等節一樣，儀式是隆重的，精神全無，有什麼意義哩？耶穌自己就是反對這些繁文縟禮的。』賀爾教授看夫人把事體說得過於認真，帶笑的對她說：『親愛的，有多少牧師夫人趕得上你？要是每一個牧師在家裏都有這樣美味的烤火雞吃，他們也就不會去管那些儀式了。』在節日受着丈夫這樣的讚譽，賀爾夫人的臉色裏射出異常快樂的光彩。我想，要不是我們幾個異鄉之客在座，她會跑到餐棹的那一端去，樓住賀爾教授的頸子，作一個感激而又幸福的接吻了。

餐後，他們一家人陪着我們在客廳裏喝茶，吃糖果，閒談。談到我們中國人過新年，在我們敘述之後，賀爾教授說，『看來你們過年比我們過聖誕熱鬧多了』。接着他便藉題發揮他的人文主義，說是我們過年是家族，親戚，朋友的大團圓，所歡祝的是人與人的關係；這是倫理。他們過聖誕節是心靈的內省，是信仰的結合，所歡祝的是人與神的關係；這是宗教。倫理比宗教來得親切，宗教比倫理來得崇高，兩者都是我們人生不可少的。

賀爾夫人取笑丈夫道：『親愛的，你的這些大道理，還是留到課堂裏去講吧。我們今晚是過節呢！』

於是接着她談了一個聖誕節的故事，我們談了幾個過新年的故事。最後，賀爾小姐領着我們唱了幾則聖歌。我們告別出來時，已經十一點了，聽着各處教堂的鐘聲在那裏響，好比我們年夜放炮竹一樣。

×

×

×

×

×

至於黑黎士太太的聖誕節，那是一幕小小的悲劇。這故事讓我留着下一次聖誕節告訴你吧。

抵美印象

語堂

這真沒法，自離滬到美，經四十日，而途次竟未曾作一事。蓋我於旅行時往往不能思想，當思想時又復不能旅行。常聞作家著書，須先作長途旅行，藉以開拓眼界，啓發靈感，這個我看殊屬可笑。故鄉豈非也多事物，足供觀摩考察？並且，在骨子裏，各國人種豈還不是彼此一樣，美國女子補破襪子，豈有異於中國女子？美國女子豈不也是一樣喜歡討價還價，爭些便宜？真是事事如此不同，却又如此一樣。今晨餐後出外散步，見一婦人，襪子上面有一破洞，我心於以大慰，頓覺泰然，適如吾身仍居故國。

但你要我寫點抵美印象。我曾看見過些什麼了呢？讓我想一想看，唔，有了：我在輪上看見一個胖老婦人，竟然身上穿游泳衣，在坐憩室裏出現。我看見太平洋裏海水萬頃；水真有這麼多，因而火奴魯魯人士以太平洋形勢前途見詢，我答以太平洋將來定是還有這麼多的水，並且水裏的魚還將這麼多，然則誰還能獨霸太平洋麼？洋中之魚，豈

非比全球人類還多得多？人類魚族，同是上帝兒女，而上帝竟給魚以全球土地之三分之
二，人類却只三分之一。

水中魚族，說不定與人間一樣，也有爭權稱霸那類蠢事，妄自尊大，滿想教化人
家。說不定水中與水面上一樣，也有種種破壞，也有大魚吃小魚之強暴行爲，也有彼此
譏笑蔑視與夫侵略野心，也有人間一切爭鬥紛擾，而海底外交家與日內瓦諸君子一樣，
都睜目瞪眼，不能得一結局。二者之間，卽有不同，我想亦只魚族貧窮饑餓較少而已。

我此刻作文，乃在本薛凡尼亞州的友人家中。此間地形起伏，風景殊佳，且亦新
奇。諸物均呈綠色，美麗，與和平之象。此間有榆樹槭樹以及其他綠葉成陰之樹，而且
還有，你能置信麼，嚇，還有嫵嫵的柳枝。然這些都如此美麗新奇，而不本位化，我直
不能於這些上面起任何聯想。此刻我極思看見些能使我憶及故國與幼年之事的事物；而
亦是此刻我才悟出英國人爲何隨時總手提陽傘。比方我此刻身居此間，不能隨時可見大
塊石頭了。我看風景无石作點綴，直不能算風景。此間雖有大塊石頭，却全給樹林蔽
住；樹林大石，往往不能兼得，至少此間情形，確是如此。那 Delaware 河給我以一種
親切之感；只是當你經過浩浩乎的汽車路，而你一眼瞥見三二柳樹，如棄婦那樣頗不自

然地站在那裏，那時你心總得突然一跳。牠們只是長在那兒，孤苦伶仃，沒人理睬，可是還兀自擺動纖腰，隨風招展飛舞。所飛之舞自是溫靜和穆之舞，而不是Jazz，這個我想便是美國柳樹不受人歡迎之所以。

真的，我今身在美國了。在蘇俄人士看來，美國是罪惡之淵藪，亦是快樂之福地——資本主義使牠成爲地獄，機械文明又使牠成天堂。我知蘇俄共黨如今所崇拜的，除列甯外，其次便是熱水龍頭。集千萬人於紅場，集團洗澡，由史太林爲旋開龍頭，我看便是蘇聯所謂天堂。只以我是華人，我於集團洗澡，殊不能感興趣；我只以批評的態度，一邊羨慕資本主義，一邊亦喜歡機械文明而已。

美國豐衣足食，諸事安全；美國真有和平；我已說了，美國又有綠色美麗之原野，有產乳之母牛，有富於詩意之蓄雞農場，有榆樹槭樹，甚至亦有柳樹。總之美國物質方面，足使人們快樂一生。不錯，美國有失業，有生產過剩，只是失業與生產過剩，其本身並無罪過。將來總有一天，我們大家都去過剩生產，而又大家多少都有點閒工夫。你不致於去阻止機械之進步罷，而機械之進步便使生產愈加過剩，人類生活愈加悠閒，同時人之工作時間減少，而玩耍時間增多。事實上，機械總必使人人成爲有閒階級，能於

上午工作，而於下午玩耍。如今不論在資本主義國家，或是在共產主義國家，機械之數量總都日漸在增多；工作與閒暇之分配二點，總將同爲二種主義所注意之焦點。而「閒暇」必成爲各種文明的中心問題。可見機械文明並無多大錯處，而美國就站在這個文明的最前頭。

我前說美國的物質基礎足人們快活過一世。她有豐衣足食，她給人民以安全，一切昇平氣象遍全國，此外她還有可愛的檉樹與榆樹。只是我想你我得同時問一聲：「然而此外還有什麼呢？」美國人安樂麼？何物使他安樂的？他又是何等樣人？因爲左右人生的，畢竟不是一人的財富，而是他的爲人如何。

實則以安樂與否來作一國文化高低之標準，是不妥的。天下沒有一種文化能吃得消這個標準。如果文化高低必以安樂與否來衡量，則 *Batinese* 文化將比中國文化或是美國文化來得高了。然而事實上何嘗是如此呢。我們總須近人情。我們總是需要科學的。我們總得須有升降機，自動梯，硬木地板，真空拭塵機，良好的藝術陳列所，博物院，以及星象院；然爲建造這些良好的藝術陳列所博物院星象院而慷慨解囊的，除那些鄙俗却還慈善的大富家以外還有誰呢？美國這許多研究所古物陳列所，只是精神與物質，科學

與財富間妥協的結果。此間科學家之還能活着工作，乃是由資本家喂養着的；科學家如果一旦發跡，大受社會人士崇拜時，便可娶個富翁的寡婦做老婆了。總之，我們總得在這個慘苦世間中掙扎下去。我看呢，美國未必是罪惡的淵藪，亦不準是機械文明的福地，却只是個尚可過得去的，而將來也許能使人們更比較安樂的文明而已。在此間普通一般人，只要知道如何去享樂，他總可享受到比從前比別處來得美滿的物質享受。如果你要稱我做粗魯的唯物論者，由你罷；只是我決不會像印度聖人那樣，頭上頂着牛糞那麼一個東西，大揮拳頭，想要打倒機械。無論如何，我總喜愛喝一杯果子汁，而不願吃由道邊潭中取來用一只木碗盛着的污水。

其實你也不能真的稱我做淺陋的唯物論者；我只希望我能快活過日，同時看看美國人如何快活過日而已。我嘗說最能叫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美好的文化。只是你別誤會你到 Empire State Building 去，昇降機直送你上雲端，就是享福了；或是到 Radio City 去，你直降到地底深處，你是享福了。這些並不是我所確指的享福。這種開心玩意兒是只能給小孩子，一般普通的美國人，庸碌的無線電聽眾，影戲院顧客，有航空熱者，以及一般速率競賽家去玩玩的。速率競賽家於一小時駛行八十英里中所得的開心程

度正復近乎小孩行徑。一般普通的美國人亦與小孩一樣，總得要有新花樣玩玩才得勁——Radio City也好，馬將也好——過了不久却又玩厭了。一般普通的美國人非要有開心可尋不可，只是這些「開心」離「歡樂」已遠，離「安福」更遠了。我看一般普通的美國人多不知道怎麼去享福。如果把他的汽車拿去，把他關在家裏，又把無線電機關掉，他便要和籠中的猴子一樣不快活了。

美國文明真是不全愜意的；只是世間有那個文明是全愜意的呢？美國人士，殊欠沉靜；即不然，他們在人前總不敢顯示沉靜。這亦是事勢使然，無法可免。種種紛擾奔波之動態，凡事作開路先鋒之傳統性，每年由中歐遷入之移民，這種種情形使他們生活不能沉靜。遷入之移民，風俗習慣均與美國人民不同，美國真是如何能去融化他們，使彼此不致隔膜呢？美國恰如民種大爐中的八卦丹；也許百年之後，這八卦丹練得澄澈透明。凡事總需充份的時間。我們信口評議文化，一如小食店隨意小酌，要吃什么，什麼便來也者。其實在文化方面，這個是做不到的。你們不想中國文化成爲更合理更舒服更能貼切人生有更多自由的文化便罷，不然，你們得承認美國在日常生活方面，在日常所作之事方面，在社會觀念方面，在對待兒童與動物的態度方面，在爲人屹然自立方面，

在待人接物的禮貌方面，等等都比我們強。這誠然是自滅威風，只是美國一般普通的售票員，昇降機侍者，途上過客，與夫警士店員，都比我們都市中的摩登人士來得有禮貌。上海電車上售票員的舉止態度，即孔夫子見了也是要心中大怒餉以老拳的。

此外便要說到美國的德模克拉西精神。這個我是指自尊心與個人自由二端而言。比方就以出版自由來說，The New York Herald-Tribune 什誌，和從前 Nation 週刊譏評胡佛一樣，儘可恣意抨擊羅斯福。有齣戲甚至諷刺政府機關，呼牠爲「中央浪費委員會」（此戲譏諷政府之浪費；「中央浪費委員會」計劃造橋，惜河太窄，橋太短，而所費太少，有委員曰欲長不難。或詰之，答曰：勿架橋渡河，沿岸造去便是）。我以爲這個人真是好的。我相信同時亦希望美國自由之傳統既如此之深，她將來必不致於變爲共產主義者或是法西斯雷。如果美國人民並不失去嗜愛自由之天性，這自然是不致於的；美國人士總須自己謹慎才好。只是我素深信德模克拉西精神乃屬美國人之天性，而我又信改造世事亦必有賴於天性。不錯，出版自由殊給統治者以麻煩，只是法西斯雷及共產黨徒與信仰德模克拉西者間之分別，就在法西斯雷或共產黨徒視出版自由爲麻煩，因此加以禁壓，而信仰德模克拉西者亦視出版自由爲麻煩，却只謝天謝地，他們竟有這種足以

耀人的麻煩。出版界，國會，其實即是其他一切民主機關，均在爲統治者找麻煩。我在他處曾說，統治者與被治間，其情形猶如騎師與馬；德模克拉西視被騎之馬得有權與騎師講話，有時亦可加以責問。法西斯領袖却是個蠻橫的騎師，兀自根據自己的癡想去逞能，滿以爲所騎之馬理應爲所鞭撻，俾自己稱雄於世。只是他必得蠻橫，不然他不叫做法西斯了。法西斯主義簡直看不起民衆。我深喜美國的馬不愛爲所鞭撻。

其實美國的民主政體我倒並沒過份尊敬；由一般平民來執政，在我看來，多少有些發噱。美國的總統選舉，直令舉國若狂，而又四年一次，適如瘡疾。所謂總選，便是民主黨與共和黨間，誰最能向人民說謊而已；誰說得高明，便由誰來做總統。此處我只指政黨機關全體而言，非指總統候選人個人，因爲總統候選人只是個老實君子，奔走全國，爲黨服務，如此而已。

這些都是人情之常，此外我們還能冀求什麼？其實我所說的德模克拉西，是指羅吉斯（Will Rogers）的那一種；我看羅吉斯倒是最標準的美國人，他痛詆衣服裝飾，他厭惡白色領結以及一切勢利行徑，他終日快活，性情幽默。羅吉斯的那種德模克拉西，確是值得有的。卽煩勞百把個 Andrew Mellons（美國歷任財政部長，一個金錢主義者）

去產生一個羅吉斯，亦不能算是浪費。

我看此間人士對於中國事物，愈來愈感興趣，中國雖則始終不許西洋人士去了解她，甚至還不許遊歷家觀光中國，然而還是無效。中國不善宣傳，不喜愛坦白公開。另一方面，日本却每年在美國以千萬金錢，用作宣傳，甚至聽說她還將用五十萬金之資，要使美國人相信她是個文明國家，並使人知道他們也知怎樣品茗。雖則如此，只是一般美國知識階級還是同情中國，而厭惡日本。這樣，日本人自必非常着急，跳起來說：『嗨！這是何故呢？這是何故呢？』這種日本人倒也天真，我還喜歡。此處我願解釋給他們聽。比方兄弟二個吵嘴，年幼的那個跑到媽媽那裏去，說哥哥侮弄他，並說他先動手打人，而那位哥哥却楞在那裏，不作一聲，賢明的媽媽自然疑心那小的是壞蛋，因而叱罵他了。而那小壞蛋便目瞪口呆，却還一邊走一邊咆哮說：『嗨！這是何故呢？這是何故呢？』如果我是日本人，我必勸日本外交家不要再玩那套修辭與強辯，而去學點幽默。比方今日紐約時報載：『日本發言人聲稱，他們將有九艘兵艦駛往中國，去肅清反日情緒。』那位發言人真是在把自己當阿木林，亦把全部日本海軍當阿木林。派遣九艘兵艦去肅清一種情緒，尤其是反日情緒，未免太猥。以兵艦去肅清火災蝗蟲叛變或是

去撲滅一只蒼蠅，那也罷了；只是派兵艦去肅清一種情緒，未免使人忍俊不禁。日本的駐美大使如果看到此文，我願他注意此點，並希望他叫發言人下次不要再說此類發噱的話。此輩滿自以為如果九艘不夠，四十九艘總可肅清中國人民心中的反日情緒了。「求婚乞愛」，竟然以此出之，是誠奇妙哉！我求老天給日本人一點幽默。

談好萊塢

語堂

轉瞬又是一月，宇宙風文債懸在心上，不寫總是於心不安。月來可談的事實在多，然只好先完好萊塢舊賬，其他關於美國文人雜誌情形，容後細述。

我所要談的，倒不在乎好萊塢的異地風光，而在關於中國的新出巨片 *The Good Earth*（不久當可放映）。此小說曾譯為「良土」，又譯為「大地」，我想都未能表出原義。想來想去，應譯為「頂天立地」，雖然也不十分滿意，却意思比「大地」清楚多了。按白克女士原作敘述王龍之農家生活，一切仰給於數畝良田，以粒粒辛苦汗換得手中一碗粥，所仰於天者風調雨順，所求於地者四時生殖，此大舜躬耕南畝之意味，亦「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殮，粒粒皆辛苦」之意味也。王龍手拿碗中之粥，心感大地之賜，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故以 *Good Earth* 名之。然白克之書，博大精深，故西方批評家通常擬此書於 *epic*，言其深中乎人情之至正，而越出國界古今之畛

域。人生之偉大，莫如農夫，農夫之偉大，莫如其頂天立地，與自然相依爲命，抉得此義，便成傑作。西人讀是書者，所見王龍夫婦，非中國或任何國之人，乃處於六合之內天地人三才之人也。由天時地利人和之轉變，凶年飢饉家族播遷之相尋，生出人類之悲歡笑淚。故譯爲「頂天立地」始足以見此書之本旨。

余至好萊塢，得導演 Irving Thalberg 之請，以全日之力參觀米高梅 (MGM) 公司攝製影片。(別後約一二星期，卽得 Thalberg 逝世消息。)上午驅車至十里外拍照「頂天立地」之村落。地居山坡，約五百畝，竹籬茅舍，板橋漁舟，遙遙在望，令人疑置身於中國鄉村。是時影片已經拍完，而半壁城垣，仍巍然兀立，城之外，遠以河溝，石橋通焉，河中一隻橫舟，河邊水車一具，頗似吳中風景。正是「江天春雨後，傍山下人家，野花如繡。平田大江口，喜潮來夜半，土膏浸透，青秧絡繹。埂岸上，撒種麻豆；放小橋曲港春船，布穀烟中楊柳」一幅畫圖。入城卽一街坊，有麵店茶舖招牌，內一仿于右任書法，亦署「于右任題」，却做得不壞。更進卽有中國院落。其一部在公司劇場拍製者，亦有偏街小巷，舖外大甕數只，皆係中國運來，店中尚有南京鹹鴨多隻，色澤黝黑，灰塵布滿，而味尙香，聞之頓起饑念。一時，驅車回公司，適有威廉鮑惠爾

(William Powell)，茂娜洛埃 (Myrna Loy)，琪恩哈羅 (Jean Harlow) 合拍一景。在另一場，又有保爾露加 (Paul Lucas)，珍妮麥唐納 (Jeanette Mac Donald) 合拍古裝劇。承公司厚意與數明星合拍一照，以留紀念，此大約影片公司常例，拍一個照，不算一回事也。露加 (Lucas) 說話仍帶奧國口音，與在聲片相同，而頗拘禮，諒以為我中國人亦拘禮之徒也。麥唐納女士，即甚和霽可親。

威廉鮑惠爾吾素以其不扮偵探，即扮賭徒，頗為懾服，有小竊遇福爾摩斯之感，而與交談後，又感其溫文爾雅似梅蘭芳。

參觀拍影時，最使吾驚異者，乃導演之權威，明星之恭順，與凡事不苟之精神。每回所拍僅係半分鐘問答，寥寥數語為一段。然每一段必拍五六次，至八九次。語詞之快慢，聲調之高低，推敲至微乎其微。堂堂一麥唐納女士亦受導演 *Goulding* 之指揮糾正。一句 *isn't it?* 語末之聲調，導演謂當作初降後升，麥女士謂初升後降較自然，而終不能不聽導演之命。此美國影片之所以出品優越也。

參觀既畢，已近二時，餓甚，腹中吟哦作響。乃偕 *Lewin* 至 *Thalberg* 處用中飯。所談無非檢查員之討厭，及一般人之賞識力。氏謂 *Everybody is trying to run Hol-*

Lywood”，蓋謂義務檢查員極多，有宗教派別，有民族偏見，怒目齊指製片家，甲曰，汝不應如此，乙又曰，如不應如彼。其中美國天主教徒之團結，更不亞於中國回教徒。蕭伯納最近Joan of Arc影片之被天主教徒干涉，至不能攝製，曾寫一二千字長文寄投紐約泰晤士報，盡其嘻笑怒罵之能事，是其例也。好萊塢本可不理此種義務干涉，而因影片公司本為營業性質，不欲得罪任何方面，亦理所當然。故好萊塢苦處，未必輕於中國文人。若Thalberg者，此種干涉則有之，而金錢揮霍絕無限制，其他導演却未能如此。故其製Ben Hur用四百萬元，製Muting on the Bounty，花近二百萬元，製「頂天立地」亦將近三百萬元（包括推銷在內）。據Lewin告我，「頂立天地」成本僅在Ben Hur一片之下。然Ben Hur成本四百萬，贏利亦四百萬，故Thalberg得此威權。「頂天立地」果能收回成本與否，尚在不可知之數也。若米高梅之Thalberg，若Thalberg下Lewin，皆得特殊待遇，用錢不限，製片亦無定期完成之限制，故得自由發展其天才也。然中國導演，亦不必垂涎，非好萊塢人人如此也。該公司年製三四十片，大都限期製就，惟Thalberg親自導演之一二巨片有此特殊情形而已。

關於平民鑒賞力，及影片之優劣與銷路之關係，Thalberg謂據其經驗，「好片必

有好銷路』，此亦大好消息也。我謂『好片無好銷路，非真好片，乃上流 (high-brow) 之罪也。我最看不起上流，而以下流 (low-brow) 自居』。Lewin 在旁顧而喜，相視莫逆。夫莎士比亞上流乎，下流乎？喬索上流乎，下流乎？法之莫利安，意之 Bocca-cio，亞拉伯之天方夜談，上流乎，下流乎？中國之太白，樂天，雪芹，耐庵上流乎，下流乎？皆下流也。所謂上流者何，所說上流社會之言，所叙上流社會之情，頭腦欲裂，心冷如灰，理論懸空，情緒萎弱，聽其言詞，盡是蕩藻，說及道理，盡是歪纏，無一毫光明正大之氣，而謂其能曲述人情，體會村兒俗子，使天下至情人應聲滴淚，吾不信也。天地間至文，皆得人心之所同然，此種文章，時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高人雅士，村夫俗子，皆能通曉，皆能應聲滴淚，故下流可必也。况上流作品，皆神經質，皆歪纏，皆曲解，甚且其笑聲亦細而不宏，其不得銷路，豈非理之所當然乎？上流作者，罵下流庸俗，何不反省自思乎？

「頂天立地」之奇跡，不在化錢之多，閱時之長，用心之苦，而在 Louis Rainer 一人也。Rainer 去阿蘭，却是真正一個阿蘭，阿蘭係一個中國村婦，Rainer 扮來亦一神情十足之中國村婦，書中阿蘭表出中國婦人之偉大，Rainer 亦表出中國婦人之偉大。

以一身未嘗到吾國，目未嘗觀中國村婦之匈牙利女，做出此入神入理之作，此真藝術天才之奇跡。吾不拍案叫絕，亦須拍案叫絕。蓋此片 Paul Muni 扮王龍，雖爲第一主角，而舉止之間，不免稍欠東方之沉靜；若 Rainer 者則吾無間然。吾聞 Rainer 之研究此劇，頗費工夫，而所得寶訣，不啻仙授。其摹倣華人，不求形似，而在神肖，不摹擬華人聲音笑貌手足動作之勢，只窮思竭慮，定神禪悟華人之精神心理。眼從心，心從理，故 Rainer 之言曰，吾演阿蘭時，面部動作，全趨靜寂，悲歡苦樂，一以眼神出之。聰明哉，Rainer 乎！

實則藝術文學，原無二理。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神理意象。塾師以規矩準繩示人，劇師以台步腳法教人，宜乎第一流藝術家之少出現也。子才謂文章無法，鄧肯謂歌舞無法，Rainer 謂演劇無法，三子者，皆識趣之人也。

余觀此片在公司預映，尙未剪裁，出來已是六時。Thalberg 仍未回家，坐候聞我批評。其面部神情之緊張，確若萬分關切，余賀其成功，乃若去其重負。此種精神做事，何事不成功？余評 Rainer 第一，Muni 次之，而後部份小妾蓮花之 Tilly Losch 則太不近情理。公司中人亦不敢認爲滿意，然 Lewia 謂爲此一角色，曾作二百番試驗，

無一中式，頗有才難之嘆。余告以唐瑛女士，Lewin云，何不早說？

此外參觀有MGM影片公司之秀蘭鄧波兒。鄧波兒尚係一天真爛漫兒童。問其欲到中國否？答曰『人家不讓我去。』其大腿甚壯，誠一百分康健可喜兒也。與吾三女合拍一照，以留紀念。又同諸女至狄思耐（Disney）之米老鼠影片公司，惜米老鼠外出，未遇，諸女悵然而返。

卍字旗下的柏林

兆 雄

到黨治國家來的人，最易感到她的政治氣氛。儘管你語言不通，舉目無一相識，只要你一到街頭，就可看到黨治的特色。社會主義治下的蘇俄，鐮刀斧頭的旗幟，到處飄揚，我雖沒有到過，也不難想像；法西斯主義治下的意，德，又何嘗不如是？羅馬的權標（也是一種斧頭，不過不是代表工人的標識，而是古代羅馬代表統治者權威的標識而已），柏林的卍字，却是我親目所見的。從公共機關以及大小商店所懸的旗幟上，從往來不斷地許多似丘八非丘八的服裝上所佩的袖章上，到處都可看到這類標識，而使你感到一種凜然的氛圍，壓在你前後左右。我來柏林，經過北京時，因問路認識一位熱心的本國朋友，他聽說我要到德國，很誠懇地告訴我，說話千萬謹慎。到柏林後，遇見許多聽了也懂，儘管你說的中國話，只要聽到你說希特拉這個名字，就不免懷疑你在議論德

國的政治。未到這裏和剛到這裏的我，就有了這些印象，怎叫我見了這紅底白字的卍字形而不凜然肅然呢？

卍字旗下最倒霉的是猶太人。一個民族，自己不能建立國家，要想寄生在他人統治之下圖苟全，本來是不容易的事。猶太民族亡了國這麼些年，居然在歐洲各國繁殖滋生起來，算是歷史上一個例外。尤其在德國，聞說過去占着異常優越的地位。商業上，金融上，以剝盤經營出名的猶太人，自然占着絕對優勢；就是在文化上，學術上也占重要位置。過去大學裏面的教授，多數是猶太人，震驚一世的學術界泰斗，愛因斯坦，也是猶太人。歐戰後的德國政治，幾乎也在猶太人手裏，當時掌握過政權的社會民主黨，就以猶太人爲中心。這種反客爲主的現象，聽說最刺痛德國人的心，希特拉的發展，也以反猶太爲最有力的號召題目。現在政權在自命爲亞里安真種的希特拉手裏了，喧賓奪主的猶太人，還有生存的餘地嗎？現在德國普通的法律，已經不適用於猶太人。亞里安種的德國人，過去與猶太人結婚的，不論男的，女的均可無理由提出離婚。以後絕對禁止與他們結婚，甚至禁止發生性的關係。前不久通過一條法律，凡是四十歲以下的德國女子，不准在猶太人家裏做工，因爲怕與猶太人通姦，生出雜種來。一切政府機關，當然

沒有他們插腳的餘地，就是一切附屬機關或其他社會團體，也絕對不容他們存留，任事多年，經驗豐富的技術人才也不是例外。記者有次請東方語言研究院中語教習曾先生，介紹到柏林圖書館東方部去找點材料，主其事的一位先生，我連找幾種書，他竟不知道擺在何處。據曾先生說，過去是一位猶太人，所有中文書的目錄都是他一手編的，一手寫的，要任何書，立刻可以找出。今因他是猶太人，剛在一個月前，把他辭退了，現在這一位，才任事一月，還是代理云。最制他們死命的是經濟封鎖。猶太人的富商大賈本來很多，他們有的是錢，德國人排擠他們，他們可以攜帶財產到外國去，一樣享福，可是老希早看到了，他絕對禁止他們匯款出去。他們要到外國旅行，他也允許；他們移住外國，他也歡迎。只是出去時僅能攜帶足夠一星期生活的錢，一星期不回來，就算國籍消滅。還有平時本無恆產，靠小買賣爲生的商人，或中小學的教員，他們既不能像富商大賈，鎖着門在家吃現成的財產，也不能像大學教授到美國或東歐各大學教書去。猶太人本是善生財，又是會享樂的民族，他們過的生活真舒服，他們享樂的程度，吾友許君說很像北京的旗人。然而現在不容許他們享樂了。既沒有職業，又沒有社會地位，除了有餘屋的，空出來租幾十馬克一同過活外，就只有出外充外國人的德語私人教員，一馬

克一小時，來回車費得去三十分尼以上。可惜此地沒有黃包車，不然，安知不會有如北京的宗室貴胄拉街車的事出現？柏林一隅，因外國觀瞻所繫，雖然苦着，尙還相安無事；聞說外城的任何猶太人的家庭，商店，都要提防人家的襲擊；任何猶太人外出，都有遭受侮辱的危險。由來已久的老亡國人（不忍寫奴字），千百年流離顛沛的境遇，已經訓練出生存競爭的特殊技能，今日猶不免如此；最近的或未來的新亡國人，他們的命運恐怕萬萬趕不上猶太人吧！

猶太人以外，一切與拉基政策不相容的政治上宗教上的敵人，不消說也陷於同一命運。現在的拉基是絕對獨霸德意志了，最後一個異黨——鋼盔團，過去拉基曾得過他們許多幫助，希特拉上台也憑藉該黨首領興登堡的汲引，現在也被一紙命令解散了。歐戰以後的德國，政黨派別，異常複雜，這原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國家，君權解體後不能免的現象。希特拉好容易握到政權，好容易把一切異己的黨派排除淨盡，現在總算唯我獨尊，一帆風順了。將複雜的問題發為簡單，當然是他政權穩定的表現。不過德國的問題不是那末簡單，德國民族笨而富於服從性，希特拉今能把握着他們這點民族優越感的心理，以恢復國權，純化民族相號召，統治他們是很容易的。所不能解決的，還是經濟問

題。德國是大戰的元凶，國內經濟因大戰而衰敗了不必說，大戰結束，他不能像戰勝國的法國，得到賠款來彌補戰債，反而加上許多賠款的枷鎖，其窮困可知。希特拉上台雖然把這枷鎖粉碎了，然而自己又不得不拴上不能解脫的枷鎖來。希特拉之所以能粉飾賠款的枷鎖，乃至於撕毀凡爾賽條約，甚至於將來恢復威廉時代的疆土與國威，無非倚仗着有點實力準備，然而這準備是需要金錢的代價的。高調愈唱得高，實力的準備愈刻不容緩，實力準備愈充實，人民的負擔愈加重，經濟的衰敗愈沒法恢復，這是必然的結果。現在縱未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也已是羅掘俱窮，登記馬克的辦法，應該就是他圖窮匕見的表现。這種空虛的恐慌，反映到社會上的，到處可以看到，就在嶄然新都的柏林，也隨時可以發現。夏洛屯堡一帶的市街，哈南湖一帶的住宅，未嘗不巍乎煥乎，可是裏面不知藏着多少深感食物不足的居民。牛油是德國人的主要佐食品，現在竟感到有錢無處買的痛苦。每經過售賣牛油的雜食舖，總看見成排的男女，手提菜網（德人喜以網代籃），鵠立舖外，等待着挨次購買一點牛油，購着的，第二天早餐時，黑得可憐的麵包上，固然可以抹上一層薄而發光的黃色東西，欣然色喜；購不着的，雖然站了一兩小時，也只有啞喪着臉，提網回家，等待明天。此外如雞蛋猪肉等類日常必需的食品，

也常有告乏之慮。一般中年以上，嘗過大戰滋味的人，都有一點大戰前夕，或竟是大戰期中的感覺。因為前次大戰時最使德國社會動搖，軍心解體，不得不出於最後屈伏的原因，就是食物缺乏。所以有人說，德國目前食物如此缺乏，一半固因他沒有現錢，不夠買外國的農產品，一半正因政府鑑於第一次大戰的失敗，極力儲藏可以經久的食料（如牛油之類），以備第二次大戰。總之，卍字旗領導下的德國民族已經跨上戰神的頭上，瀕於破產的經濟，愈迫着他們的向戰爭的途上前進，因為無可解決的經濟問題，只有以戰爭來尋求解決的途徑。

德國遊記

失 民

(一) 引子

法國的學校制度也算奇怪，譬如伏假吧，一放就是四個月，按事實來講，四個月也不止，如此長假，怎樣過法？這却是個大問題，就普通法國的習慣來說，無論是闊人窮人，上自國務總理，下至門房走卒……對過暑假一事都十分重視。在巴黎住的人，可以到外省或鄉間去；倘若有錢的話，頂好是到海濱或雪山一走。至於外省或鄉下人，却無妨到巴黎來玩玩，也許海濱比巴黎更熱些，那是另一問題，不管牠。推其心，縱是巴黎一乞丐，也應當拖起棍子，夾上提琴，到鄉間去討上兩天飯以表示過暑假。

咱們中國人弄不慣這些窮套兒，所以過去的三個暑假咱們態度從容，而面不改色，如喝涼水似的過去了，並未離巴黎一步。可是有一件，最好不要撞見熟人，尤其是外國

人。萬一碰到，則把臂握手相慰問：『啊！您好啊！X先生，多時沒見了。（其實呢，三天以前曾會過他。）您過的暑假很好啊！您未曾遇着壞天氣吧！……您到的是甚麼地方？……』『瞧吧，沒有完！真夠麻煩。倘若不幸，一天撞上五次，那行了，回來非自殺不可！』

今年是比德年。因爲比國的生活程度較法國低一倍，又有世界展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935）可看；而柏林生活，因爲登記馬克的關係，比起巴黎來，至少也便宜過五分之一。爲甚麼要囚在法國多費錢，找罪受呢？誰傻？於是大批中國同學，相率離法而赴比德矣。我呢，既不願多費『子兒』，又無自殺勇氣，遂從衆而成德比之遊；惟與其說我優遊過暑，毋寧謂之爲避難，蓋含有『河東饑則移其民於河內』之義也。

（二）車上

路線是這樣畫的：由巴黎經過比國，直到柏林，在柏林住些日子，然後到不魯賽兒（北京）去，看一看世界展覽會及該地名勝，而重回巴黎。

巴黎北站動身時，已是夜十一點半了，雖是國際列車（自巴黎起，經過比國，德國，至波蘭俄國交界處之斯逃浦斯 Stoplice 止），但其污穢之程度不亞於平漢路上。隨着大眾奔上車時，已是人浮於座，費盡牛虎之力，才找到了個小小的容屁股之所，雖是捧骨子硬之木板凳，這比較已是幸福，還有好多人就把行李往下一丟，席地而坐；按實情講來，這與津浦路上無甚區別，不同者只是乘客的頭髮與眼睛不黑，而鼻梁稍高些而已。巧的很，我們的前後左右滿是工人，他們每人背着一個大布『背套』，裏邊插着一把彎彎的大鏟刀；個個是雄糾糾的三楞着眼黑旋風似的大漢；樣子很『神聖』，談笑舉動更是落落大方，一面吸煙，一面脫鞋，不慌不忙，輕輕將一雙汗脚高高舉起；真的，跑了一天路，到了火車上，應當這樣休息一下；襪子前端鑿好了五個小窗，大小足趾，爭先恐後，奪門而出，似急欲換換新鮮空氣並瞧瞧世面者。霎時間，芝蘭其車箱矣。我們於此濃厚芬芳的環境中，不便睡覺，行動不得，只是吸煙吸煙而已。

車到比境，並未久停，比國的車警上來檢查護照與行李，一兩句話完事；他們個個瘦容高帽，文質彬彬，看來好像我國舊劇台上之宦官者。及至裏愛支（Lidge，比國之工業中心區，於晨光熹微中，僅見烟囪林立而已），天已亮，諸位工友們全下車去了，

我們好像囚徒之被解放，鬆軟輕快之至，於是不約而同，大家一齊見周公去矣。

睡夢中忽聽有人呼喚，醒來已是到了啊恨（Aachen）。此乃德國境地，當受德人之檢查也。惟德國路警却比不得比國，腰板挺直，戴着威廉式的鐵帽子，如對大敵，若遇重喪，真像那們一回事，大家揉一揉睡眼，抖一抖精神，硬裝着笑臉，莫待吩咐，即將提箱打開，以表示我們大方及歡迎檢查之意，誰知人家比咱們更大方，連理也不理，只板着面孔問道：『帶着錢沒有？』——『沒有』——『好，好！』這算完事。本來麼，德國的一切什物比別國便宜的多，誰那麼傻帶貴重東西來他家用！

就鐵路兩旁目之所及看來，德國的地土不算佳。不像法國似的，一片禾苗，又一段葡萄園，而只是一碧萬頃之青青草地供牛馬之嚼而已，惟烟肉特別多，這也許是德國的特色，每到一城，總是密密排排好像箸籠內插滿了筷子一般。車過客人（Köln）即高老尼（Cologne）時，見一高塔聳入雲際，據說這是德國最偉大的建築，鐵匠，木匠，泥水匠，五十年來未曾停工，今尚在繼續中也。

（三）柏林街市

柏林租房子的習慣，是每月初一開始（很少數是十五）。我們十五晚上到的，十六才找房子，所以處處碰釘子；跑了一整天，還是沒有結果，後來跑的腿發了直，再走不動了，遂馬馬虎虎的在一個猶太人家裏住下了。

初到柏林，尤其是我們從巴黎來的，立刻感覺到十分爽快與舒適。個人的房間很寬敞，偌大的兩個窗戶朝着大街，日光充足，空氣流通；室內的陳設很雅致，地氈沙發，也顯得很闊氣，大方；浴室澡盆以及抽水馬桶等等應有盡有；特別這套抽水馬桶，坐起來比清宮的龍座還舒服；倘若吸着一支香烟，手執一部宇宙風，細細讀來，其中妙趣不可言宣也。

柏林的街道都很寬大而潔淨（除掉舊柏林），兩旁排着高低相同大小一律的蔚然可愛的樹木；中間的行車路上不見馬糞，兩邊的行人路上沒有碎紙，這是巴黎人所想不到的。房子不高（多半是四五層樓），但是整齊雅致的很；式樣也來的新鮮，總是一凹一凸，七角八稜的玲瓏有趣。每一個窗戶的前面必有小小的一個月台；台的周圍鑲着短短的鐵欄；台之前緣每置鮮花數盆，以及蔦蘿冬青之類，遠遠看去，和像蔚藍的天空中或陡絕的赤壁上（柏林的樓牆多着青灰或赭黃色），掛了無數的小花園。『彼美人兮』，

多閒情逸興，公餘之暇，開窗納涼，凭台依欄，嬉笑成趣。我們黃臉皮的只好仰起頭來，欣賞贊歎；低下頭去，乾嘔唾沫而已。這總是老天不公，他不該把人的皮色分成許多不同的顏色。咱們也認了，你想啊，『第三等劣種』的民族，那裏配享受『超等優種』的民族所享受的厚福？！——回憶北平的街上，穢污不堪；到處是煤球爐灰，破紙爛布；每到日夕的時候，家家戶戶把尿桶向門外那壓一倒，遂成黃渠洪流矣。又加上死狗，爛貓，臭老鼠以及人們夜間造的朵朵黃金寶塔——大便——，乃湊成一種又辣又苦，兼酸帶臭的氣味。是氣也，衝到眼裏，令人流淚；衝到腦中，使人發昏；但無妨也，是乃『國味』也。想近年來先之以新生活運動，繼之以『革新勢力』的建設，或已經把北平改骨換肉了吧？將來回國之後，欲重尋此『國味』恐怕不可得矣！——再說巴黎，每晨十點鐘前是收拾房間的時間；而幹這事的全是女子；她們用布包緊了頭髮，穿着袖不及肘的工衣，把地毯向窗外一搭，然後不緊不慢的『拍打』，『拍打』……。家家開窗，人人『拍打』，於是弄的在八九點鐘的時候，滿街昏天黑地，若蒙古風起，攜沙石而來者；有的時候，鷄毛蒜皮，片片迎面飛來；有時破布頭子，爛麻繩，……要落在你的脖子上；據某生物學家的考察，於每天十點鐘前，巴黎街市上空氣中的細菌之數

量，比平時增加五倍，是非誇大之辭也，事實然耳。——如此說來，巴黎和北平是差不多的齷齪了。但有不同者：巴黎市的空氣是法國空氣，巴黎的街道是法國的街道；在這兒，法國人可以自由的散步，自由的談話，自由的呼吸；破布頭子，爛麻繩子，……人家法國人愛那樣，用不着希特勒來費神過問！可是北平呢？……）

（四）真正德國人與猶太德國人

大概的說來，德國人分兩類：一種是真正的德國人，就是希特勒所說的世界上的超等民族；另一種是猶太德國人，也可稱爲德國猶太人，前一類差不多全是國社黨的黨員；見面不問安，開口便是個『希特勒萬歲』；臨別時不說再會，又是一個『希特勒萬歲』，他們本心裏是否真正信仰希氏，咱們暫且不管，單從表面上看，左一個『希特勒萬歲』，右一個『希特勒萬歲』，那已經夠肉麻的了。他們個個自命不凡，走起路來，身子挺直，鼻子（比猶太人的鼻子短而小）向上厥厥着，神氣極了；好像他們就真是世界上之超等人種似的。當然囉，他們瞧不起任何民族；他們除了仇視『二等雜種』的法國人之外，對猶太人恨入骨髓。比如他們在大街上發現有真正德國女人同猶太人一齊

走，他們立刻跑上前去，把那個女人拉開，並大聲罵道：『我們是世界上的超等民族，爲甚麼要同下流無恥的猶太人一塊走？……』。在公共娛樂場，例如大戲院，大茶館，湖濱沐浴場以及運動會等等……，都大字書於入門之前曰：『此處不歡迎猶太人』。彼猶太人者到來之後，一見這樣的標語，只好摸一摸鈎鈎着的鷹鼻子，擦一擦平鋪場的前額上的汗，悶着這一口氣，一股勁向後轉，開步走而已。

猶太德國人多半是共產黨或反國社黨者；他們沒有資格在任何機關中充當公務員；他們沒有權利購買槍械以自衛，縱然他們很富；警察先生們不客氣的常常來同他們周旋，今天填個表，明天再具個結；他們的行動不得自由，只好規規矩矩的遵照『猶太人待遇法』來辦理一切，童養媳似的過活着，若是正牌的德國人娶個猶太女人作老婆，如一經查出，那就算倒霉了：衙門的差事立刻吹台，同仁瞧不起，親戚鄰里背後罵；不但他本身要與猶太人受同等待遇，就是將來養的孩子也被認爲下流的猶太人了。但是有個補救的辦法，他可以趕快把老婆孩子一齊丟棄，讓他們去受猶太罪去；自己辦好離婚手續，再來個萬言悔過書，從此之後又變成了正牌的德國人了。

猶太人也有他的特別本領，又能幹，又有天才；所以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功。單

就作買賣來說：他們善於機，會發財；比如同種貨物在普通商店裏都是按照定價出售，而猶太人的商店裏暗中却來個七折八扣，顧客不約而同，擠破門的來了；好，生意是他的興隆，錢也只好由他來賺了。不過，忽然來了幾個兇兇的國社黨黨員，年紀青青的，手裏還拿着棍子；店門口一把，狂喊大呼：『不准來這個猶太人的商店裏買東西，下流的猶太人，不講道德，不知羞恥，光會挖錢……』，口裏一面喊，一面手裏的棍子揮來揮去，大有來者即享之『當頭一棒』之勢。還時性命要緊，顧客們不願自己的頭上流血，只好讓猶太人的商店關門，休息休息了。

總而言之，無論他是正號德國人也好，猶太德國人也好，他們那股勁似乎差不多：面孔板板的，身子直挺挺的，口裏叨着粗大的雪茄，顯的很大方而莊嚴。甚至於大街上一個站崗的警察，也同臨陣指揮的大將似的威武神氣，這與巴黎的完全不同。（巴黎的警察，恰如上海大馬路上的花花公子一般，一天到晚，『弔兒瑯瑯』；且走且語且笑，就像是正月十五逛花燈；見個漂亮的女人過來，還得先瞅她兩眼呢。）但同他們攀談起來，他們也很和氣；不過張口便先問道：『你們是日本人麼？』這是一句開門見山的話，正可以看出他們的心理來；我們在回答『不，我們是中國人，』的時候，不知不覺

臉就紅起來，同時感覺到十分躊躇不安。他們對日本人有些恨意，但十分敬重；對中國人表十分同情，却有些輕視；其中原因，不必細表，更不能埋怨人家呀！

(五) 德國的女子

無論甚麼事，總得有個比較；一有了比較，才分出了高低，好壞，香臭，以及醜俊等等；這是極普通而最簡單的道理。根據這一點小道理，隨便來說說德國的女子。

在巴黎呆的日子久了，個人的性情習慣自然的有些巴黎化了。至於巴黎化是好是壞，我們暫且不管；每天吃些帶血的生牛肉，臭腳味道的『弗若麻汁』(Fromage)，以及星期天非到外邊跑跑不行……，總覺着這是應該的。又譬如說：女人搽粉抹胭脂好像是應該的事，那樣不是更顯得美麗麼？女子穿高跟鞋子，更是應當了；如此，則走起路來，態度輕盈，一身的曲線，分外顯明；使男子們看了，工作的特別起勁。還有，站下一百個巴黎女子，她們的衣服有一百種顏色，站下一千個巴黎女子，她們的鞋帽有一千種式樣。巴黎城市雖然大，街上女子之多雖如過江之鯽，但是你想要找兩個穿着同式樣同顏色的服裝的女子，那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難，——如此種種，是乃巴黎。

一到柏林，『天下』可就換了：普通的女子，無論老少，總是不施脂粉的；臉皮紅的隨牠去紅，臉皮白的也隨牠去白。頭髮不剪也不燙，隨牠去長，長的長了，再來上個『抓髻兒』。一雙大腳板，拖上一對平底鞋子，走起路來，好像是載重的駱駝；其穩重有餘，但毫無輕巧玲瓏風味。一身服裝，七長八短，『提溜拖拉』，好像是問她姑姨借來的——如此等等，是乃柏林。怪事，柏林巴黎相距如此之近，竟有這樣的不同，『一家門口一個天』，真不錯也。

過了一個星期之後，咱們的眼睛又轉了彎：總覺着德國的女子之不施脂粉，是應當的；那樣，才是自然之美呢。長的俊了，何必再去打扮？那不是多費事？長的醜了，越裝飾越難看，何苦呢？一言以蔽之曰，德國的女子有理。

話又說回來了。柏林的商店裏的店員，和飯館裏跑堂的，十字街頭的賣報的，火車上的茶房（此項在法國好像還沒有）……十之八九是女子來幹。在巴黎呢，也是如此；並且巴黎的電車，地道車的售票員，郵政局，警察局（警察局的辦事員，女子很多；而女警察却爲數甚少，全巴黎市僅有兩名），小學校……等等，幾乎全是『她們』的天下。但是在柏林從未見有『本館新聘女招待』的字樣；在巴黎也沒有『本號特聘女店

員』的招牌。由此看來，搽粉點胭脂也好，不搽粉不抹胭脂也好；穿高跟鞋，剪頭燙髮也好，穿平底鞋，梳個『抓髻兒』也好；只要她們能幹，努力於工作事業，那也就行了。至於社會之興替與『胭脂』『頭髮』，到底有甚麼重要的關係？——倘有酸秀才於此，執筆濡墨，搖頭擺尾，歎世風之日下，慨人心之不古；咬着牛筋硬說燙髮與高跟鞋是亡國之兆，而三從四德是民族復興的前提；……如此如彼，是真不值一笑也。然而也有不少當政的大人先生們，天塌地覆的大事他們反不管，偏偏小題（實則不成爲題）大做，今天出一個告示，禁止燙髮，以敦厚風化；明天又來一道明令，不准穿高跟鞋，以維持道德；……如彼如此，是亦大可不必也。吃了飯沒事做甚麼不好？何其如是之不堪煩也！

德國的老太婆之愛講話，不亞於法國的老太婆。但是她們所說的，多係雞狗鴨鴨之事，無可稱者，至於德國的青年女子，個個身體強健，而態度極和靄；她們也是愛講話，只要你肯同她們攀談，她們都很耐煩的來回答你的問題，保你很滿意。她們永久保持着一幅和靄恬靜的面孔，自然而大方的態度；這是與法國女子不同的地方。倘若在巴黎，你走到大街上的時候，只要略加注意，會聽到從她們少女的嘴裏咕嚕出『色奴啊』

(Chinois) 的字樣來。按字面來講，『色奴啊』原是『中國人』的意思；於是一到了法國人的嘴裏，意義就完全改變了：譬如大街之上有一羣頑皮的孩子，正在互相揪打，車子來了，他們也不理，還照常打着；這時候車夫必大聲呼曰：『甚麼中國東西！』(Quels Chinois) 頑童們一聽到此語，立刻作鳥獸散矣。譬如有那麼一個講演會，聽衆中夾雜着些不懂事的小孩，講演的人已經登台了，他們却還在瞎鬧；這時候大人們必厲聲叱之曰：『甚麼中國東西！』衆兒一聽此語之後，大家立刻不做聲了。又譬如巴黎的電車，公共汽車等，每一個車站，都掛着印好的紙簽號碼，乘客到站候車時，必須先取得紙簽，等車到站之後，按着號碼之先後上車，秩序不紊，倘有人於此，不顧紙簽上的號碼，捷足排衆而硬登之，則車中售票員必然毫不客氣，把他推下車去，並大罵曰：『甚麼中國東西！』——『色奴啊』(Chinois) 這字眼，對法國人的用處實在太廣泛了，真不勝例舉。此典始自何年月日，不得其詳；但家家戶戶，大人拿這字眼罵小孩，小孩子長大了，再拿這字眼去罵別人；總之，這個字眼，真是我們的枷鎖；使我們中華民族走到街上，不敢把頭抬；此中滋味，難向國內同胞詮釋告訴也！

最後，我們再談德國女子的體育，德國女子個個身體健而美，這確不是偶然的事，

也並非一日之功。小時候看護與營養都好；稍大些了，她們同男孩子受同等的訓練。她們是有組織的，並且是極謹慎的組織。每到禮拜天，她們把童子軍服一穿，小包一背，大隊人馬開向四鄉山林去矣。甚麼操演，野餐……等等，正正的來上一天。高了興，把帳篷一紮，再野宿上一夜。還有，柏林市中及四郊有的是運動場；田徑賽，游泳池以及各種球場都有，而處處都有女子。她們穿着短褲，小背心，光着大腿，釘子鞋，你一標槍，我也一鐵球，同男子一模一樣的去幹。她們大概早已忘掉她們自己是『千金小姐』了。按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她們的身體如此之『棒骨子硬』，不僅爲的去站櫃台，賣報跑工廠而已；如果將來德國有戰事發生，她們個個都可以充當看護，運輸；挖挖戰壕，衝衝鋒，亦未嘗不可。單就這一點來講，法國的女子實在不行，她們雖然身體不錯，但是缺乏了運動。不過中國的女士們可就更差了，她們天天在操場上講求運動，一跑回家裏，即刻把胸膛束緊，又裝起病西施來了；吃飯喝水，還得兩個老媽子伺候呢，不用提別的了。故中國所謂提倡女子體育者，也不過產生幾個『美人魚』，『美人蝦』，『美人蝦蟆』等等，湊湊熱鬧，出出風頭而已。體育的真意義，早已失去了。

(六) 德國人的生活

談生活，第一得先講吃飯，然後再說衣、住、行。普通的來講，德國人吃飯不很講究，比法國人差的多，清早是一杯咖啡牛奶，二個小麵包抹着奶油，這就算是早飯。早飯之後，就開始去工作；無論學校，銀行，醫院，……等等，其工作的時間，大概是由上午九點直到下午兩點鐘，工作歸來，就該吃午飯了，午飯比較正式些；熱湯一碗，熱菜（肉類）一盤，外帶白水煮『土豆』（就是馬鈴薯）。『土豆』是可以儘量的吃，但麵包却是稀罕東西；肚皮差不多填飽了，然後再贛上點水菓或菓子醬甚麼的；就此，所謂正式的午餐者完事矣。到了晚上，再來一套馬虎劇；幾片麵包抹奶油，高了興才點綴上點魚肉之類，最後來上一杯咖啡或紅茶，所謂晚餐者又告結束矣。——一日三餐，大概如是，惟早餐與午餐之間，或於晚餐之後，上牀之前，腸子亂叫，肚皮發抖，實在挨不過去的時候，咱們再馬虎上兩片麵包及香腸之類，這還算闔氣的呢。

總之，德國人吃的飯，遠不及法國人之豐富滋養。法人每飯普通是先後四個盤子：開首的是個『號外』（Horsd'œuvre），即香腸，沙丁魚，白水煮鷄子之類。隨後是一葷

菜；葷菜之後還有個素菜；然後再吃些『弗若蔬汁』（Fromage），水菓等物；用不着吃多少麵包，肚皮已經漲漲的了。此外，法人每飯必有酒（紅酒，白酒，蘋果酒，不一而居），無酒則食不能下嚥矣；這是德國人夢想不到的，也是法國人的特殊習慣。不過，德國人雖然吃的壞些，但是他們的身體並不弱，他們的意志及『幹的精神』特別強，他們在科學方面的邁進，居世界之冠，他們無論在那方面，德國人都不錯。說本心的話，法國人時時刻刻是在戰戰兢兢之中，事事自愧弗若德國遠甚呢！

住的方面，德國人總算舒服了：房間高大，光線充足，裏邊的設備也很完全；大街上樹木多，空氣新鮮，院子也不小，並且栽植着各種各樣的花草，猶如一個小花園，這與法國的不同：法國房子高，院子小而深，好像一個井筒似的；由第七層的窗上望下看，則漆黑漆黑，不知其若何深淺；由第一層的窗口向上看，只是一線光明，恰如坐井觀天；甚麼空氣，甚麼日光，那更甯提了。

德國人穿衣服，另有派頭；惟以雅潔大方為主，無論男女老幼，個個都是衣冠整齊；再配上那幅莊嚴寡笑的面孔，人人都像『大學教授』或『內閣總理』矣。在大街之上，小巷之中，就沒見過衣服破爛的叫化子；也沒有拉提琴，唱大戲，見人就脫帽鞠

躬，開口是『失業的可憐人啊！』……的『洋乞丐』。可見政治上軌道的國家，無論那一流的人都安置得所，用不着派上許多警察，專在大街上趕叫花子了。

真正的人的生活要有『趣』，不光吃飽了穿暖了就算完事。但是『趣』字也很難解說，惟以不離『一張一弛』之道為主。個人的癖味不同，各民族的習慣迥異，所以在生活上調濟的方法也不同。譬如作了六天事，累了；星期日遂湊上四個人，搓上八圈麻雀牌，也總覺滿愜意；高了興再續上八圈，『直到天明喔喔啼』時為止。也或者有人喜歡吸上幾口雅片烟，喝上一壺『老高粱』，一頭倒在牀上，『挺尸』似的睡過去，那才覺着痛快！……如此種種，也是『弛』法之一，是中華民族的特色。『弛』上幾次之後，伯伯成了賭棍，叔叔變作了大烟鬼，哥哥一天到晚醉的昏頭昏腦，……這樣，以後就不用想再『張』了；一『弛』到底，『弛』到棺材裏完事。——德國人雖然不知『禮，義，廉，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義，但是他們的生活却恰恰合於『一張一弛』之道。他們努力工作上六天，毫不懈怠；在星期日，他們乃專門來找『趣』了，也毫不懈怠；他們不去作那些無聊的勾當；來換上新整的衣冠，把屋子收拾的特別整潔，食料茶點預備的格外豐富，小孩子們興高彩烈，和像中國鄉間過新年一樣。他們

甚少有人藏在家裏去過星期日，大多數是到外邊去找「趣」；有的人背上飯包，樹林裏一跑，儘量的來吸取野外的新鮮的空氣。累了，道旁一坐；餓了，就地野餐，餐後，把皮鞋一脫，林下軟軟的草地上一躺；聽聽百靈鳥的歌唱，聞聞野草開花的香氣，那是何等自然的與舒適！有的人跑到湖濱浴場，衣服一脫，跳到湖裏，來一個水上百米競賽；游泳既畢，沙地上一睡，溫柔的微風吹着，暖和的陽光晒着，六天來工作的疲勞，隨同身上的水珠一齊蒸發到九霄以外去了；這是如何的輕快！待星期日過去之後，人們個個是精神煥發，工作的效力加了數倍，這才是真正的有趣的人生。這與晚上打了十六圈牌，早上頭昏眼花，跑到辦公室裏，依着棹子而打瞌睡，不可同日語矣！法國人有諺語云：『當着我們好好的休息了之後，我們工作起來有兩倍的効率，』(Lorsqu'on s'est bien reposé, no travaille deux fois mieux.)，此正所謂『一張一弛』之道也，『新生活』應該從這裏着手，而不在於甚麼取締『燙髮』與『高跟鞋』也。

(七) 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

『沙老屯包二哥』(Charlottenburg)區，在柏林算是最關氣的一區；房舍嶄

新，街道寬大，樹木整齊，走不了多遠，就是一方小公園。中國的留學生百分之九十九是住在這裏。惟該地離學校區甚遠，而中國的學生爲甚麼偏偏要住在這裏，這却令人不解。也或者當初的留德中國學生都是有錢的，住房子要講究，又因中國公使館也在那裏，遂卜居該區。後來，乙因甲而來，丙因乙而至，越聚越多，管牠離學校區遠近！又因爲中國人總愛吃中國飯，天津，秦東，津漢，學生食堂……等中國飯館遂應之而生。於是中國留德學生在柏林的營地算穩固了。所以你要到柏林的時候，實在用不着擔憂，更不必先買『留德指南』或『柏林一覽』等書；只要你知道在『沙老屯包二哥』區下車，那就行了。出了車站，大街上一走，不到五步，保準你會碰見中國人；三言兩句之後也許是你的同鄉，或許是老同學；指導有人，那麼，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或許因爲登記馬克（在德國留學的外國學生，有權利使用登記馬克；其增加之成數不等，大概由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百，就是說：從中國匯到德國一百自由馬克，中國學生持登記證，可以領取一百六十或二百馬克）的關係，也或者留德的中國學生個個是高官富商的子弟；不然，爲甚麼他們人人都顯的很闊氣，很大方？那一個沒有十套八套的衣服？今天穿一身藏青的，配上一雙亮亮的黑皮鞋；明日再換上一套淺灰的，配上一

對光光黃皮鞋；頭髮一個禮拜剪一次，『死貪狂』髮膏厚厚的塗着；一早一晚刮上兩次鬍子，出門之前，先照上三遍鏡子；真事，這與國家體面有關，亦不得不如此也，二哥不信，請看下列：

有一次，是個禮拜天，我在大街上獨自散步；因爲一時間馬虎，忘了梳頭刮鬍子，帽子也沒戴，樣兒大概太不『體面』了。『冷不防的』對面來了三位衣冠如賓而氣派大方的中國同胞；自然啊，咱也不敢抬頭打招呼，待三位掠過之後，余聞有人喃喃自語：『這窮小子！在大街上遊逛甚麼？不怕給中國人丟臉！』另一位接着道：『這一定不是咱們留德的同學，——媽的！沒有錢就甬到外國來，咱們的體面讓這小子給丟淨了！』在下聆此訓辭，腦子漲的昏了，眼前發了黑；咱自己有錯自己知道；於是頭也沒敢抬，一股勁直竄，趕快跑到家裏，來洗心悔過，回頭，心神既定，擦擦額上的虛汗，總覺着自己還不錯。你想啊，誰肯在旅行的時候把新衣服鎖在箱子裏，反披上破爛衣裳來丟臉？按咱們這樣的服裝，在巴黎大街上一擺，還算挺好的呢，早知有今日，當初咱們就不作遊德之夢。

因爲住的房子好，穿的衣服闊氣，留德的中國學生給了一般的德國人一個很好的印

像；尤其是那一般青年的女子。她們每見到我們的黃面孔，總是笑謎謎的；只要你肯去幹，不怕好事不成功（此乃久居柏林的經驗談）。昔者，有人對我說：『德國的中國同學，沒有一個沒有女人的。』我對此語，始終懷疑。現在仔細打聽了一下，才知道此語確實不錯，惟略有語病，應該修正為：『在德國住到一年以上的中國同學，沒有一個沒有女人的。』還有一件事，也是真的：中國人的女朋友大多數是良家子女；她們不要錢，也不要東西，只是來看看電影，睡睡覺，以調節生活而已。據說，她們有她們的哲學：她們之所以不要錢，為的是自由，高尚，有價值，愛……；倘若要錢，則成爲下流賣身之輩，不足貴也矣。中國之聖人有言曰：『食色性也』。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之謂歟！又可見男女接近接近，是與吃飯同等的重要，無違於聖人之道也。倘若你真是努力工作，一連六天，絲毫不懈，那已經夠了。到星期天，偶而來『弛』牠一下，也無妨事。

小住柏林月餘，實在沒有資格來談此地的中國同學讀書的情形，單就外表看來，面孔莊嚴，服裝整齊，與『洋人』已經差不多了，學問大概不錯。但是按他們自己的口供看來，還是半斤八兩而已：有一次，在學生食堂吃午飯，座上客滿，因爲吃水餃子，有

位大漢張君者，燕趙健兒氣概十足，操一口地道的保定府腔調，忽然停箸，喟然歎曰：『今天你們看中國報紙來沒？』他豎了一豎眼眉，喝了一口茶，又歎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不用提了！咱們平心靜氣的等着當亡國奴好了！中國算完了，一點沒有希望！等着罷，沒有錯，我是認了！』

『喂！老張，你不要太灰心了，哪好這樣的「妄自菲薄」？中國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救國的責任全賴我們這一輩人物呢。』老趙臉子白嫩，好像是賈寶玉的弟弟；架着一付玳瑁眼鏡，滿幅的江浙一派的聰明秀麗；他一面咬着餃子，一面這樣的回答老張。

『甚麼？』老張有點上火了，『算了罷，別胡扯了！甚麼有希望？甚麼我們這一輩子人物？就按我們這一輩的留學生來講罷，英國法國咱暫且不說，光柏林就有四五百中國學生；我問你，老趙，你說誰是真正來讀書的？無論張三李四，剛下火車站，就開始打聽怎樣考文憑，怎樣去考博士，……壓根就沒有有人探問怎樣求實在學問，怎樣進工廠去實習，……簡直就沒有一個！算了罷，還甚麼救國……』

老張發完此篇『講義』之後，全食堂的空氣忽然沈悶起來了，大家面面相覷，不做一響，好似一針穿到了大家的病根，只好低頭紅臉，還有甚麼說的呢！

『有了！』老趙很得意的樣子，『譬如老李就是一個，他把學校的功課結束了之後，立刻到工廠去實習，難道你弗曉得？』

老張：『是！不錯！他，我知道，你再找出第二個來！』

『……………』老趙低着頭想了半天，不能出聲。

老張：『老趙，你再給我找出第二個來！恐怕不能了罷！』

『這一個已經夠了，你就不能說一個也沒有！』老趙有理。

老張：『算了罷！虧你肯說，四五百留學生只有一個人肯幹，那就夠了？哪中國就有希望了麼？啊啦啦！』

巴黎大學的學潮

弱 民

法國政府是勢利眼，誰家富強牠舐誰的屁股。牠不管是否合乎情，順乎理，一股勁的硬往下幹。比如是『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牠始終偏向着日本，並且對中國一意嘲弄謾罵。由東三省之失，以至熱河，華北，……法國的報紙（政府方面的，右派，而左派的報紙極少），每次都用特號大字，登在第一版，惟恐人家忽略了這項消息。而其標題措辭，都是用尖酸刻薄，冷嘲熱罵的態度，來極力舖張。一方面大聲高呼，以慶祝日本的勝利，恨不能雙手將他捧到天上；一方面則痛詆中華民族之窮，弱，愚，野，該死該亡，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入地獄。因此，我始終對於勢利炎涼的法國政府看不順眼，本心裏有些生氣！

又比如自意阿事件發生後，法國政府始終偏向着意大利。因而法國的一般輿論，大眾的心理，都以爲阿比西尼亞那些黑人弱種該死該亡；意大利爲的是教育他們，啓發他

們，才去丟炸彈的。甚至於我的房東老太婆，她還每日裏爲意大利祝福，願其早日成功凱旋。這，我真是看着不順眼，本心裏有些生氣！

不過也不能一筆抹煞，法國人也不完全是『混鷄子』，明哲之士雖是有，可是，在這個世界裏，好人，明白人，講理的人是站不住腳的。這就是法國學潮的遠因。

這話已經有十四天了，巴黎大學法科有一位教授名寨子（Janc）者，他在上課的時候，常常爲小弱的阿比西尼亞抱不平，發些正義之辭。由反面看來，對於現在炎涼的法國政府，也是看不順眼的。

法國的一般青年學生的思想，可就更不一致了，尤其是法科裏的學生：有的是保皇黨，有的是右派法西斯黨，以至於社會黨急進派，極左派，共產黨，……複雜的一塌糊塗。不過，按大體說來，還是法西斯派的多數；他們不管是非真假，祇知死捧政府的腳。就是說，他們就不愛聽寨子教授那一套。於是，某日寨子先生上課時，學生們大起其鬨，當場出彩；隨後，學生們很堅決的，非把寨子趕出巴黎大學不行；這是學潮的開始。法國的習慣，任何大學教授都是由教育部聘任的。平民要想做教授，那談何容易？而已經當了教授的，則成爲其終身的事業；告老者有之，而撤職之事，壓根兒沒有聽見

過。此次巴大法科學生呈請教育部，要求撤寨子教授的職，就算是破例的新聞。學生的口號是：非把寨子趕走了，誓不上課。好，更乾脆！教育部不答應還不要緊，全法科的教授倒煩了，來一個『罷教』，結果是『關門大吉』。

法科的學生善搗亂者多，他們一不上課，更來了勁了，她們要煽動巴大各科及各省的大學來一個總罷課。於是聖米市兒大街家家咖啡館裏，都裝滿了學生，他們忙着開會，討論應付的辦法。——警察先生們呢，黑鴉鴉的站了一大街。交通阻隔，議論紛紛。學生往往數十成羣，高呼口號：『驅逐寨子，法科復課』！大張標語：『寨子滾蛋』！其行動言語之激烈者，當場即為警察逮去。——如是者三數日，每天晚上統計，總有五十，六十，一百八十的學生，被逮捕者，但旋即釋放，未有隔宿的。

理科，醫科，藥科，……本來照常上課的；後來每有十數學生，於上課之際，跑進教堂，大吵大鬧，拍案打地，甚至有把臭阿麻尼亞水滿堂亂灑者；結果，教授跑了，學生散了；警察趕來，已是無濟於事矣。在此種情況之下，硬弄成了個巴黎大學學生總罷課的混亂狀態。而外省的，如里昂，地鍾，包兒斗……各大學亦曾來電響應過。

太陽無情，牠照常的起落，眨眼已兩週矣。理科，醫科，藥科，文科……雖已照常

上課，而法科的鐵門仍然關得緊緊的。

我想，法國政府所以不同情於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者，祇緣爲自己留有餘地步，以便進行他侵略的政策。倘若他現在對中國或阿國表同情，將來他怎好去侵略非洲與雲南呢？現在青年的學生，就是將來的政府當局，他們也是照樣的去侵略和壓迫弱小民族，並且給強國去舐屁股，是可斷言也。所以在這年頭，我們趁早不要妄想甚麼真理與和平。祇要世界上有強國與弱國之分，則真理與平等永久是埋在十里雲霧中的。

巴黎的小腳

徐 訥

莫擺桑一篇小說「項圈」，在中國有好幾個人翻譯過，所以我想大家都熟悉的。這故事是說一個小職員的太太，因為部長的請客，在一家富家裏借得一個項圈，出了一夜鋒頭，早晨回來時，項圈忽然不見；於是傾家蕩產購原樣寶物奉還原主。以後刻苦積蓄，悠悠十年，方才把家庭經濟恢復，可是那時候才知道前所借的項圈原來是「料貨」。

這小說我很久以前讀的，所以所記或者有點出入，可是這裏所要說的不是故事的本身，也不是談莫擺桑的小說藝術，所以也不必把這故事說得怎麼真確。問題要想向讀者提出的，是當窮人向富人借首飾時，竟會把偽的當真的借來，竟會當作真的去出鋒頭。在她這一夜鋒頭中，我相信席上許多闊人早就看出牠是假的，而她自己不知道吧了。不用說她所戴的本是「料貨」，就是真貨，在你窮人身上，誰會相信不是料貨呢？世界上

生成就有這勢利的觀念，在闊人地方的東西，假的會變成真的，蹩腳的會變成講究的，過時的會變成時髦的，而在窮人地方則正是相反。小職員的太太，以爲闊人家中的一切不會錯，所以不問真偽就以爲是了不得的寶物而借來，而出鋒頭，而因此滿足了虛榮。

世界上女人的服飾也正是一樣，鄉下人相信城裏，城裏人相信都市，一切都模仿都市的時行。各國都市又相信巴黎，於是巴黎就什麼都好，什麼都美起來。巴黎女子的衣裳，帽樣，巴黎的化妝品，以及巴黎的一切。多麼不合理的是好，多麼不舒服的也是好，與巴黎所風行的樣子相背的無論多麼美都是醜，無論多麼合理的都是野蠻了。

在巴黎的東方孩子，我一般的觀察到，幾乎個個人都有這勢利的眼睛；許多離我們稍遠，我們不常見的事物，屬於西洋的，他們就以爲是真是美是善，是進步，屬於落後民族的，他們就以爲是偽是醜是惡是野蠻。這種觀念原是難怪的，因爲整個國家的文明是別人進步，正如我們看見富人一樣，因爲一般的是他有錢，所以以爲他一切用具與飾物都是比我們以及比他窮的人華貴了。可是文化與美，有時候不是一般的，正如窮人也可以有一顆祖傳的真珠一樣。普通一個工人一個農夫在我們一般的講，學問自然不及大學生，可是他們特殊的知識與手藝，有時遠遠超過大學生以上的，所以我們應當平心靜氣

來看看我們眼上的東西，像一個當舖的夥計一樣，一件貨物無論是窮人是富人交來的，我們應當把牠客觀的估估價看。

或者大家以為巴黎是女子服飾最講究的地方，所以一說到女子就記起巴黎，好像巴黎也是出美人的地方了。在中國，留學生回國，愛替外國吹牛，所以在國內朋友，好像都覺得巴黎是多美人的。我在巴黎日子雖不久，但街上每天看見無數的女子，沒有一個可以稱得起美的。有一次在圖書館中，才發現了一個美女子，可是我後來聽她說話又知道原來她並不是法國人，是一個白俄。在溜冰場上，我又看見一個美女子，我以為這是巴黎靈氣所鍾之人了，可是聽她說話，原來是西班牙人。我在國內北方時候，許多人都說上海人壞，其實這是冤枉上海人的，我在上海住了許多年，真正上海人不過碰見十來個。所以說到巴黎女子美的話，恐怕也是冤枉巴黎女子吧。如果說「上海人」與「巴黎女人」的名詞，是以住在那裏的人為標準，則說上海人壞倒是一個真確的判斷，說巴黎女人美則是世界的謠言吧了！

一個美人，無論男的女的，同天才一樣的難得，天才的出現並沒有國際的界限，美人自然不會專出在巴黎。天才還有後天的環境，歷史的傳統，美人則比較更靠先天。美

的標準雖然各民族各民族不同，但是各民族有各民族特殊的美點，同時，民族與民族間也有共同的共存的美點。先進的民族不見得多天才，近代自然科學的偉人叫愛因斯坦的是猶太人，社會科學的偉人叫做馬克斯的也是猶太人，猶太人是亡國奴，可是天才竟出於亡國奴裏。雖然巴黎紐約有幾千女子天天在用科學方法把身材弄瘦弄胖弄長弄短在鍛鍊，以求切合於愛神塑像的模型，可是這只是一種努力，努力可以向美發展，但沒有天赋還是不行的。

歐洲的文明，並不是他們多天才多聖人；國家的強盛，建設的進步，恐怕還在一般智識的提高與一般人民工作的努力與緊張。一個普通常用的工程師一個學者，只要一點點努力都可以有，用不着什麼大天才的。一個衣服整齊，面貌身體正常的女子，家家的女孩都可以做到，用不着一定要美人。所以國家進步與落後，只是一般人民程度的提高，歐洲比我們行的地方就在這裏。他們人人都有中學智識，都有讀報興趣，都有普通事件的常識，都有水平線的聰明，都有點愛美的興趣與打扮的能力，所以普通女子都不會穿顏色太不調和的服裝，也不會作不整齊而奢侈的打扮，也不會有外面穿華麗緞子衣服，裏面襯衫袖子非常醜陋的服裝。這就是他們的特點。所以說在巴黎看不見美女人並

不是希奇的事情。同樣的巴黎時行的裝束說是怎麼樣在世界上出奇，怎麼樣特殊，亮，怎麼樣的美，也不是正確的了！自然，巴黎有他特殊的地方的漂亮的自出心裁的打扮，但是中國日本印度也何常沒有呢？以前我在雜誌中畫報上書籍裏看到印度人馬來人鼻葉上帶着鼻環，或者當時是受了些白種人武斷的批評的影響，以為這是一種野蠻的裝飾；可是當我這次來歐洲途中看過幾個這種裝飾的女子後，我覺得這種武斷的說法，實在是再野蠻沒有了！

因為在我們批評別人的野蠻時，到底指什麼而說，我們自己都還不知道的。如果說她是損害肉體去打扮，是件野蠻的事情，那麼中國的纏腳，西洋的束腰自然更野蠻；離開纏腳束腰不算，那麼西洋人中國人也都帶耳環麼？耳環與鼻環是一點點分別沒有的，同樣在肉體上穿一個小孔，同樣套一個環子或者是一粒寶石或一點金星。要是說野蠻不在她們損害肉體去打扮，而是因為這打扮不是美的，那麼那根本是說這話的人審美能力的殘缺，而不是那打扮的殘缺。

自然，大多數的她們因為整個生活的落後，衣服的不整齊與骯髒，使我們見了有點不習慣，但是她們有教養的女子，有許多特出的地方是我們中國人日本人以及西洋人所

不能及的。

我覺得中國日本的女子，臉大都長得太平板，腿長得太短，身體的線條柔和可是失之於弱，態度舉動，有靜穆文雅幽閑的美但是失之於懦。西洋的女子的舉動態度都靈活有力，可是失之於粗。鼻子常常太粗露不整，臉部有時就太蹊蹺，頭有時太大，頭頸一般的更是嫌短。她們衣服沒有領子，確是補救了不少頸短的缺點，但自頸至肩的線條，就令人感到粗糙。中國人在這點上是比西洋人美的，所以可以穿高領子的旗袍，但是一到肩部，線條就嫌柔弱。以前中國所謂美人肩，是使人看了覺得可憐的，現在雖是不時行了，可是一般的柔弱還是存在着。

印度人的美，所以爲西洋人中國人不及的地方，就是她們是介於二者之間的，有中國人西洋人之美，可是很少有他的缺點。以臉而論，他們是靈活而不蹊蹺，平整而不單調的，眼眶有西洋人一樣的深邃，睫毛可特別的長，眼球尤其清潔乾淨，所以眼睛灼灼發光，特別顯得靈活有神。身體有西洋人的高度，所以腿不太短，態度舉動有靜穆幽閑之美，可是內藏着無限的活力與精神，因此沒有中國的「懦」與西洋的「粗」的缺點。頸有中國人之長度，而頭部似較西洋人靈小，所以自頸到肩背的線條，是遠比西洋人

峻峭，比中國人健碩的。一般人都說中國人宜近看，西洋人宜遠看；假如這是真的，那麼印度人宜遠看亦宜近看是沒有疑問的。

人體美的標準，最沒有辦法的是皮膚的顏色，其實這是不必有什麼標準的，正如一件衣料的美醜，黑底的可以有美，白底的可以有美，黃點藍底的也可以有美的。中國人皮膚求白皙，西洋人因為太白皙，所以她們愛用黃褐色系的粉脂，印度人皮膚是褐色系的，我覺得用不着什麼粉脂，已經有她的美點，以膚質論，自然沒有中國人的細膩，但也沒有西洋人的粗糙，近代西洋美容家，首要的口號就是毛孔緊縮，但這只是呼聲，假如有，也不是永久而普遍的。可是中國是天生有的，印度也有。

但是印度人有一個最不美的地方，就是嘴唇的顏色太黯，這在他們眼睛特別有光的臉上，是更顯得缺少一種均勢的，要補助這個缺點，是要靠他們整齊而白皙的牙齒，可是印度美是在文雅之中含着力量的，勉強說或者是一種莊肅吧；這不知是否與他們宗教有關係，我覺得是有點神祕的趣味的，這種趣味因此就使他們不常露齒。我想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需要一種裝飾，以彌補這個缺陷，這裝飾就是鼻葉上戴一個環子。從我所見到那幾位所謂有教養的女子看來，現在用的大概不是環子而是一小點鑽粒，正

如我們中國常用在耳朵上的小粒鑽飾一樣。我覺得這在美學上很可以尋到根據，而她們是從幾千年的審美經驗上得來的，我們有什麼立場可以說她們是野蠻的裝飾呢。

印度人是需要一種合於他們唇色的口紅的，鼻子的旁邊似乎也需一粒痣，可是她們的鼻飾代替了這二層的需要。一般我們在雜誌上看到的他們過去所用的環子，有時的確太太長，這太太長的來源，我想同中國許多人戴了滿頭滿臂的首飾一樣，是由美的裝飾蛻化為賽富的作用的緣故；這是中西洋都有這種情形的，我想每個人也都有這種經驗，中國的小姐太太們也可以想想看，是不是有時為要戴一雙質料比較講究的手套，而把整個身體的顏色的調和破壞呢？是不是有時因為要多戴一隻指環，而把你整個素美的純潔的打扮損害了呢？所以這種變態的為賽富的作用而呈現的形態，不是原來為美的本質，我們是不能根據它來談的。

在她們一星的鼻飾上，使我很易想到西洋的 Beauty spot，Beauty spot 就是用漆黑的黑痣來點綴平白無瑕的臉上，使其有一點缺陷，可是這缺陷，是使白底與黑點二者的矛盾與衝突發生一種襯托的作用了。但這是與鼻飾的作用不同的。

如果要說這種缺陷美的點綴是西洋近代美容上最奇的研究與收獲，要來野蠻地批評

東方的裝飾是野蠻的話，那末我要向大家申說，這缺陷美在中國在印度是早就在用過的。

我現在在自然一時說不出中國開始運用缺陷美的年代，但是，中國女人在鼻樑上兩眉的中間點染一種柳葉形的紅印，是遠在西洋運用黑痣以前；而這紅印的點綴，也正是完全一種缺陷的作用。

中國現在，大人們有興趣時，也替兒童們作這一種打扮，是還可以讓讀者去尋到這點點綴的作用的。

印度人運用缺陷美也是在兩眉的中間，也是紅色，地位比中國似乎高一點，而形狀則不是柳葉形，而是一種完全像撲克牌上的紅心 (heart) 或方塊 (diamond)，這種缺憾美開始運用的年代我不知道，但是我在博物院看到“*The Last Queen of Kandy*”的像上，是已經有這個裝飾了。印度女人現在還多數同樣的在點染。

這三種不同的點綴，都是為缺陷美所需要，可是其要求是不同的，西洋人的黑痣作用令人對她起了親切無邪的感覺，中國人的紅印是令人對她起了一種憐惜的情緒的，而印度的紅心，則會使人覺得她崇高而神聖的。這我想大概是各地社會環境，對於花，

對於自然，對於女子美的賞鑑是不同的緣故。西洋要求是天真無邪與親切的姿態，中國要求的是值得憐惜的風度，這在以前西洋文學中中國文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的。易卜生把小鳥般的娜拉拉出家庭到社會上來，是攻擊男子社會對於女子以天真無邪親切的條件作為美的標準的。可是一直到現在，社會還是屬於男子的，西洋的女子還要用黑點來表示她的無邪與天真。中國向來以病態美為美的原則，所謂「我見猶憐」「弱不禁風」……等都是文人贊女子的口頭禪，纏腳的發明也是為適應這種要求，所以中國女子要顯出病態來是自然的結果，鼻樑上的紅印也是這個道理，所以她有時候不靠點染，而是靠手扭捏的。對於印度，我可說不出什麼，但是從博物院中的皇后像看起來，從他們社會上宗教的空氣看來，從女子們莊肅的風度看來，把女子打扮得有點神聖與神祕的意味，正是極不矛盾的事情。

中國現在是一天天歐化了，腳也放了，紅柳眉形缺陷的點綴也不要了，這兩年來，小姐們在夏天都愛穿露孔的皮鞋，我總是感到不美，對於上海那般西洋人，不管腳趾上染得多麼紅，我也是一樣的感到。但是我說不出其中的理由。我想了許久，後來，才覺得，或者是它引不起我自然的感覺的緣故，美，當然，不儘是自然，還有社會的趣味，

但赤腳是向着自然美走的一種運動，如果不能引起人有點自然的感覺，這個失敗就可以是不美的理由；譬如露腿，也是向自然美走的一種趨勢，牠就能夠引起我一種自然的感覺，這就是牠成功的地方。但是我還想不出這個不自然地方在那裏。一直到見了印度女人的腳以後，才知道中西女人們的腳實在太病態了，中國現在二十歲左右的女子，或者還穿過中國的布鞋，中國布鞋有時候太小太短；後來同西洋人一樣，穿西洋皮鞋，西洋的皮鞋時行高跟，腳趾往前衝，頭又尖，到現在，弄得所有上海這般中西女子幾乎沒有一雙健全腳樣，腳趾發育得尤其不健全，不是小趾深藏在第四趾下面，就是第二趾翻在大趾與中趾上面，又因頭往前衝，腳趾都參差無序，有許多畸形的彎曲，有的還露着許多腳癬，看來實在不美；印度女人的腳的確少這些毛病，世界上腳最美的在塑像方面是釋伽牟尼佛像，這在中國在印度廟宇裏都是一樣的，在人方面是八歲十歲以下的兒童，印度女人雖然不能同這些比，但至少令人起一種乾淨的自然的感覺，其實印度女人現在也都穿高跟鞋了，能夠保住這點自然的乾淨，我想她們一定有進房赤腳的習慣的。這是中國摩登小姐，西洋時髦女郎所不能及的。

前些天接到宇宙風寄我的一冊陶亢德編的「她們的生活」，首篇就是謝冰瑩女士的

一篇「補襪子」的文章。她在獄中不肯脫襪子露出她纏過的小脚，所以想盡方法要補襪子。不肯脫襪子怕露出難看的脚，這是冰瑩過於不看自己脚樣而妄穿露脚皮鞋的中西名媛的地方，但是她泊丟中國的臉，我倒以為這是不必的。因為巴黎現在也正風行着小脚，這小脚的風氣，我想不久就會傳到美洲與日本的，像日本這樣矮美的女子，有一雙傳統的大脚，為美，是應當，而且必然的會接受巴黎的傳染的。

說到巴黎的小脚，使我想到中國有一個傻子的故事，這故事說一個傻子拿了一個長竹竿進城，豎着拿不進去，橫着拿不進去，正在無法可想的時候，城上的兵士說：『你這傻子，快交給我，我替你從城上遞過去。』於是這長竹竿由城上安穩遞過。但是他們竟會想不到像竹竿這樣長的東西，平直的時候，從一個直徑一尺的圓孔就可以穿過去的。所以一件大的東西，換一個方向可以變成很小，人類的脚也是一樣，平看看似乎一尺三寸，但豎起來同牛蹄並不差多少，巴黎的小脚第一個方法就是把脚豎起來，這就是說，他們的鞋跟已經高到把脚直豎起來的境地了。高跟鞋不是今日始，但為要脚小而更將其跟做高，這是現在才注意到的。這是第一個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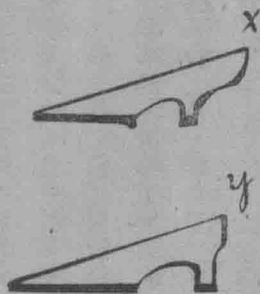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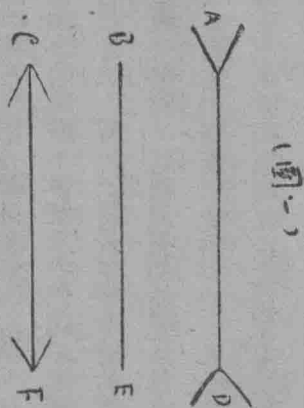
第二個技巧是將鞋底做得狹，狹得只有二個手指的地位，以這不到一寸闊的地位，

要放西洋女人五六寸寬的腳，無論她怎麼把腳趾背在一起，也終是不可能的，所以實在說腳只是支在圓形的皮鞋面子上，皮鞋面子的下部是硬得同鞋底一樣，所以腳放在那裏不會軟下去，從這支點到鞋底的空隙，則用皮用絲絨填起來，這個方法可以使我們想到中國的「裏高底」的作用，民國年代生出來的人或者是沒有聽見過「裏高底」，可是你們的前輩都可以告訴你們，這就是用木頭做成小腳跟的樣子，襯在鞋跟裏，把較大的腳踏在上面；這也是把腳的寬度放到鞋面的一個辦法，然而現在這辦法換了一個形態用在巴黎時髦女子的腳上了。

這二種技巧，第一個是屬於物理的，只是用小的方面露給我看了。第二個是利用我們傳統觀念的弱點，傳統上我們總以為腳放在鞋底上，鞋底一定與腳底一樣大，所以我們在她們鞋子上看，以為是多麼玲瓏的小腳了。但是他們還用第三種技巧，這是利用我們視覺的錯覺的。所謂視覺的錯覺是根據心理學來的，說穿了非常簡單，那就是下面三條同樣長的線，錯覺則告訴我們好像是C F線短於A D，與B E二條的。（圖一）同樣的，他們利用這個原則，使我們看X鞋會比Y鞋小了許多，雖然他們是同一樣的尺寸。（圖二）

這就是說，這個技巧的運用是他們把鞋跟斜到腳點的中心來了，此外技巧上他們還注意的是把鞋子做得合式，整個的把腳裹住，使腳與鞋中間一點空隙都沒有。這似乎在運用經濟的本事了。

不管他們用什麼樣花樣，事實上她們以小腳為美是與中國沒有什麼不同的，也沒有什麼比中國進步的地方，所不同的中國的小腳是預備在長衫長裙裏移動，是預備在大殿深宮廣廈金屋裏「婀娜」的；而巴黎的小腳是要露在外面，在咖啡館，歌劇場，跳舞場



(二圖)

裏去踮躑的。前者是迎合封建社會的需要，後者是迎合資本社會的需要，需要不同，因而形態各別，可是其為男子中心社會中變態的裝飾則是一樣的。

我不是小腳的歌頌贊美者，但我覺得中國小腳在文化上只是一種變態，而不是怎麼醜惡，也並不是什麼野蠻的事情，在歷史的過程中，畸形的裝飾與習慣各國都有，但都有他地理的歷史的或者社會的根據。中國的小腳是不合理的，但在當時環境裏，的確是一種美，這是無可疑慮的事；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一種美到後來變成醜，也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事。不止中國小腳不美於繁華的動態的社會中為然的。巴黎的小腳能夠美到幾時，這也是有一個可數的年限。

歷史的演進，或稍稍快點，或稍稍慢點，各國環境不同，使呈現的方式稍異，而其整個的趨勢總是一樣的。所以掛着五寸長的耳環而笑印度女子的鼻飾為野蠻，捧着巴黎的小腳而譏中國過去小腳為野蠻，這是件多麼野蠻而不講理的事情呢！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巴黎。

巴黎的書攤

戴望舒

在滯留巴黎的時候，在羈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賞心樂事的有兩件：一是看畫，二是訪書。在索居無聊的下午或傍晚，我總是出去，把我遲遲的時間消磨在各畫廊中和河沿上的。關於前者，我想在另一篇短文中說及，這裏，我祇想來談一談訪書的情趣。

其實，說是「訪書」，還不如說在河沿上走走或在街頭巷尾的各舊書舖進出而已。我沒有要覓什麼奇書孤本的蓄心，再說，現在已不是在兩個銅元一本的木匣裏翻出一本 *Pâtisier français* 的時候了。我之所以這樣做，無非爲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娑觀賞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滿足的，況且薄暮的賽納河又是這樣地窈窕多姿！

我寄寓的地方是 *Rue de l'Ecluse*，走到賽納河邊的書攤，祇須沿着賽納路步行約摸三分鐘就到了。但是我不大抄這近路，這樣走的時候，賽納路上的那些畫廊總會把我的脚步牽住的，再說，我有一個從頭看到尾的癖，我甯可兜遠路順着約可伯路，大學路

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後從巴克路走到王橋頭。

賽納河左岸的書攤，便是從那裏開始的，從那裏到加路賽爾橋，可以算是書攤的第一個地帶，雖然位置在巴黎的貴族的第七區，却一點也找不出冠蓋的氣味來。在這一地帶的書攤，大約可以分這幾類：第一是賣廉價的新書的，大都是各書店出清的底貨，價錢的確公道，祇是要你會還價，例如舊書舖裏要賣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納爾(T. Renard)的日記，在那裏你只須化二百法郎光景就可以買到，而且是嶄新的。我的加梭所譯的賽爾房德思的模範小說，整批的歐羅巴雜誌叢書，便都是從那兒買來的。這一類書在別處也有，祇是沒有這一帶集中吧。其次是賣英文書的，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奧萊昂車站多少有點關係吧。可是這些英文書的買主却並不多，所以化兩三個法郎從那些冷清清的攤子裏把一本初版本的萬牲園裏的一個人帶回寓所去這種機會，也是常有的。第三是賣地道的古版書的，十七世紀的白羊皮面書，十八世紀飾花的皮脊書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書框裏，上了鎖，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價值較次的古書，則雜亂地在木匣中堆積着，對着這一大堆你推我擠着的古老的東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這種書攤前比較熱鬧一點，買書大多數是中年人或老人。這些書攤上的書，如果書攤主是知道值錢的，

你便會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識貨，你便沾了便宜來。我曾經從那一帶的一位很精明的書攤老闆手裏，化了五個法郎買到一本一七六五年初版本的 *Du Laurens* 的 *Imrice*，至今猶有得意之色：第一因為 *Imrice* 是一部干禁之書，其次這價錢實在太便宜也。第四類是買淫書的，這種書攤在這一帶上祇有一兩個，而所謂淫書者，實際也僅僅是表面的，骨子裏並沒有什麼了不得，大都是現代人的東西，寫來騙騙人的。記得靠近王橋的第一家書攤就是這一類的，老闆娘是一個四五十歲的虔婆，當我有一回逗留了一下的時候，她就把我當做好主顧而慫恿我買，使我留下極壞的印象，以後就敬而遠之了。其實那些地道的「珍秘」的書，如果你不願出大價錢，還是要費力氣角角落落去尋的，我曾在一家猶太人開的破貨店裏一大堆廢書中，翻到過一本原文的 *Cleland* 的 *Fanny Hill*，只出了一個法郎買回來，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從加路賽爾橋到新橋，可以算是書攤的第二個地帶。在這一帶，對面的美術學校和錢幣局的影響是顯著的。在這裏，書攤老闆是兼賣板畫圖片的，有時小小的書攤上掛得滿目琳琅，原張的蝕雕，從書本上拆下的插圖，戲院的招貼，花卉鳥獸人物的彩圖，地圖，風景片，大大小小各色俱全，反而把書列居次位了。在這些書攤上，我們是難得碰

到什麼值得一翻的書的，書都破舊不堪，滿是灰塵，而且有一大部份是無用的教科書，展覽會和畫商拍賣的目錄。此外，在這一帶我們還可以發現兩個專賣舊錢幣紋章等而不賣書的攤子，夾在書攤中間，作一個很特別的點綴。這些賣畫賣錢幣的攤子，我總是望望然而去之的（記得有一天一位法國朋友拉着我在這些錢幣攤子前逗留了長久，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委實十分難受，以後到河沿上走，總不願和別人一淘了）。然而在這一帶却也有一兩個很好的書攤子。一個攤子是一個老年人擺的，並不是他的書特別比別人豐富，却是他為人特別和氣，和他交易，成功的回數總是居多。我有一本高克多（Cocoteau）親筆簽字贈給詩人費爾囊·提華爾（Fernand Divoire）的 *Le Grand Ecart*，便是從他那兒以極廉的價錢買來的，而我在加里馬爾書店買的高克多親筆簽名贈給詩人法爾格（Fargue）的初版本 *Opera*，却使我化了七十法郎。但是我相信這是他錯給我的，因為書是用蠟紙包封着，他沒有拆開來看一看；看見了那獻辭的時候，他也許不會這樣便宜賣給我。另一個攤子是一個青年人擺的，書的選擇頗精，大都是現代作品的初版和善本，所以常常得到我的光顧。我祇知道這青年人的名字叫昂德萊，因為他的同行們這樣稱呼他，人很圓滑，自言和各書店很熟，可以弄得到價廉物美的後門貨，如果顧

客指定要什麼書，他都可以設法。可是我請他弄一部紀德全集，他始終沒有給我辦到。

可以劃在第三地帶的是從新橋經過聖米式爾場到小橋這一段。這一段是賽納河左岸書攤中的最繁榮的一段。在這一帶，書攤比較都整齊一點，而且方面也多一點，太太們家裏沒事想到這裏來找幾本小說消閑，也有；學生們貪便宜想到這裏來買教科書參考書，也有；文藝愛好者到這裏來尋幾本新出版的書，也有；學者們要研究書，藏書家要善本書，獵奇者要珍祕書，都可以在這一帶獲得滿意而回。在這一帶，書價是要比他處高一些，然而總比到舊書舖裏去買便宜。健吾兄覓了長久纔在聖米式爾大場的一家舊書店中覓到了一部龔果爾日記，化了六百法郎喜欣欣的捧了回去，以為便宜萬分，可是在不久之後我就在這一帶的一個書攤上發現了同樣的一部，而裝訂却考究得多，索價就祇要二百五十法郎，使他悔之不及。可是這種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跑跑舊書攤的人第一不要抱什麼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閑暇有耐心，翻得有勁兒便多翻翻，翻倦了便看看街頭熙來攘往的行人，看看旁邊賽納河靜靜的逝水，否則跑得腿酸汗流，眼花神倦，還是一場沒結果回去。話又說遠了，還是來說這一帶的書攤吧。我說這一帶的書較別帶為貴，也不是胡說的，例如整套的 *Echanges* 雜誌，在第一地帶中買祇須十五個法郎，這

裏却一定要二十個，少一個不賣；當時新出版原價是二十四法郎的 Celine 的 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在那裏買也非十八法郎不可，竟祇等於原價的七五折。這些情形有時會令人生氣，可是爲了要讀，也不得不買回去。價格最高的是靠近聖米式爾場的那兩個專賣教科書參考書的攤子。學生們爲了要用，也不得不硬了頭皮去買，總比買新書便宜點。我從來沒有做過這些攤子的主顧，反之他們倒做過我的主顧。因爲我用不着的參考書，在窮極無聊的時候總是拿去賣給他們的。這裏，我要說一句公平話：他們所給的價錢的確比季倍爾書店高一點。這一帶專賣近代善本書的攤子祇有一個，在過了聖米式爾場不遠快到小橋的地方。攤主是一個不大開口的中年人，價錢也不算頂貴，祇是一開口你就莫想還價，就是答應你還也是相差有限的，所以看着他陳列着的泊魯思特全集，插圖的天方夜譚全譯本，Chirico插圖的阿保里奈爾的Calligrammes，也只好眼紅而已。在這一帶，詩集似乎比別處多一些，名家的詩集化四五個法郎就可以買一冊回去，至於較新一點的詩人的集子，你祇要到一法郎或甚至五十生丁的木匣裏去找就是了。我的那本僅印百冊的 Jean Gris 插圖的 Reverdy 的沉睡的古琴集，超現實主義詩人 Gui Rosey 的三十年戰爭集等等，便都是從這些廉價的木匣子裏翻出來的。還有，我忘

記說了，這一帶還有一兩個專賣樂譜的書舖，祇是對於此道我是門外漢，從來沒有去領教過罷。

從小橋到須里橋那一段，可以算是河沿書攤的第四地帶，也就是最後的地帶。從這裏起，書攤便漸漸地趨於冷落了。在近小橋的一帶，你還可以找到一點你所需要的東西，例如有一個攤子就有大批 Z. R. F. 和 Grasset 出版的書，可是那位老闆娘討價却實在太狠，定價十五法郎的書總要討你十二三個法郎，而且又往往要自以為在行，凡是她心目中的現代大作家，如摩里阿克，摩洛阿，愛眉 (Aymé) 等，就要敲你一筆竹槓，一點也不肯讓價；反之，像拉爾波，茹昂陀，拉第該，阿朗等優秀作家的作品，她倒肯廉價賣給你。從小橋一帶再走過去，便每下愈況了。起先是雖然沒有什麼好書，但總還能維持河沿書攤的尊嚴的攤子，以後呢，買破舊不堪的通俗小說雜誌的也有了，買陳舊的教科書和一無用處的廢紙的也有了，快到須里橋那一帶，竟連賣破銅爛鐵，舊擺設，假古董的也有了；而那些攤子的主人呢，他們的樣子和那在下面賽納河岸上喝劣酒，釣魚或睡午覺的街頭巡閱使 (Clochard)，簡直就沒有什麼大兩樣。到了這個時候，巴黎左岸書攤的氣運已經盡了，你的腿也走乏了，你的眼睛也看倦了，如果你袋中尚有餘錢，

你便可以到聖日爾曼大街口的小咖啡店裏去坐一會兒，喝一杯兒熱熱的濃濃的咖啡，然後把你沿路的收獲打開來，預先摩娑一遍，否則如果你已傾了囊，那麼你就走上須理橋去，倚着橋欄，俯看那滿載着古愁并飽和着聖母祠的鐘聲的，賽納河的悠悠的流水，然後在華燈初上之中，閑步緩緩歸去，倒也是一個經濟而又有詩情的辦法。

說到這裏，我所說的都是賽納河左岸的書攤，至於右岸的呢，雖則有從新橋到沙德萊場，從沙德萊場到市政廳附近這兩段，可是因為傳統的關係，因為所處的地位的關係，也因為貨色的關係，牠們都沒有左岸的重要。祇在走完了左岸的書攤尚有餘興的時候或從盧佛爾（Louvre）出來的時候，我纔順便去走走，雖然間有所獲，如查拉的 L'homme approximatif 或盧梭（Henri Rousseau）的畫集，但這是極其偶然的事；通常，我不是空手而歸，便是被那街上的魚蟲花鳥店所吸引了過去。所以，原意去「訪書」而結果買了一頭紅頸雀回來，也是有過的事。

比國遊記

失民

(一) 比京不魯賽兒

柏林的氣候變的很快，一過了九月十五，樹葉及花草即開始彫落了。這種淒涼彫殘的秋象，宜於詩人，去作一冊柏林落葉集，而不宜於『俗骨頭』；宜於文人，去寫一篇德京秋聲賦，而不宜於『理人』（即每日斤斤於「一乘一等於二」之數學家，或埋頭實驗室，「硫黃加醋即得硫酸」之化學家……）；在下既『俗』且『理』，沒有辦法，祇得收拾行李，上火車。

車離柏林，正是午夜時分，人們都睡了，工廠的機器，街上的車馬，也都不做聲了。偌大的一座柏林城，這時候，死氣沈沈，黑鴉鴉的像一大片松林墓田。陰慘慘的令人對牠絲毫不生留戀之懷，同車的諸君不約而同的『謁周公去』了。咱不得已，也將頭

一縮，硬裝一番。

車快出德國境了，天才放了亮。及抵啊恨，已是早餐時候；我們就在此地換了車。比利時的火車走起來慢似牛車；其原因，我想：比國國土甚小，小得像我們大中華民國之一縣，火車跑的雖然這樣慢，但二個半鐘頭已經由這邊穿到那邊去了，倘若火車走的快些，則不到一小時工夫，即可穿過其國全境；那未免太不像話了，還是慢一點好。話可又說回來了，這樣一個小的像蝸牛角似的國家，歐戰時牠怎敢向德國敵抗？且竟能支持月餘？——有了，這一定因為比國太小的緣故；倘若比國是個大國，其必有大國之風度：敵人向我要土地，盡可以隨便奉送上幾萬方里。再要，則再給他些。直到他不好意思開口時，那才是最後的勝利呢！

既到不魯賽兒，慢慢的下了車，一點也沒慌張，咱們是由大城市來的人呢，是不是？

客棧裏迎客的夥計，會跑進車站裏邊來。你一面走，他一面跟在後邊嚕嚇：『先生，你是要很大的房間呀？還是要小一點的呢？這兩種咱們全有。價錢不貴，房子可漂亮。交通又便利，好去參觀世界展覽會呀。』

『多少錢一天？』我有意無意中的問他。

『不貴！不貴！房子漂亮，僅五十個佛郎一天，連飯在內，每天八十佛郎，先生，你若來，咱們還特別打個折扣呢。』

『每天八十佛郎，』這真出意料之外。我當然不去，不過這種拉客的情形，倒也有趣，像在中國一樣。但是比利時人太有些老實，他不應當將每天房飯八十佛郎的話全盤托出。他應當到中國去留學，跟着天津老們學學，比如房飯無妨定價每天十佛郎。待客到店之後，吃一個菜加他廿五佛郎，一個湯再加上十個，一床被單再加……這樣就可以大敲過路客一頓，發竹槓之洪財矣。

把行李存在車站裏，單身各處亂跑，附近車站的旅館讓我問遍了，都是貴的一塌糊塗。後來累了，遂於一小巷中檢了一個小旅館，跑到房子頂頂（北京的房子不高，普通只有四層），定了一間最小的屋子；不講理，他還要我廿五個佛郎一天。這個，咱明白，既是離車站近，又因世界展覽會的關係，我們過路的人不受敲，誰受敲？『天下的烏鴉一般黑，』開旅館的，還有好傢伙？

比國小，比國的京城也更不大，自南而北，或由東城邊穿到西城邊拔慢步是用不了

一刻鐘。大商店有之，大咖啡館亦有之，但就大體說來，皆脫胎於巴黎，毫無不魯賽兒牠個別的特色。無論語言，習慣，建築等等，祇像法國的外省的一座省城。

城中有一個紀念銅像，名曰：『媽那根筆』（Manneken Pis），這總算是不魯賽兒的惟一的特點了。這是一個光屁股的小兒；一手扶腰，一手捏着小『雞子』，大撒其尿，這泡尿永久在繼續着撒，沒有個完；因為這是一個自來水的泉眼。

『媽那根筆』不很大，一尺多高；全身上一絲不掛（銅鑄的），『光油油赤流流』的一個頑皮幼童。但是你可不要小看牠，牠的勢力實在不小。大小書店裏滿是牠的畫片，各種顏色都有。雜貨店裏有的是牠的模型；金，銀，銅，鐵，錫，甚麼質的全有；這許多模型雖是大小不同，但是姿勢却不改。就是右手按着腰，左手捏着小『雞子』，正在撒尿的樣子。小『雞子』是一段兩端開口的小管子；從後首接上一條細橡皮管，管頭連着一個皮球，球中裝滿了水（裝酒，裝花露水，隨便，）只要將皮球輕輕一按，則該『媽那根筆』即可大撒其尿矣。有很多的小商人，一面使媽那根氏在撒尿，一面則大聲喊道：『買一個呀！「媽那根筆」你買一個呀！不魯賽兒的特色……』。

我現在並非作媽氏考證，祇是他的來歷却也有趣。據說，在歐洲大戰的時候，德國

人在不魯賽兒附近埋了不少的地雷，頑皮的孩子們，不知王法，到處撒尿。也巧，竟有一個（即媽那根筆）恰恰撒在地雷的發動機上；因為發動機被尿弄濕了，所以後來地雷也沒有爆炸；於是全城市民得以安全無恙。因此而銅像鑄矣，並且每到某月日（記不清了），他要換上軍裝，拖上指揮刀，裝裝武官；有時，他要披上禮服，頂上高帽子，充紳士。不過，官也好，紳士也好，尿還是撒着；縱是吃『冷猪肉』時，亦不稍懈也。

(11) 滑鐵爐 (Waterloo)

到不魯賽兒之後，略略休息了一下，心事（看華鐵爐）立刻來了；好像肚皮裏生了蛆，坐臥不安，非馬上將牠趕出去不可，於是出得客棧之門，到了崗警之前，第一句是：『借光，二哥，到華鐵爐去，應當怎樣走？』

按着警察的忠告：「向前」，「左轉」，「第一條路再右轉」，「一直前走」……果然，找到了肉舖場 (Place Rouppe) 此處有 X 號電車，可以直達滑鐵爐的。

上得車來，空空如也。靜悶二十分鐘之後，來了一個「糟糟老頭子」。他耳已聾，目又花，腦袋還不住的左右擺，幸虧他穿着「號衣子」（即制服也），尚可辨得出他是

售票員。我想，比國亦必有「敬老會」，這位賣票的一定是該會的會員了；這樣，他可免得「江邊尋死」矣。

半點鐘之後，電車到底是開始蠕動了。滑鐵爐離不魯賽兒有二十多公里，穿村過鎮，計一小時之久始到。賣票的老頭子直招呼：『滑鐵爐到了！滑鐵爐到了！』就怕我們過了站。由此看來，敏於事而慎於職者，還是老頭子好。

心裏所希望的及所想像的事，總是比真的好，而且更有味道些。所謂滑鐵爐者原來是平坦坦的一片曠野；曠野之上，起了一座「平舖場的」土丘。據說此丘乃集戰場之土，費一年（1825—1826）之工而成。丘之頂以石爲台，以鐵爲欄；台之上有一個「獅子滾繡球」的紀念像。以我看來，這獅子是銅鑄的，但有一個「嚮導員」在旁，他偏偏說是鐵做的；他並且道出牠的來歷：『這鐵獅子身長四公尺半，體重二千八百公斤；牠所在的地方，正是噢亂支的太子受傷的地方；牠的頭是向着法蘭西，……』反正，銅的也好，鐵的也好，就是鉛的也無妨，比起北平的甚麼宮甚麼殿前的獅子來，差的可多了，追憶之餘，真有「天上人間」「大巫小巫」之感。

登台遠望，「目之所周，大約四五里」。憑獅依欄，也可以想見「若夫古之英雄豪

傑」拿破侖威靈吞之流。正在吟「浩浩乎平地無垠」之際，大概拿破侖顯了靈，忽！一陣狂風刮來，帽子不翼而飛，滾下土丘去矣。幸虧威靈吞顯了聖，帽子尙未滾到地，就在丘之半腰掛住了。「慨然太息，弔古傷今」之事小，而丢了帽子之事大也。於是三步兩脚，追奔下去；待將帽子剛剛檢起，正要鞠躬盡瘁攀援而登之，飄，飄，飄，一條桃紅圍巾又飛將下來；同時一位年青的「娘們」在丘之頂，欄之內，大聲叫喊；不用說這是她的了。我本不想理，但恐有違於仁（臨人之急而不救非仁也），復乖於禮（女人失物而不爲之檢非禮也），只得委屈而爲之。這個「娘們」很高興，連聲道謝。二人相與囉嗦了幾句之後，她遂問我是否看過丘下的「滑鐵爐戰景一覽閣」（Panorama de la Bataille de Waterloo）。余答以「尙未」。這，她可開了「話匣子」了。『啊！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才好，可真不錯！我說真話，在那裏邊，您可以望見當時大戰的情形；左邊是法國軍隊，拿破侖騎着馬在前面衝鋒；右邊是英國兵，威靈吞正在帳篷裏看地圖，他一條腿用布包着，他大概受了傷；不魯涵兒將軍率領大隊普魯士兵從後面包過來；西北角上起了火，東南隅上冒着烟；……』——『好，謝謝你，太太。讓我自己來看吧！』我莫等她說到個節目，卽抽身去矣。不然，這整天的工夫要讓她給我囉嗦光了。

「滑鐵爐戰景一覽閣」很不難找，其實你不用着急去找牠，自然有人來找你。這是許多穿「號衣子」的「嚮導員」（大概是官字號的）；他們會講英文，德文以及他們本國話（法文）；集十數觀衆而嚮導之。第一，得先化五個佛郎買門票，登閣之後，嚮導們即指手畫腳的講起來。講的有聲有色，眉飛色舞，好像滑鐵爐之役，他老先生曾參加過的樣子。

真的！這個閣子建築的還不錯。裏邊不分地與天花板，上上下下祇是一幅圖畫，光線配合的很好。此畫是以中間的木台（可容五六十人）爲中心；向周圍看去，好似一弧蒼穹，一望無邊。木台附近的地方，人，馬，刀，槍，與實物之大小相似，都立顯着各具姿式；這大概是用木頭或泥土作的。離木台愈遠，則人物愈小；遠到天際，只見野村遠樹，若隱若現；洋洋乎大隊人馬洒洒而來；烽火四起，烟雲相接，「目之所周，大有數百里」之勢。當此之時，觀衆早已忘掉其身之在閣中矣。其值得五個佛郎者，蓋在這一點上也。

離滑鐵爐不遠，約有一刻多鐘的慢步路程，有幾間破瓦頹垣的小房子；這就是所謂小石村（Ferme du Caillon）者也。就在這幾間破屋裏，我們的蓋世英雄拿破侖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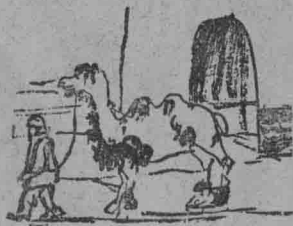
於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晚上安過總司令部來，現在，英雄雖然久已完結，但房子尙未易舊日面目；裏邊擺了許多書籍，於是昔日的一夕之英雄司令部，變作了現在的一座平民圖書館了。——旁邊有家小小的咖啡館，生意蕭條的「座上無一客」。老板娘年已過古稀。她也是一位「囉嗦」健將。未曾開言先嘆氣；接着就是：當歐戰之時，德軍佔領了比國，其夫死於是。緊跟着是：「長子死焉！」接二連三：其次子，三子以及四郎兒，亦皆相繼「嗚呼」了。她一面講一面涕泗交流；我呢，兀坐一隅，暗自「叫悲」，「叫苦」！她的結論是：『年紀老了，無依無靠，生活艱難，……』咱們着實動了惻隱之心；咖啡也沒有喝，並且格外多給了一佛郎的小賬；悶着一股子氣跑回來了。這股氣至今未散，所以現在還常夢到這位「一言三嘆」，「涕泗滂沱」的老人家呢。

(二) 留比的中國學生

在歐洲來說，比國的生活程度確實不高；比諸法國，尙不及其半。所以中國學生來比國讀書者漸漸多了。還有一點，就是比庚款的補助費很容易得到。凡是在正式大學裏讀理科，而年考夠七十五分者，皆可到公使館去領一份。昔者一千方，今者爲八百，公

開而把穩，這是留比的中國學生的一種方便。不像法庚款之處理，神乎其神；有的攜眷而來，月領兩千方者；有的不入學校，而月得千五百方者；甚至一名花衫來歐洲逛逛，竟報銷十萬國幣者。此等無章可守，無理可尋，神乎其神而一場糊塗的事，在中國處處皆是，不特法庚款然也。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比國留學的諸位，因為領補助費必須要七十五分的關係，所以大家都極用功，至少是在考試期逼近的時候。待款領到手之後，則書本一扔，大家一齊幹別的去；尤其是大名素著的魯文（Louvain）大學的中國學生。例如今年（一九三五）夏天在奧斯坦德（Ostende）曾舉行過一次跳舞比賽會，參加的人很多；歐美各國人士以及對跳舞之道研究有素的黑人都有。但結果乃是魯文大學的一位中國學生趙君得了冠軍。真是榮幸的很！中國人聰明，可以跳舞為證矣。



瓜豆集

周作人

先生著

精裝九角

平裝七角

北平一顧

老舍等著 每冊五角

北平是世界最美的都城，本書是敘述北平最好的讀物，作者四十餘，都久居北平而文字美妙。手此一書勝居舊京十年也。

(一之書叢宙宇)

郁谷愚路園愚海上

日本管窺

周作人等著 每冊五角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中日相處，有運命與共存亡與俱的關聯，中國人無論怎樣反對日本的侵略，憤恨日本的無理，也非切切實實的下一番研究日本的工夫不可。本書作者三十餘位，全是真正的日本通，洵為我國人認識日本的唯一讀物。

(二之書叢宙宇)

版出社風宙宇

